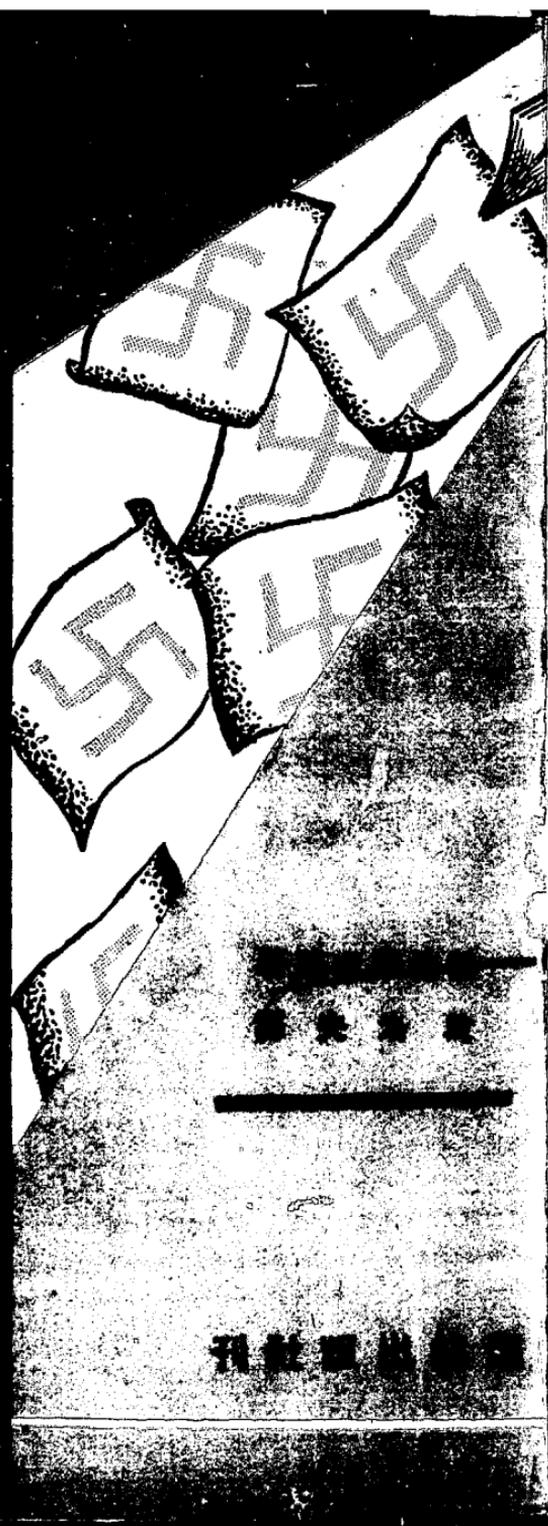


尼采哲学と法西主義之批判



2162

尼采哲學與西法主義之批判

勃倫蒂涅爾著

段洛夫譯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

商務印書館出版

1938

目錄

日譯者序

一一二

序論

一 法西斯主義理論的折衷性

一

二 法西斯主義「預言者」尼采

九

第一部 尼采的學說

一 尼采是甚麼階級的意識形態

二三

二 尼采的人類不平等論與人種論

三七

三 尼采的社會理想

四五

四 尼采的反民主主義

五三

五 尼采的戰爭讚美

六二

六 尼采的倫理學

六九

- 七 尼采的認識論……………七六
- 八 尼采的婦人論……………八五
- 九 尼采的民族·國家·宗教論……………九〇
- 十 尼采的先馳者……………一〇〇

第二部 尼采主義與法西斯意識形態

- 一 尼采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人種論……………一〇七
- 二 尼采主義與法西斯國家理論……………一三七
- 三 尼采主義與法西斯蒂的軍國主義讚美……………一六一
- 四 尼采主義與法西斯道德論……………一七六
- 五 尼采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婦人論……………一九二
- 六 尼采哲學與法西斯主義的認識論……………一九八

日譯者序

尼采乘着時代的潮流出現了，在復興復興的現代，怎樣可以屏棄尼采呢。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始祖墨索里尼，誇張自己的思想，有着尼采的傾向。墨索里尼帶着「超人」的想頭，遠征野蠻國的阿比西尼亞。這回遠征的指導的精神，是人種優越論。因爲高等人種的意大利人，在劣等人種阿比西尼亞人之間，有着普及高貴文化的使命。復活了的尼采精神，仍然是中世紀的怪物。這怪物體現着「服從權力的意志」在現代的歐洲大陸上，橫行闊步。法西斯主義復活了尼采哲學，可是，這復活的社會根據呢？

「服從權力的意志」尼采是詩人。這句話的魅力，充分地惱煞了現代社會的一切階層的人們，非常時在任何方面，都提出急於要解決的問題，但問題一個也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所有的人們，都陷於動搖不安，而在社會的必然性之前茫然自失。出「超人」呵！英雄呵！敲新時代的黎明之鐘的是誰呢？一種微妙的浪漫主義，支配着現代的人心。

尼采是甚麼人？他的哲學是甚麼？法西斯主義怎樣復活了他的哲學？

本書，是科學的批判尼采哲學的唯一著作。又摘發法西斯意識形態的真相，而提供一個批判的武器。

序

論

一 法西主義理論的折衷性

歷史上的支配階級，祇用暴力治政的，一個也沒有，支配階級的意識形態，經常地成爲使廣大的勤勞大衆歸順服從的有力手段。在中世紀，壓抑着勤勞者的頭而使之奴隸的服從的手段，主要是宗教。宗教把精神生活的一切精力，一切思念，一切制度，傾向於宗教的世界觀及理想，而忠實的服侍封建領主，都知道：在今日，布爾喬亞絲毫亦沒有拒絕宗教。但在開化文明及發達技術的時代，宗教並不能完果着像在中世紀盡了一樣的任務，所以，把精神生活確定在適當的方向；促進承認布爾喬亞的致富制度一樣的種種意識形態構造成爲必要的了。

布爾喬亞，在反抗封建制度而起來的時代，他們在他們的旗幟上寫上了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自由思想。當時偉大思想家們，反對身分制度和不自由的位階關係，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盧騷及其他人道主義者的人類平等論，廣汎地普及着。在法

律之前，形式的平等的宣言，在布爾喬亞之所以必要，是把它當作從阻礙資本主義發達的身分制度之桎梏下解放社會的手段，而且是把它當作保護而強化基於生產手段私有之事實上的不平等的手段。所謂自由之個人發達的理想，是適應於資本主義體系的繁榮及工場主的自由競爭時代的。

分割帝國主義時代的東西，是布爾喬亞意識形態全體，不斷地在腐朽着，及布爾喬亞制度的反對者們，把或好或壞曾經被利用過的所謂民主主義的自由的前途的口號，漸漸地拒絕着這些事。

這過程在現在更加强了。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構造全體，被慌忙的再吟味。在資本主義的繁榮期的自由主義的構造上建立的東西，一切都被不容赦的放棄。尤其不能不注意的，是布爾喬亞就在資本主義的繁榮期，於勤勞大眾起麻醉作用的意識形態亦是必要的。所以今日，在資本主義大動搖的時代，同樣的意識形態的意義，在布爾喬亞是非常的增大着。今日的布爾喬亞，對於最巧妙的隱蔽着資本主義制度之益加深刻的矛盾

的理論，有多少就需要多少的。

法西意識形態的根本目的，是在粉碎在廣汎的勤勞大衆之間得到很大的影響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給與了布爾喬亞的世界觀以致命的打擊。所以法西主義，爲着製造一個世界觀，使之鞏固與馬克思主義正反對的立場，而把存在於封建貴族及布爾喬亞思想家的武器庫裏之最反動的一切東西，廣汎地利用着。

布爾喬亞思想的窮途，在下面的一點上亦表現着。即法西主義自己不能製造新的獨自的意識形態，因而使用各種各樣的哲學體系，造成相互矛盾的折衷的理論構造這一點。

法西主義沒有理論整然的意識形態體系，那亦就是那個道理。反乎歷史的發展的階級，在它的理論的構造上，不能給與以客觀的實在性之正確反映。

忠實地刻繪着現實性，是承認自己的破產。所以法西主義對於社會發展的歷史的必然性，想要閉着眼睛。因此，反動階級的學者，想製造像歪曲真的發展方向一樣的世界

觀。固然這種「理論」絲毫亦不能首尾一貫的，但祇這並不能說明問題的一切。必要說明的，是法西主義社會的基礎，非常參差不齊這一點。法西主義爲着獨占資本，要在小布爾喬亞之間，確保着大衆的基礎，而訴之於逸出常軌的農民及手工業者，使用人，官吏，特別是大都會的遊浪分子，亦想要在勞動者階級之中侵蝕着。

法西意識形態的折衷性和異種性，就是從這裏出發的。法西意識形態，因爲是從參差不齊的要素所構成，所以不能反映客觀的實在性，所以訴之於有着互相矛盾的利害的社會羣。

法西意識形態的根本命題之一，是在尖銳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鬭爭理論，而宣言勞資利害一致的學說。想用這學說來「清算階級鬭爭」實現絕對的「民族統一」。位於最高善的，是民族的利害。這實現了和單一的動向有共通利害的，血液相同的人們的結合。這學說和普羅列達里亞的國際主義相對峙，攻擊着馬克思主義之非和解的階級鬭爭論。

例如戈特甫里多·甫德爾曾這樣說過：「我們反馬克思主義的鬭爭目的，在於猶太人，——卡爾·馬克思國家死滅的學說，和離開民族的階級鬭爭論及以一切經濟生活為基礎的私有財產的否定和純經濟史觀。」（一）

（一）戈特甫里多·甫德爾著「安特爾夫·希特拉想要甚麼？」一三頁。

法西主義在這方面廣汎地運用着黑格爾的學說。

法西斯蒂借用黑格爾哲學之最反動的部份，把它歪曲，順應他們的希望，而成爲他們的意識形態之一的理論根據。

然而法西斯蒂不能就這樣了，爲着說明而承認自己的意識形態之各種各樣的命題，他們亦訴之於其他思想家，所以一翻開法西斯蒂的各種著作來看，法西主義思想上的始祖，就有所謂馬買瓦里呀，李嘉圖呀；叔列爾呀，捷姆巴列呀，叔本格拉呀等人。

尤其在他們未「掌握政權」的當時，他們爲着使大衆接近自己，在二三國度裏，還賣弄了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言辭，都知道，廣汎地使用社會主義之言辭的，是

德國的國粹社會主義者們，這是反宣傳的說謊，亦不必特別來說明着。一仔細吟味，在德國的法西主義中，「社會主義的一分子」亦找不出來。所謂社會主義這口號，是爲着使廣汎的大衆糊塗化。法西斯蒂之使用社會主義這口號，是因爲社會主義在勤勞者之間有非常的聲望，所以社會主義的卑劣的敵人及反對者，亦用這樣的口號，不外是要使民衆糊塗而奪取政權的一證明。

然而法西斯蒂對於致富階級集團，假如沒有用社會主義的言辭使之糊塗，那末亦沒有用階級利害協調的甜密語言使之佩服，再者展開鍍市民的社會主義之金的法西的正義，亦沒有必要了。推行法西「革命」對於勞動階級的最良代表者，組織密集陣營，禁止自由的思想及創造的發表，這樣做元來爲着誰呢？這些人們，並不是適應欺瞞廣汎的勤勞大衆的東西，只能夠說是反映現代支配者的眞希望和意見的東西。

大膽地從公然站在致富者立場的哲學體系中，借用種種命題，亦是以這些階級爲標的的。

尼采的哲學體系，亦是其中之一。尼采哲學，在許多哲學體系中，公然地倡說致富者，對於勤勞大眾有壓迫強制權利這一點，占着第一位。在哲學史上，公然地這樣擁護少數支配者的立場之哲學體系，是找不着的。

法西化的布爾喬亞，對於尼采學說不能過而不問，已經完全明白了。尼采的哲學，在前世紀七八十年代發表的時候，它在公認的布爾喬亞思想上，不被喜悅的迎接着，因為他的大膽，使布爾喬亞發抖。

尼采哲學，是反映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德國貴族及布爾喬亞中最反動的一部分的思想和風氣的東西。布爾喬亞，在當時難於公然承認尼采的學說。

今日時世變遷了，今日的布爾喬亞，又逢迎着曾經受過他們思想家的強襲而壞滅了的封建的口號及意識形態構造。

保有着美滿地發達了的技術和莫大的富有及在全體國民間普及了的文化，和憲法的，文明開化的歐洲之支配的布爾喬亞，恐畏着強大化的普羅列特里亞，而招至了舊

的東西，死滅的東西，中世紀的東西，甚麼都拾取的歷史的瞬間，衰老的布爾喬亞和苟延殘生的力及衰老的力結合着。

因為這個緣故，法西主義亦拾取尼采哲學，尼采的哲學體系，成爲「我代」(一)的東西。

(一)尼采因自己的哲學不投於時派而取的名。

本書的目的，在於說明尼采哲學怎樣被法西主義利用着，這在我們之所以極重要的，是我們自己應該知道對方的意識形態，即說明在最近的傾向中最反動的哲學體系之一，是顯明地指出法西主義那東西的真面貌，明瞭它的階級本質，剝奪那爲着捉住小布爾喬亞及落後的勞働者層而戴着假面具的東西。

明瞭包含着法西主義的意識形態之尼采的傾向，使普羅列達里亞及廣汎的勤勞者，可以知道隱藏在巧妙的反宣傳的後面之法西指導者的真實意圖。

因爲尼采是致富階級之哲學最顯明的代表者的一人，所以明瞭法西意識形態之尼采的特徵，是指示法西主義的真意，而使人類走上光輝燦爛的道路的。

二 法西主義的「豫言者」尼采

在法西的指導雜誌及法西主義著名的理論家的言說中，可以看到率直的如下的言說：即法西的意識形態，和尼采哲學有着密接的關係，而從他的哲學借來了許多命題。於是法西們說：尼采是爲未來寫作的哲學家，他的理想，由今日的法西國家所實現。他們又說：能夠真實地評價尼采所留下的偉大遺產的，祇有法西主義。法西的各種各樣的論文及著作，稱讚尼采的天才。他遺留給人類的意義，是可以和拉布尼茲、康德及黑格爾相比較的。

要是有着民族主義的思想鬥爭，而想利用尼采的人，（有過這種嘗試，讓在後面敘說）那末，法西們，使用他們本性的粗暴批判那些人，叫喊着尼采是我們的東西，祇有我們，才能夠實現尼采的豫言。在研究尼采的許多著作中，都認爲他是大政治家，是在「新」生活制度之下，應該遵奉的根本法的制定者。研究在尼采的創造上之這種主要命

題，正合乎法西的意識形態。而且對於尼采哲學的這種看法，不僅在尼采的母國——德國，就在意大利，也在擴大着。

安·希特拉發行亞·盧森堡編輯的法西的指導雜誌國粹社會主義月報一九三〇年四月開始在德國刊行。在那第一號上，刊載着如下的一篇論文：「豫言者富里德里費·尼采，巴爾·李嘉圖，哈斯多·柴巴列對於我們的意義。」一看這標題就知道，在那篇論文中，是以右面三個思想家，看做法西主義的豫言者。他們的思想及著作，成爲現代思想鬥爭的中心點。那篇論文的作者德爾多爾·格羅斯，叫喊着研究他們，學習他們。

尼采受到了有名譽的地位。「國粹社會主義的政治運動和尼采哲學的共通點，存在於兩者世界觀的根柢——那作者寫着——尼采在自由主義時代，倡說確固不動的英雄的新道德，而這正是我們的東西。」作者對於「國際民主主義的」文筆家，爲着他們本身的世界觀想利用尼采這件事，急急抗論。在他的說明中，看出了在包括茫漠的現代精神的到處普及的尼采哲學中證明着這種嘗試的若干話語，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在細

徵的問題上，若是注意尼采創造的核心，那末，對於變「最辛辣不過的反民主主義者爲民主主義者」的那副鐵臉皮，不得不驚異。

作者進一步說到尼采哲學的特徵，可是這（尼采哲學的特徵——譯者）照他的意見，對於現代的德國是非常有意義的東西。

「國粹社會主義月報」第七號上，刊載着新的關於尼采的論文，在那裏面，嘵嘵叨叨的證明着：祇有尼采，是純粹的德國人，他把古代人看做德國人的先驅者而沒頭於古代史的研究。

「新時代」伴着尼采開始了，這新時代，發揚了祕藏在日爾曼英雄詩以來，日爾曼文化裏的德國的東西。」因之作者極其感慨的叫喊着：「尼采在一八〇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死了，他的創造到今日才開始漸漸的影響着。」

同雜誌的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號上，在「黑格爾與尼采」的標題之下，刊載着兩篇論文，一篇是記念黑格爾，一篇是研究尼采的，這兩篇論文所力說的，是尼采和黑格爾對

於法西主義，是有最大意義的哲學者。作者把尼采名爲有世界意義的哲學者，而說他的光榮漸漸駕凌一切東西的時代，是在戰後才開始的。關於尼采幾乎有幾千冊的著作和一萬篇以上的論文。他的著作，被譯成全世界的大國文。和康德及黑格爾同樣，尼采也不僅執筆，而且政治的活動。因爲他的學說，是直接訴之於人們的，所以應該在人對人的實際關係上實現的。最值得注目的，是這論文的作者伊格得爾，認爲尼采哲學，是首尾一貫的支配者指導者的哲學。可是這更實證着在法西意識形態上之尼采哲學，是以誰爲目的的我們的命題。倡說着權力意義及道德及基督教的空前未聞的隨口濫說，祇有對支配者層是有作用的。作者似乎沒有看到尼采反對民族主義及宗族一樣的擁護着尼采哲學。在尼采絲毫亦沒有「歷史傳統都沒有的××主義」等。反之，對於國民的他的意義，在他的創作中之豫言者的社會教育方面表現着。結合尼采與法西主義的，是男性的德行。即「規律，剛毅，沉着，自由，奉仕及能動性」的稱揚。「被這精神所教育的國民，成爲好戰的國民以外，是不可能的。好戰的國民，強行以權力爲目標的民族的，政策以外的政

策，是不可能的。」

戈特爾問道：像國粹社會主義的運動，哲學的基礎及尼采哲學都不要而能確固不動嗎？聰明的政治家決不這樣下判斷。戈特爾自己答道：任何政治的反對派，在精神界都有它的根原，並沒有忘記從那兒流向大眾。於是戈特爾關於應該怎樣利用哲學學說，而從歷史的現實性的領域給法西主義找到了那實例富里德里費·焉爾里爾姆三世爲着奠定自己國家的基礎，利用黑格爾哲學；而黑格爾哲學，也完果它的使命，對於精神界貢獻了超越最嚴格的軍國主義所達成的東西。

「對於黑格爾有意義的東西，在尼采，對於現在及不久的將來，是有更多的意義。生命是強有力的，就應該進向尼采的道路。」

有名的「西洋之沒落」的作者阿斯瓦爾特·叔本格拉，自己承認尼采哲學，給與了他的體系構造以影響。他說到誰是自己的先驅者這樣說：「本書「西洋之沒落」的哲學，祇負於遺棄的歌德哲學，很少負於尼采哲學的。」（一）

(一)叔本格拉著「西洋之沒落」第一卷五一頁。

從這幾句話就知道，叔本格拉自己在某程度內，承認尼采爲自己的先生。

叔本格拉當說到包含「資本主義的危機，議會制度，財產問題」等等而現代的最大問題是甚麼的時候，他就這樣說：「在這領域裏，雖然誰都預感到了甚麼，可是尼采以後，從一個人的狹隘的眼界得到天馬行空般的統一的包括的解決的人，是沒有的。尼采自由地驅使一切決定的問題，可是浪漫主義者，不能直視冷酷的現實。」

「西洋之沒落」的作者，直視着生活這點，由於下面的說明，就知道和尼采並不怎樣相隔離的。

最有興味的，是德國的法西斯蒂，怎樣觀察叔本格拉的問題。很多場合，他們推崇叔本格拉爲自己的先生，然而亦有人說叔本格拉並不怎樣接近法西意識形態。「國粹社會主義月報」第四號在盧森堡的提議之下，刊載着一篇論文「論叔本格拉的創作意義」。這篇論文用如下的文句結束着：「阿斯瓦爾特·叔本格拉並不是我們應該完全

拜倒的先生……國粹社會主義運動，是獨自成長着的，它的世界觀是從獨自的根原成長的，因之進向着獨自的道路，那即是走向在神話和血和名譽的基礎上建築的德國民族新國家的道路。」

正由於作者這樣的敘說而暴露着自己的正體，他怎麼也想證明法西意識形態的獨創性，證明法西主義的意識形態簡直沒有獨創性的，並不要甚麼造作，因為它的一切，是由法西理論家不成器的手接合着各種各樣的體系的斷片所成的。

希特拉有名的「內助者」盧森堡，在法西德國銷售幾萬部的著作「二十世紀的神話」裏面，這樣寫着：在尼采的旗下集合着赤××的教師們，即爲尼采用輕蔑的眼睛語着的人們，在尼采人種的純潔，達到了最高度，尼采——盧森堡說：——陷落在政治的放蕩者之中，德國民族把他錯看了，相信尼采主義是從一切的束縛中之個性的解放的，因爲忘却了叫絕規律的尼采的話。

盧森堡引用尼采的言說：「高價的風，震着幽靜的羽搏從未來的彼岸向着這邊吹

來；聰慧的耳，聽到了和風的聲音。」這種風，是在尼采和李嘉圖及瓦格納爾共同生活的狂亂世界裏，比誰都看得遠的尼采的豫感。(一)

(一) 亞爾富列德·盧森堡著「二十世紀的神話」第二版五〇〇頁。

法西側重覆聲明着：只有告訴應該怎樣行動的哲學者於自己才有意義。布拉克在法西斯蒂的有名討論集「求之於我們德國」裏面，說過在俾斯曼的「思想與回憶」中，比一切著作都包含着更多的哲學。他又補充說：「要是你們問我，誰是對於我們有大的意義的哲學者，我可以舉出尼采，李嘉圖及叔本格拉來……在此後的世紀裏，會照應這些人們的意見建設着吧。(一)」

(一)「求之於我們德國」一五九頁。

已經說過：在德國，最近不斷出版關於尼采的讀物，想把尼采捧為法西國家的豫言者。其中首先要舉出來的，是樸姆列爾的著作「哲學者兼政治家的尼采」本書的作者亞爾富列德·樸姆列爾，是德國粹社會主義運動著名的指導者，在宣傳局服務，占着

重要的地位。

樸姆列爾聲明：尼采應該看做可以和李嘉圖及拉布尼茲及康德比肩的歐洲的大思想家。在同書裏面，和尼采哲學有關係的一切問題，像祇舉出對於法西主義的最重要的問題似的考察着。尼采不是指示了使「德國」魂保存而發達的道路的真德國人？是樸姆列爾著作的中心問題。尼采的學說，要從他怎樣觀察國家及戰爭的觀點來檢討。無論怎樣，樸姆列爾想大膽的說：自己的著作爲着解決自己所提出的問題，是徹頭徹尾的尼采哲學之法西的說明。

樸姆列爾總決算自己的著作說：「尼采……也不知道在黑格爾的精神上是道德的有機體的意味的國家，同時俾斯曼派的基督教的「小」德國也不在他的眼中。在他面前的，是所謂歐洲的霸者的我人種的舊使命，將來德國的政治沒有尼采和里爾得爾里的要素是不可能的。今後的歐洲，是在德國青年的兩肩上。」更進一步說：「新歐洲的創造者，只有北德國·黑爾得爾里和尼采的德國。尼采不屬於俾斯曼，他是大戰時代

的人將來的德國，不是俾斯曼的創造的繼續，（樸姆列爾告訴我們，照尼采的意見，俾斯曼是民族的自由主義的代表者），是在尼采和大戰爭的精神上創造的吧。」（一）

（一）亞爾費列特·樸姆列爾著，哲學者兼政治家的尼采「一八一—二頁」。

有名法學者梅斯，在一九三〇年發表了著作「立法家尼采」，本書的目的，好似在提示着關於現代法律的一切學說，都要從尼采的見解出發的。

他名尼采爲法的天才，而且這樣說着：茲拉特烏斯特拉的法秩序，很多人們以爲是一個空想，可是社會主義，不是同樣的沒有統治原理嗎？茲拉特烏斯特拉的法秩序，是爲着未來的基礎而被收存的，它的地盤應該在今日就準備。「對於在尼采的著作中，明白地看出了是爲着未來生活的基礎的人，尼采決不是悲劇的英雄。」（二）

（二）傅里德里夏·梅斯著，立法家尼采「序文十一頁」。

前面是公然崇拜尼采爲我師，承認爲自己之世界觀的始祖之一人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理論家們的言說。（一）

(一) 不要忘記在德國有和這相反對傾向的著作。例如在一九三二年發行的「北部人種沒落呢」(尼采所照見的國粹社會主義呢)——埃爾納斯特·費特夫伊德的著作。可是這書，想基於尼采的學說，翻覆着猶太人排斥運動和法西的國家學說。然而後來一見，這是徒勞的，基於尼采的學說，並不能翻覆法西斯蒂的命題。

尼采哲學給與法西意識形態的影響，越過他的母國——德國的國境，就在法西政治最初樹立的國家，同樣的，尼采哲學給與法西主義的意識形態構造，亦給與很多的影響。

墨索里尼力說着：在他從社會主義者改宗爲法西斯蒂的時候，尼采哲學對他發生重大的影響。墨索里尼答覆一個通信員說：「在你給我的信上面，你說我的演說及筆調，有着尼采的口味。你說我研究過尼采，是的確的。十五年前，我還年青從瑞西之州向着州走去的時候，我偶然得到他的著作。那是我從頭至尾讀破了的東西。我從那裏面受到大的感動。他的著作，醫治了我的社會主義。」(一)

(一)引用自梅斯「立法家的尼采」。

墨索里尼又這樣寫着：尼采的著作告訴我自已議會的眞價。我自己，對於目前的現實，不僅尼采的批判，而且保存他積極的學說的基礎，而學習着「一面求危險，犯冒險，一面使它生長。」

德國法西斯蒂之一，最近寫了「新意大利」的克羅·列那斯，當說到「德國」魂給與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影響時候，這樣的說：「在這點上首先應該記憶的是尼采叔本格拉在某演說裏說過墨索里尼是尼采哲學的實現者。」(一)

(一)克羅·列那斯著「新意大利」五八頁。

以自敘傳爲基礎寫墨索里尼傳的薩爾發，其特別分一章研究尼采哲學給與墨索里尼的影響。他主要的在於舉出墨索里尼關於尼采哲學之自己的言說。墨索里尼自己說：「爲着從過去解放人間的意志，在說『我這樣想』之前，必須創造新的東西。在新道德的創造上，在藝術及社會生活上被稱爲主動力的服從權力的意志，給與生活以目標……」

：只有超人是尼采的偉大的創造。尼采創立着一個與先世代的理想根本不同的理想，「爲着實現這理想——墨索里尼說：——出現着許多自由精神，出現着在戰爭和孤獨裏，在危險中鍛鍊的，從隣人愛，從完全的沉默解放的我們的精神。而且這精神在地上投下終極的目的，於人們展開希望的眼睛。」（二）

（二）歌·薩爾登其著「基於自敘傳之墨索里尼傳記」一一——一一五頁。

費亞里亞諾，用收錄在論文集的一篇論文「法西運動之歷史的意義」介紹着墨索里尼，把尼采認爲個人主義者，而和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人們論戰着。

羅薩在敘述意大利法西主義的準備行程時候，說尼采的思想是意大利國民主義的典據。「有着戰爭的歡喜，無羈奔放的力的讚美這可驚的力量的尼采學說，是實現的根本理想。」（一）

（一）埃·羅薩著「法西主義及其國家觀念」四六頁。

這種言說要引用多少都可能的，可是要證明法西理論家們自己，公然承認在法西

主義之意識形態構造上保有着尼采思想的影響這回事，僅這已經夠充分了。(二)

(一)本書付印的時候，知道了布列斯拉大學一九三四—三五年度新教育綱領，一看，在哲學方面，格納曼的著作「尼采對現代的意義」(爲着全學部的聽講生寫的)排在第一。

爲着解明法西斯蒂爲了自己的意識形態利用着尼采哲學的某種特徵，在簡單敘述尼采的學說及說明他的哲學的發生之社會的經濟的前提而後，必須規定他的階級的本質。

第一節 尼采的學說

一 尼采是什麼階級的意識形態

十九世紀後半的德國是急速地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道上邁進的國家。五十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的生產，在經濟生活的一切領域裏面，都奏着凱歌。工業的數目繁殖着，外國貿易顯著地進展着，靠工資勞働生活的人們的數目也增加了。鐵道敷設的發達，是指示出一個國家之經濟的成長的好指標。一八四〇年在德國的鐵道網，是五百四十九基羅米達，到一八七〇年，就達到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五基羅米達。鐵道的敷設，促進鑛山業，冶金業，機械製造業的發達。德國六大炭鑛區的煤炭採掘量，一八四八年，是八千八百萬噸，一八六四年，增加至三億八千八百噸。一八七〇年，德國已經達到煤炭世界產額的約一六%。德國的冶金業，在一八六〇年，凌駕白爾義，在一八七〇年，追過了法國。

生產的積集過程，也急速地發達了。在普魯士從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七〇年間，設立着二百九十五個股份有限公司，它的資本額，是二十四億馬克，每年平均增資額，達到一

億三千四百萬馬克。勞動者的數目，也不斷的增加着。煤炭業的勞動者，一八四八年是三十五萬五千人，一八六四年，已經增加到九十九萬一千人。

但是這樣急速進展着的德國資本主義的發達，碰到封建制度的殘滓，在它（德國資本主義的發達——譯者）的道上，遭到各種各樣的阻難，成爲產業急速發展之最大障害的，是德國的不統一，是許多小國家的存在，大部分是有着獨立的貨幣制度及衡器的「國家模擬品」（恩格斯）的存在，各國家都有獨立的兩替法，有獨立的職員使用條件，各種各樣法律的存在和住居權的限制，妨害資本家移動自己所要使用的勞働力到產業企業的場所。

德國的統一，是爲着德國的產業及發達的最重要條件。

這統一，沿着大德意志共和國和普魯士君主制這兩條道路，是可能的，因爲階級勢力的關係，走向第二條道路，把問題解決了。列甯這樣寫着：「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一年，在德國，是統一的（德國布爾喬亞的發達之民族問題的解決的）兩條道路戰爭的時

代，一條是通到大德意志共和國的道路，另外一條是通到普魯士君主制的道路。及至一八七一年，第二條道路得到了最後的勝利。」（二）檢討德國的發展走向第二條道路的原因，列寧這樣說：「它的原因，是在普魯士及奧大利亞的普羅列達里亞，非常柔弱，地主及布爾喬亞反乎勞働者的利害，而在勞働者又不能妨止用最不利的形態來進行的改造。結果，君主制，貴族的特權，在農村的無權利狀態，以及中世紀和其他許多遺物，都仍舊保存着……爲甚麼在奧大利亞及普魯士六十年代的『危機』成爲『憲政』的危機，而不能成爲革命的危機呢？那是因爲有很多特殊事件，使在德國的君主制的難局（由上而下的革命）『由鐵血的』德國的統一成爲容易，又因爲前面所例舉的諸國的普羅列達里亞，還非常柔弱，未發達，而自由主義布爾喬亞和俄國的立憲民主黨員同樣是卑劣的胆怯而私通。」（三）

（一）全集第十四卷第二版二二四頁。

（二）全集第十五卷第三版二一——二二二頁。

三 尼采是什麼等級的意識形態

自由主義布爾喬亞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時候採取背叛的行動。他們恐怕爲着德國民主化的徹底鬥爭着的勞働者的自由。在這革命後，亦繼續執行那種政策，爲着防止不斷成長着的勞働運動，一個強有力的權力是必要的。德國的貴族，漸次順應資本家的利害，這在他們，是比革命更有利的。

「由上而下的革命」的勝利，在德國資本主義的發達的全性質上，烙下不能抹除的火印。採取這種發展道路，大地主經濟，漸次成長爲地主布爾喬亞經濟。大地主階級長期間在政治上，在國內一切社會生活上仍然有着大的影響。大地主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展着它的經濟。農民大衆成爲赤貧農民，數十年間苦於負債勞役及搾取。

德國的統一，爲貴族俾斯曼的「鐵腕」所斷行。在這統一之前，有着有名的德法戰爭（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就在這戰爭的熱火裏面燃燒着，可是終被得到普魯士貴族援助的柴爾，無情的踏碎了。法國被擊破，支付出五十億賠償金。由於這些從敗北而濺着血的國家得到的金錢，德國的工業化，非常繁盛，不久，德國就昇爲帝國。

主義強國的第一位。在德國像經濟發展那樣的急速的速度，在它的整個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任何經濟部門裏，都預約着莫大的利益。提出了「繁殖富」的口號。國家的大臣，議員都來投機。俾斯曼本身，亦是有名銀行家布拉費列總爾的近親者。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四年，設立着八百五十七個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它的資本額，達到了三十三億七百萬馬克。建築業的股份資本，也增加二十七倍。石材及粘土業的資本，增加九倍。金屬加工業及機械製造，增加七倍。銀行業增加九倍。鑛山業及冶金業之新的企業，也設立着九十三個，它的資本額達到了三億九千五百萬馬克。柏林證券交易所，每日的交易額從三千萬馬克達到六千萬馬克。有的日子裏，昇至二億萬馬克。銀行的資本額，也顯著的增加。隨着，布爾喬亞的勢力與意義也增加了。產業的積集，獨占的增大，促進了大資本家的出現。然而地主階級的勢力，並沒有衰落。大產業資本家與大地主之代表者的接近，增加緊密着。貴族把利潤的一部份投資於產業，而收買企業股份，成爲企業的共同所有者。大產業家，以排列到地主貴族間爲目的收買地基。地主階級的勢力，不管產業急速發達，

仍然不衰落的實證，是因爲封建的世襲財產協會增加，因之地基資產由個人的財產變爲家族全體的財產（移於長男的遺產）。這協會，直到一八六〇年爲止是二百七十一個，但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九七年之間，設立着二百八十個新的。

隨着產業的發達，德國的勤勞階級也成長而強大。工資勞動者的數目，一八八二年，在工業及鑛山業裏，是四百九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名，在商業及運輸業裏，是七十二萬七千二百六十二名，在農業裏，是五百八十八萬一千八百十九名（家族助理員的數目也算在這數目裏面）。隨着普羅列達里亞的成長，他們意識被提高，對於資本家的鬥爭也被強化。同盟罷工在一八六〇年還不上數十次，可是在七八十年代特別在九十年代的前半期，就是根據官廳統計，同盟罷工的次數，也有幾百次，參加勞動者的數目，也有幾千幾萬人。七十年代初期，在魯魯流域，發生着勞動八時間和增加工資二五%的同盟罷工，參加的炭鑛夫有一萬六千個。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在克姆尼茲和柏林發生機械工罷業，一八八〇年在克列姆米基有幾次紡績勞動者罷業，一八八九年，當着萊茵——烏斯特

甫里亞地方炭礦夫同盟罷工的時候，罷業的勞働者有十萬人，其他產業部門的勞働者參加罷業的，有五萬人。

德國的勞働運動，在政治方面，一八七五年已經由統一社會民主黨所代表。社會民主黨在一八七六年有十二種新聞雜誌，一八七一年在議會裏得到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六票，到一八七七年已經有了四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七票。自由主義布爾喬亞恐懼着勞働運動的成長，俾斯曼如下的大言：「我將把下層羣衆引到國民運動來，」使將六十年代的自由主義者，抱着恐怖心，於是德法戰爭後，自由主義者和地主締結一切協定，用兩者的統一戰線來抵抗勞働者階級。保守主義者們以強有力的，有限制的貴族爲中心提唱要求絕對權的政治綱領：門地高貴的貴族，作爲可悲的必然性和國會的存在妥協了。一個著名的保守主義者，某天這樣說：「凱薩爾甚麼時候都可以號召領着幾十個兵士的軍官，而有命令他解散過於饒舌者們的權利。」（一）

（一）盧金·亞特羅夫合著「近世德國史」六四頁。

大布爾喬亞爲着在國內壓迫勞動運動，向國外採取積極政策及強有力的國家權力是必要的，因之他們在政治的根本問題上，和貴族階級結成一戰線。

大布爾喬亞從它的經濟的意義來看，假如是強大的地主，那末地主的政治的勢力，仍然是強大的。保守黨，即貴族黨，才是真正的政府黨。「這半封建的貴顯諸氏，有着世世不分割不出讓的土地，在普魯士是一大社會勢力，現在還是的。盧金·亞特諾夫寫着——

他們的社會基礎，與大農業結合的大土地私有，不管長期的農業恐慌，也絲毫不爲動搖……因爲普魯士不僅是貴族階級的巢窟，而且是全德國事實上的支配者。所以大地私有者的政治的勢力，就從他們的經濟的意義來說，雖然遠不如大布爾喬亞，可是也是極大的。祇有保守黨，是真正的政府黨。他們在宮廷裏，軍隊裏，行政機關裏，裁判所裏都有地位。普魯士內閣的全關員，幾乎都是他們。不僅普魯士，全國家機構都握在他們的掌中。」(1)

(1)同上。

傅里德里費·尼采（一八四四年生，一九〇〇死）在曾經存在過的哲學者中，是一個最明白的致富階級的哲學者，在他的成長而且創作者的時候，德國社會的經濟的狀態，是如前面所敘述的。

當時德國地主階級的狀態，我已經詳細說明，因為祇有明白這種狀態，才能理解尼采哲學的源泉。

祇有資本主義發達之普魯士型，才能產生尼采哲學。大地主漸次轉變為資本家，而招至地主階級和布爾喬亞之利害的接合。在德國資本主義之特殊發展，成為尼采哲學社會的經濟的基礎。

尼采是那時代對抗增大的普羅列達里亞運動的地主階級及德國布爾喬亞中之最反動的部分的意識形態。

在我們之間，曾經發表過這種意見。尼采是金融資本的意識形態。在他的著作中完全反映大金融家的動向和世界觀。然而這種意見和事實相矛盾；因為在尼采創作時代，

金融資本還剛剛產生，並沒有明白地給與後世的資本主義發達以特徵的積廢的意識形態。在「茲拉特斯特拉這樣說」中，敘述着他晚年創作的見解。這本書是在一八八一年寫的。在當時，金融資本是剛剛產生的。因為尼采之反民主主義的特徵在此後才發達，所以它（金融資本——譯者）當然不能成爲出現尼采哲學的條件。

但是盧那卡爾斯基是「尼采代表金融資本的傾向」這種意見的贊成者。他這樣寫着：「實在說，金融寡頭政府的輪廓，在應該到來的獨裁之反民主主義的形態上的輪廓，還不鮮明，可是已經在包圍尼采之現實性的地色上浮起了。這樣，我們對於尼采的敏感不能不表示敬意。他本來就不是經濟學者，也不是社會學者，可是正如馬克思論普羅列達里亞，他們與其說是『對他的』不如說是『對自的』存在着的時候一樣，他銳感的嗅到從此要產生的階級。」（一）

（一）盧那卡爾斯基在列得維著「尼采與金融資本」的序文二七頁。

這是錯誤的。盧那卡爾斯基過於把許多感覺歸之於尼采。尼采並沒有「嗅到將產

生的階級」的必要尼采哲學的根本特徵，一切都得從他生存而創作者的社會的經濟的條件來說明。他對民主主義的輕蔑態度，他的人類不平等論，不是在社會的政治的生活上等待某種新潮流嗎？布爾喬亞化了的德國地主，用中世紀的稱號與大資本結合着的這卑劣的貴族羣，當時不是不反對民主主義，大都發出和尼采同樣的話語嗎？德國的布爾喬亞，不但不爲着民主主義的自由指導鬪爭，相反的，他們的上層恐懼不斷發展的勞働運動，而和地主階級締結同盟。

封建的傳統在布爾喬亞的指導層發現反響的德國，才能出現尼采哲學。

已經說過：保守主義者們，以爲凱薩爾有在一天裏面解散議會的權利。「無論普魯士甚麼軍官——盧金·亞特諾夫寫着：「一般市民法都不適用於自己，而認爲自己是或特別的高等人種。」（一）

（一）同前書六四頁。

尼采的道德否定論，也不及等待甚麼新的東西，在這點上高喊的東西，不過是被大

戰後一種發作的激情，不擇手段的致富衝動襲擊着的德國的布爾喬亞，移之於實踐的東西。

「尼采說過：在現代布爾喬亞社會推行，是不欲承認的。——樸列哈諾夫說：——所以現代社會對尼采不外採取似乎承認又似乎不承認的度態……非道德的實踐，還決不需要非道德的理論。相反的，非道德的理論，不少成爲非道德的實踐之阻障。這個緣故，在實踐上非道德的人們，往往愛玩弄道德的理論。寫反馬基瓦里的是誰呢？比任何支配者更勤勉地守住在「兩個原理」中所敘述的原則的，是俄國皇帝，所以現代的布爾喬亞，一面對尼采並不同感，一面經常地歡悅的迎接着他的道德否定論。」（一）

（一）樸列哈諾夫全集第十七卷二八〇頁。

樸列哈諾夫的言說，一點除外都是正確的。他寫着布爾喬亞經常地歡悅的迎接着尼采的道德否定論，就是這點也和其他問題同樣的，在樸列哈諾夫並沒有預見未來的發展。現代的布爾喬亞已經公然地站在尼采的立場。

在我們之間，尼采是小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見，同樣的也是不正確的。祇要稍微涉獵過尼采哲學，就會明白尼采之小布爾喬亞的無政府主義，不過單單是思念，可是尼采哲學的某契機，使得小布爾喬亞的眼睛注視他，現在還在注視他，不斷動搖的小布爾喬亞，遭到大資本的襲擊，不得不要求強力的專制權力來保護。他們因為大資本的壓迫，容易被答應保護的「指導者」的虛偽所引誘。「英雄」崇拜，英雄期望，同樣的是困惑着的小布爾喬亞的靈魂。

關於尼采哲學發生之社會的經濟的條件，前面已經說過。現在總括前面所說的，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在德國，資本主義發展之普魯士型，是養育當着十九世紀後半期地主階級及德國大布爾喬亞中之最反動集團的意識形態之尼采哲學的基礎。

但是在這裏我並不是說尼采哲學不得為後世所發達的金融資本利用。如下面的敘述所指示似的，尼采哲學之極端反動性，為摸着走到法西化的老朽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提供着最良的材料。

以後我想敘述尼采的學說，可是最要注意的，是敘述在他的命題中，爲法西主義所利用的東西，而且就是舉出尼采的哲學，也是採取他創作的所謂『第三期』，卽在他的思想最成熟，他的理論構造表現得最顯明的時代所造成的東西。

二 尼采的人類不平等論和人種論

人類不是平等——這種主張在尼采的一切著作裏是一貫的。這成了尼采的感情衝動，處世論的出發點。他以這種觀點去研究社會關係，評價文物制度。照他的意見說：人類一切的行動，無論學校裏的師生關係，結婚中的男女關係，家族中的父子關係，政治領袖和小黨員的關係，指導者和民衆的關係，都應該建立在右邊的絕對不動的命題的基礎上。

「正義是這樣說：人類不是平等。」尼采是傾其才能的全力，機智縱橫的美麗的警句，迸出感情激怒的全部以對付說平等的人們。爲了嘲笑要建立人類平等的人們，不惜說出種種的話來。他討厭憎恨平等的說教者們。他以極惡劣之言詞報復他們。

照他的意見，平等論是最可怕的毒素。尼采反對平等論者，非難他們中毒人類最應尊重的感動。「宣言」平等思想的法國革命，使他燃起憤慨之念。「我憎惡盧梭的道德。」

這麼樣武斷，使擾亂淺薄的多數的人心，討厭所謂革命的「真理」，不錯，平等的學說……像這樣有害的學說有麼？一邊說正義，一邊想要把正義滅亡，「在平等的東西上則平等，不平等的東西上則不平等」——真的正義這樣說，所以低級的人，不能和高級的人相比較。(一)

(一) 尼采「偶像的黎明」

這人類的區別從何處找出來呢？引起這個問題的是什麼？用什麼理由去分別人類的低級和高貴呢？尼采爲着答覆這個問題引出人類的起源來，「不可從人類的心靈上撤去他們的祖先心裏最高興從事的東西，在人類之中，這樣的事情看來似乎沒有也未可知，不過他的兩親及先祖的性質和性癖，的確保存着，在這裏有着人種的問題，我們對於祖先要是稍微知道，那對於子孫是可以類推」。(一)

(一) 尼采「善惡的彼岸」

在這裏有着理解尼采哲學之鍵，尼采說想要理解人類之不平等，須先注意人種之

， 不平等，遺傳給子孫的特徵，人種的特徵是規定人類的性格及一切行爲。

人想要完成某種事業時，不可不從事他的父親祖父曾經做過的事業。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事業之成功。「所以諺語說：你走什麼道呢？請先走你的先祖之道！」（一）

（二）尼采「人類的過於人類的。」

尼采看做生的根本衝動的是「服從權力的意志。」意志之強弱首先與人類以特徵。強者對弱者的關係，弱者對強者的關係是歷史全體之本質。這個問題在後面更詳細的檢討。現在注意尼采，由人種最終的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件事有強大權力和有指導能力的人們，可以「體現優勢人種的理性及藝術。」（一）「無知的人類的標識是他未具有權力愛。」

（二）尼采的「善惡的彼岸。」

和一切人種論的代表者同樣，尼采也把人種的混雜認爲最大罪惡。人種混血的結果，所生出來的子孫具有最大的缺陷。意志在尼采是根本的東西。他大呼着：「這些混血

人裏面有最病弱的東西，有完全退化的意志。」(二)

(二) 尼采「善惡的彼岸」

尼采的著作裏面，「高潔」「高貴」等語，多而引人注目，增大生命的強健，促進發達這種主張的東西，全是由高等人種的人們及「純血」的人們的感情和衝動中發生出來的。抑制生命正常的機能，低下它的強健的東西，是墜落的標識，是人種混血的結果。尼采談到機能活動的抑制感，他以爲這是表現機能活動低下的病弱生命的東西，而且這樣說：「這種感情的起源是極其多樣的，這是過於和異種人混血的結果。(又是身分雜種的結果。身分往往是表現人種的起源和差別。十九世紀的悲觀論，實際是亂七八糟的身分雜種的結果。)」(一)

(一) 尼采「道德系譜學」

美醜在人種的差別上也有極大的原因。人間的美不是偶然的；假如它是幾世代活動的結果的話，那犯罪和生病，是混血的結果。「一切善的東西，是遺傳，不是遺傳的東西，

就是未完成。」犯罪的人是笨拙，犯罪是墜落。「笨拙是部份的混血，或被混血阻止發達的表現。」（一）

（二）尼采「偶像的發明」

尼采在其著作中所談到的人生一切根本問題，他都以人種的差別來解決。倫理價值的過大評價，在尼采哲學上有着怎樣的意義，是普通都知道的。道德的問題，在他的哲學上是最重要的問題。他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和對於其他一切問題是同樣的。道德的起源和強者與弱者及高等人種與劣等人種的存在有密接關係。「善」的斷判，不是由於「善」的人們相反的，「善的」即高貴的，有威力的，地位高尚，思想高潔的人和低級的，思考卑劣的人，平凡的庶民不同，把本身及自己的行為看做善的東西，高貴的東西而且表示出來。「善惡對照的根元，如所說那樣是和高貴距離的感情；是對於低級種族的低級的東西的高尚支配種族的長時期的優越感。」（一）

（二）尼采「道德系譜學」

二 尼采的人類不平等論和人種論

四一

照尼采的意見，人類的歷史全體我們祇有注意人種鬪爭的時候才能理解。「這樣放肆無忌憚的說：到現在為止，所有高級文化在地上怎麼發生吧，是具有原始的天性的人們，及具有未損壞的意志力和權力頑強的野蠻人，襲擊營商的，柔弱的和平的人種或者襲擊在心的苦惱和腐敗中費盡了最後的生命力的老衰的文化。」（一）

（二）尼采「善惡的彼岸」

這樣一來，高貴的種族產生了，因為野蠻人是這樣的，為什麼呢？因為野蠻人是最「純粹的」人類，以最強的人種為基礎發生的族籍制度是保證文化的向上。

尼采也同樣的說明國家的形成。「金髮肉食的動物羣，征服支配者的人種，」襲擊人口最多而和平的住民，征服者因為有強力的軍事組織，所以他們勝利。尼采宣言：葬埋國家是由契約起始的學說。「所謂國家是由契約開始的，是夢想，真的現實，並不是那樣的，由優勢人種征服弱小人種是國家的起始。」（二）

（一）尼采「道德系譜學」

甚麼人種用最高級的優勢保證所期望的國家之發達呢？那是阿利亞人種，所謂高級人種，是指阿利亞人。在拉丁語 Magna（卑劣）是平民的意思。平民是黑的，第一是黑髮的，和阿利亞人以前的，意大利地方的住民，握住主權的金髮人，阿利亞人，征服人種的顏色顯然不同。」（一）

（一）尼采「道德系譜學」

克爾特人的確是「金髮人種」，被征服者以短的頭蓋骨和社會本能的發達為特徵的問題，尼采以後面的方法檢討着。他反對宗教，叱罵基督教為病弱墜落者的意識形態；而名為「反阿利亞的宗教」。

最可怕的，就是平等。社會主義的傾向不是證明「征服者和上帝的人種，阿利亞人在生理上也墜落着麼？」（一）

（一）尼采「道德系譜學」

尼采主張身分的差別總是表現人種的差別。在這個問題上尼采的學說，公然述說

階級和人種的關係這點，和其他的人種論是不同的。階級的不平等，照尼采說來，是人種鬭爭的結果，而同時也是高等人種保存繁榮的原因。題為「在高貴的人種之起源的富」的一節裏，他公然這樣說：「富必然的招至人種的貴族主義。那使娶取美麗的婦人，雇用優良的教師，成爲可能。於人們提供體育的時間，特別把心神由疲倦的肉體勞動中解放出來。」（一）

（二）尼采「人類的過於人類的。」

我們所看到的，尼采由人種論來解決他自己的哲學一切的根本問題，首先有說明這事情的必要的是：因爲在整理尼采的任何著作之中都未說到。偶然有人主張尼采是接近於人種論者，但這不過在序言裏敘述而已，並未指出人種論在尼采的創作全體有怎樣的意義。前面所引用的句子裏表示出人種問題在他是根本問題。祇要考慮在他學說裏的人種論有怎樣的決定的意義這一點，才能理解尼采的創作。

三 尼采的社會理想

照尼采說：歷史的目的，靠被選者來實現；一切的過程，都是向着這方向進行的。一個人爲着過充實了的全面的生活，不能不使多數的人過無爲的生活。被選者將這忘記，是最大的罪惡。

尼采以熱愛，以深深敬畏之念說着被選的人們，而且說：一切的幸福，一切的人生的意義，都是爲了他們才有的。全人類爲着被選的人們而存在。

「真正而健全的貴族主義的本質，不以爲自己是帝王權及社會的「機能」而感到是它的「意味」和最高的理由，因之還有爲自己所壓迫所粉碎了的，不完全的人類，成爲奴隸和工具的無數的人們，泰然的忍受着犧牲。貴族主義應該確信：社會不是爲着社會而存在；社會不外是志于自己的高貴的使命，主要的是志於高貴的存在的被選的人們的高高聳立着的基礎和站地。被選的人們，好似高高伸展在青空的加巴島的蒿臺。

寫成爲繁茂的輪圈，捲曲着自己的莖，經樑樹之幹而上升，達到那頂上而在上面聳立着。寫雖然依賴樑樹，但在那絕頂的渺茫和廣大，可以誇耀自己的幸福。(一)

(一)「善惡的彼岸」

明顯的尼采被古代社會奪去了靈魂。在那裏，以真實的奴隸制度廣泛的體系的「樑樹」爲基礎，而亂長着被選的人們之華麗的調和的強有力的幸福之芽。在那裏，在從征服了的地方被驅出來的數十萬人們忍耐着殘酷的壓迫和苛厲的暴力的痛苦的霧圍中，有着有利的生活條件的數百的被選者，榮貴了。他們在後來的歷史中賣弄「可誇耀自己的幸福」多數人以畏敬之念眺望這人生的模範，是當然的事。

尼采教示着：沒有壓迫就沒有美麗，沒有泥土就沒有高地。泥土愈高的地方愈有光榮。奴隸爲奉養主人而生活。尼采直率簡明的對於他的同時代的追隨者，說出了這樣要深刻注意的隱祕的事情。他公然的承認：「奴隸制度，是文化本質上的必然的條件，這真理毫無疑問的餘地。」

奴隸制度，是必要的，在人類的歷史一切階段上，沒有奴隸制就不能推進。它既是文化的條件，希望愚民來支配，主張萬人幸福的人，是犯最大罪惡的人們。

雖然社會主義在希望集羣的幸福，使萬人平等，使萬人平均化，但這不是文化的沒落嗎？尼采反對社會主義，對於敢於擁護「愚民」的權利的人們，散佈着怒罵。社會主義反乎自然！尼采以無稽的惡罵來應酬提倡這種社會制度的理想的人們。

社會主義者希望幸福，爲着集羣，而希望青綠的牧場，於萬人保證衣食住的便利。但是這不是滅亡人類嗎？社會主義制度，是墜落的，是將人類的的生活引下到很少希望和欲望的野獸的水準。

照尼采的意見：實際促進高貴人們的發達的唯一制度，是族籍制度，封鎖的族籍制度。雖嚴格區別爲高等人和低級人，被選者和羣衆，但這正是社會制度的理想。「奴隸從希望說，要在他們之中養成主人的思念，是愚蠢的。」（一）生來就是從屬的人，不能發揮權力，社會必須有誰也不敢激起暴動一樣的組織。

〔「尼采」全集第五卷〕

族籍制度，由自然所授受。「族籍制度，司管族籍制度的主要法則不過是承認了事物的自然的秩序，即不過是承認任何近代的「理念」也沒有動搖它的力的最高自然法則。在所有的健全社會裏，都有相互制約的三個典型，而各個典型又各有各的自身的生理上相異的重力，自身的衛生學，自身的勞働領域，自身的滿足感，自身的藝術，把精神優越的人們，從專門使用筋力的人們中，最後從平凡的人們中區別出來的東西，就是從構成多數者的平凡人區別前者是被選的少數者的東西，不是法則，是自然。

「最高族籍——我將它名爲極少數者——當作最完全的人們，同樣的享受極少數者的特權，是在這地上的幸福的優美的代表者」……「第二，是司法者，是安甯秩序的守護者，即是作爲戰爭之型的最高代表者的帝王，裁判官及法的保護者。第三，是接受有天赋才能的人們的執行機關，接受在統治的事業中的粗暴的事業的人們，及他們的幕僚助手和優秀的弟子們。」

剩下的事件，需要勞働的事件，讓凡俗的人們來完果。「工業，商業，耕作，學問，大多數的藝術，要之，稱為職業勞働的一切事情，祇適應於通常的力和希望，不要特別的天才。」

(11)

(一) 尼采「意志服從權力」

尼采的超人，是非常有名的，然而這超人的東西，祇有和族籍論相結合才能理解。祇有相互嚴格的將人類分類為族籍，超人的出現，才有可能。所謂超人，是被選者中的被選者，體現着幾十幾百代的力和威和美。所以這種力、威、美是專為產生超人而存在的。超人是人類的希望，是名譽。

假若全人類的意義，在創設被選者的特別的族籍，那麼，被選者的存在的意義，就在產生超人。尼采在他的主要著作「茲萊特斯特萊」中這樣說：「現在你們孤獨，你們流離，幾時你們想成為民族，從你們，從自己選出自己的人們中產生被選的民族，從這民族中產生超人。」(二)

(二) 尼采「茲拉特斯特拉」第一卷。

尼采力說族籍制度以外的一切社會組織，是「自然的人爲的畸形」。「族籍制度，位級秩序，祇給與生命之最高法則以形式。」

尼采知道很多人們憤慨着這種社會的理想，然而——他說——不要耽溺於空想；「真理是殘酷的。」人類的一切向上，祇是貴族社會的事業，即是相信奴隸制度和幾多位級的存在和人類差別之必要的社會的事業。高貴的人們，在支配階級的代表者間沒有「距離的意識」的地方不得發達。所以這意識是來自支配的族籍，而不斷的從上監視從屬者及他們不斷的實行命令。

這樣，抗議這事物的秩序的，是極其愚蠢。因爲是自然把它創設了。但在這裏最值得注意的：照尼采的意見，低級的任何人，也不能反對金字塔的基礎。「這最適宜我的希望，」平凡的人都是這樣說。「在通常的人看來，雖然是通常，但也是幸福的，完成任何一事的他們的專門，是自然的本能。」(二)

(一)「服從權力的意識。」

奴隸是不能反抗，奴隸滿足自己的地位。

普羅列特里亞的存在問題，在尼采，也是這樣的解決着。在「偶像的黎明」裏特設一節，敘述「勞働問題」。但他以為勞働問題的存在，祇有由本能的墮落來說明。尼采憤慨的說：完全不知道勞働者想怎麼樣？勞働者成爲關士而被給與了團結權及投票權。勞働者把自己的地位看做不幸和不正，是怎樣驚奇呀！這一切暴亂方策的結果，是「當支那人型的，素質而自足的人類種族，雖未完成編入身份的希望，但這是理性的，也是必然的。原來怎樣呢？爲着本能的。勞働者雖有作爲身分的可能，但在到本能的前提的萌芽之中，本能就喪失了。」(一)

(二)「黎明的偶像。」

勞働者應該怎樣呢？地主階級的代表者尼采說將他們編入「支那人」的身分。

尼采在世時，布爾喬亞還不接受他的忠告，因爲在他們，尼采還是不必要的，當時賣

弄民主主義比較有利。但是今日世界已經變化，尼采成爲豫言者了。

四 尼采的反民主主義

照尼采說：社會的根本動因，是發揮自己的力的衝動，以保存自己的本能看做生命的基礎，是我們負於斯賓諾莎的不澈底之最大謬誤。

力的發揮，是服從權力的意志。

許多尼采的傳記作家及批評家，就是尼采自己在著作中，也重覆地力說着：蕭柏哈爾給尼采很大的影響，然而西柏巴埃爾承認意志為生命的根源，而呼喊從意志束縛下解放出來，可是尼采，不斷地主張意志。

蕭柏哈爾因意志的支配而下極悲歡的結論，可是尼采的著作，洶湧着最大的樂觀主義，宣言服從支配的意志。

但是服從權力的意志，在一切人們表現得都不一樣的，在「實際生活上，祇有強者與弱者才是問題。」（一）

(二)「善惡的彼岸」

人類具有不同的意志而生。某人爲着統治，爲着過強烈大胆的生活而生，其他的人們，萬事安份，勤勉而富於忍耐，意識到自己的力，在貧農，祇在他們可以罵誰的時候才有。

堅強的意志，不是甚麼人也可以達到的。

強者與弱者，貫通尼采全著作的主旨。強者希望統治，希望發揚自己的意志，他們的成長是權力的增大，他們的威勢，由被征服者的數目而測量。弱者是可憐的，他們乖僻地痛苦呻吟着。他們的生活，在於減輕痛苦。

所謂生活，就是這樣。生活的法則，是嚴肅的。「對強者要求不要發揮着力，和對弱者要求不要提示着力，同樣是無意義的。」(一)

(一)「道德系譜學」

並沒有唯一的人生觀，唯一的哲學，唯一的道德。強者與弱者，造出不相同的世界像。

尼采於強者要求名譽，要求他們覺悟在人類社會上自己的使命，發現而且感到自己的優越，而使之維持擴大，但最重要的，是他們不要感染弱者的風氣，拋棄同情與憐憫之弱者的哲學吧。堅強的保持服從權力的意志，真的美和人生的味，存在於強健而有威勢的人們中。

地上一切善的東西，都由偉大的人們所創造。他們是歷史的真的起動力，是歷史的創造主。那是因為幾世代中所創造的雄大的力，在他們之中蓄積着。他們大量的活動力，是集中着的「爆炸品」。歷史的及生理的他們的強大，並不是經常長期爆發的東西，是在他們之上長期的集中蓄積，收藏，保存。」（一）

（一）「黎明的偶像。」

這種偉大的創造，是不斷的自己消費。他們的力從岩石間湧出來而傾注在雄雄的洪流裏。經過長時間而集中着的莫大的力，現在一次消費着。這點，有着他對於人類的偉大與意義。「偉人雖是必要的，可是他的出現，也是偶然的。他們幾乎總是支配者，因為在

他們之上蓄積着很多的東西。」(一)

(二)「黎明的偶像。」

時是未成熟而不確固的，偉人成熟着，他是強力而堅固的，偉人在數千年的歷史上留下痕跡，正如在柔軟的蠟上似的。

時代的病根，是沒有支配者。尼采對於沒有命令者及沒有敢於使多數者服從自己的，具有強力而高尚的意志的人們這些事，常常悲歎着。強力，大胆，慣於命令的他們，像被選的人們過偉大的生活一樣，必須發揮他們的意志。「這種支配，是必要的，要是他們未被喚起，沒有因為外部的事情而產生而發育反而破滅的時候，可怖的危險，就迫在目前。」(一)這種支配者是必要的，像「在他的面前，曾經是地上的淒愴的精神，善良的精神，都褪色，都退縮」(二)一樣的支配者。

(一)「善惡的彼岸。」

(二)「同上。」

人類之中，沒有強力的意志的人，是寂寞的。人類之所以犯最大的罪過，是未給與這種偉人發達的機會，未造出他們伸展的條件。這種偉人，應該是從高貴身分中產出的。

悲觀論與平等的要求，是各種身分混血所發生的之尼采的意見，已經說明了。這樣，尼采關於意志的問題也在人種論的精神上解決着。

尼采終生的夢想，是被選者、強者中的強者，是支配者。哲學者尼采之一切意圖與期待，都是傾向着他的。尼采對這種支配者，期待着人生之完全變化和新而又新的人們的創造。人類待望着他。力和權勢的意義上之最良的一切東西，在他才能體現。一切的人們高興服從他。歷史會因「無意義與偶然的支配」而完結。他授與歷史以目的。支配者是超人。在他，人生不過單單是「橋梁」，不過單單是階段。幾世代的奴隸，衆多的犧牲與損失，都爲創造他而消費。

這種支配者站在歷史上面，於是他們像未來的燈火一樣，照耀着我們。他們之所以有非凡的力，因爲從前被蓄積的力，在他們之中體現着，及高貴的身分的過去世代的一

切活動力，在他們之中集中着。

這種支配者的實例，是拿破倫。尼采在自己的所有著作中，都對拿破倫，從心的深處表示尊敬，因為拿破倫「比在當時的法國煙似的散開的文明，更是強力的，古代的文明的遺產。」所以「他成爲法國的支配者，而且是唯一的支配者。」（一）

（一）「黎明的偶像。」

尼采使拿破倫和法國革命對立着。拿破倫是法國革命的否定，是那虛無主義，博愛平等之宣言的否定。一說到拿破倫的勝利，這哲學者說：——「在這裏，沒有預期的東西，都沒有產生，浮出在人類面前的東西，是爲前代未聞的華麗姿態所體現的古代的理想，答覆埃塞政府的舊口號——多數者的權利，答覆傾向於人類的墮落，卑屈，平等，沒落的意志，之掃興的非常相反的口號，少數者的權利，已經強有力的，簡明的，在地上響透了！……拿破倫體現了高貴理想的問題，拿破倫是非人類與超人的綜合。」（二）

（二）「道德系譜學。」

尼采在自敘傳裏，說明歐洲統一的時候，從心裏敘述着對於德國的不滿，那是因為德國人從歐洲奪去了一「包含在拿破倫的存在中之可驚異的意義。」他對拿破倫這種態度，是最值得注目的。那證明着尼采以這種絕對權力看做政治組織的理想。

實際上，爲着被選者的支配，爲着少數者的權利，這種組織，是最便利的。苛酷的暴君，不允許有任何抗議。被選者可以享樂人生之美，守着人生之美的，是「支配者。」人生之美在他的前面微笑，爲他造成這種權威。從尼采的全部構想中，可以明白超人，支配者的使命是這樣的東西。從拿破倫是少數者的權利之代表者這句話裏，得出這個結論。從尼采對專制政治的態度，得出同樣的結論。

但是剩下的人民衆和國民又怎樣呢？支配者和民衆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東西呢？尼采把他當作民主主義終生的敵人而下了永久化似的回答。

不能不顧到喪失當作生命的根源和意義的東西，喪失服從權力的意志的民衆，這些病弱而應可憐的人們嗎？尼采用輕蔑的眼睛望着他們。他們是「愚民」是「烏合之

衆，」是「卑劣的雜種，」「所謂衆俗，是暴徒。」（一）「生活是愉快的泉源，可是諸君混在暴徒間而飲的時候，任何食物也會給弄污穢的。」（二）

（一）「茲拉特斯特拉。」

（二）「同上。」

說不定有人說尼采是在比喻的意義上使用這些話語；所以愚民，恐怕不是指勤勞者。然而這是錯誤的。假如是這樣，那尼采哲學是反貴族主義的傾向。尼采有過如下的話：「一般的書籍，常常發出惡臭，其中混着小人的臭味。民衆飲食的地方，就在他們執行高尚職務的地方，亦常常有着惡臭，吸呼新鮮的空氣，不要到住着庶民的地方去。」（一）

（一）「善惡的彼岸。」

尼采對民主主義的從心底的憎惡，貫通在他的著作中。

允許庶民來指導，使下層羣衆全體可以敘述關於社會生活傾向之自己的意見似的來組織生活，會滅亡人類的一切善的東西及明朗的東西。這哲學者，燃燒起無限的憤

怒，望着當時的民主主義。「女子，奴隸種族出身的人，特別是庶民的衆俗，成爲今日人類全命運的支配呵，是討厭的，討厭的，討厭的。」（二）

（一）「茲拉特斯特拉。」

五、尼采的戰爭讚美

尼采在自敘傳裏這樣寫：「堅強的性質，必要抵抗，要求抵抗，復讎與怨恨的感情，是屬於病弱的，攻擊的熱情，必定屬於力的。」（一）人間的力在鬪爭中鍛鍊着，在不怕危險，求危險之中，有着勝利。祇有弱者恐懼障害。可是鬪爭使強者更強固剛健，途上愈橫着很多障害，則我們的生活，愈能產生很多效果。抵抗，激起意志的緊張，喚起祕藏在人間中的一切力量。鬪爭是強者的宿命，鬪爭不適用於弱者而且不可能。活動力之最大限的發揚，給與人生以最高的喜悅，招至最大的勝利。

（二）「看這個人吧」

但是使這活動力，這障害之不斷的探求與其克服對着甚麼呢？迸出的這力，產生怎樣高的價值呢？

應該把一切力量，傾注在勞働，人類對自然的支配力之增進及社會全體之物質的

福祉的創造嗎？可是這種思想，會否在貴族主義者，尼采的腦子裏面漂浮過呢？所謂勞働，是凡俗人的事業，是在專門職業上發現自己的幸福之勞働者的事業。在如下的尼采的話裏，包含着怎樣輕蔑的意義，一看就會知道的。尼采說：「你們都是同樣的，你們的粗工作和不安，爲着甚麼人的生活呢？生活沒有使你們疲倦嗎？你們不向着死的說教嗎？」

(一)「茲拉特斯特拉」

強者不以事業爲念，因爲有爲着事業的民衆在，強者的活動力，必須灌注在服從權力的意志的擴張上。統治別人，這才是被選者首先所企求的。他追求支配而且必須獲得支配。民衆的服從和從順，這才能產生強者的最大滿足。尼采追溯老遠的過去，而滿足的回想着：一切民族服從一個民族之崇高志望的時代，祇有高貴的人，才能留下他的名字到千載之後。

一個人的意志的發揚，使這個人和其他的人們衝突；一個民族的權力的擴張，引起

其他民族的抵抗，完全是當然的，尼采所追求的，就是這點。要這樣，人間才能伸展一切力量，才能發揚一切活動力。人間並不是防禦，是向前攻擊！

所以尼采讚美戰爭爲人類的最高偉業，爲人類的最大活動力的發揚。對於倡說權勢和服從，強者和弱者，勝利者和敗北者的人們，完全是理之當然，可是尼采不斷的稱揚戰爭之死的禮拜。

在人類史上，高揚着染血的旗幟的一切暴君，於尼采找到了熱狂的崇拜者。

不問數百萬人們的滅亡，被破壞而化爲灰燼的大都會，及發出毒氣的泉，祇以被選者爲念的人們，對於輕蔑民衆而把他們看做創造最高而且「美」的人生的手段的人，原來怎樣呢？

戰爭不需要甚麼目的，在嚴肅的裁判官，人間的悟性之前，不需要任何辯明。那本身，就是善，是生命的勝利，是生命力的最高發現。可憐者，胆怯者都從生活的戰場逃避着。尼采忠告強者說：「愛護當作新戰爭手段的和平吧！與其愛護長期的和平，不如愛護短期

的和平吧！我不勸你們勞働，我勸你們鬪爭，勸你們征服，使你們的勞働成爲戰爭，使你們的和平成爲征服。祇有攜帶弓箭的時候，才能夠沉默靜坐，不然，祇是徒弄口舌的相爭。使你們的和平成爲征服，你們說祇有善事能化戰爭爲神聖嗎？我對你們說：善的戰爭，把一切事業都化爲神聖，戰爭與勇氣比鄰人愛更能創造偉大的東西。」（一）

（一）「茲拉特斯·特拉」

從右面的言說，就可以明白尼采所立說的目的，就可以說明他的體系全高的意義。這種公然的戰爭讚美，是必然的從尼采的主意主義哲學產生出來的。

事實上，尼采對於這種公然的戰爭觀，沒有甚麼忌憚嗎？人間個人平等的承認，對於幾萬幾十萬的戰死者的同情哀哭，負着終生不癒的創傷而目視着鄰人之死的人們的淚和絕望，這一切的一切在尼采是甚麼價值也沒有的。他以爲祇有病弱者，才會被這種感情所感動。他主張強者的標識，在於他們堅強的抑制這種感情。

有人說尼采或許抱着如下的思想，即全體人類，因強者的鬪爭而痛苦，物質文化被

破壞，在幾世紀間的大事業上成長的貴重東西，因火災而燒燬，然而這種思考，是不知道甚麼在尼采才是貴重的東西。照這哲學者的意見，在鬪爭中可以成爲剛健，人間是征服別人而成長的，所以爲着創造被選者，爲着產生敢於主張自己的意志的強壯的人們，是需要任何的犧牲。尼采和這種哲學原理是全然一致的。他說：「在負傷者中，宿着健全的力量。」

尼采在他的著作「人類的過於人類的」裏面，特設一節敘述着戰爭的必然性。裏面他說：戰爭「甚麼時候才完結」的希望，是虛浮的空想。大戰爭喚起「像大火山一樣的靈魂的震動」，喚起「從衷心的最憎恨和具着澄清的良心的屠殺者的冷血」，及「陣中的狂旺的活動力」。這一切是美麗的性質，而不能不讓它充分發達的。戰爭往往在文化上發揮着破壞力，可是又用新的力量使偉大的創造復活。任何文化沒有戰爭亦是不可能的。證明是古代羅馬人想起來的時候，他們因騎士的戰鬪及基督教徒的迫害而恢復他的力量，稱爲有着科學的目的的現代旅行者之危險的遠征，以甚麼爲目的呢？

實際那是使生命力昂揚的手段，戰爭雖然使我們回到野蠻時代，可是爲着萎縮而疲勞的歐洲，這是震動新的力的唯一手段，所以近代歐洲「不僅需要戰爭，而且需要最大的可戰慄的戰爭。」（一）

（二）「人類的過於人類的。」

慣於命令的人間，不怕戰爭，反而希望戰爭；遇到敵人的時候，心胸沸騰着，反之小心翼翼的，希望平穩而和平的生活的人，是「破滅」期的人間，是「混血人種」的人們，「戰爭發生的時候，他們從心底希望戰爭趕快結束。」

讀尼采的著作，讀到他的讚美戰爭的文句的時候，即刻會浮起在各種事業中，先選擇戰爭的「英雄」——超人的姿態；顯明地浮起在世紀的黑暗中，在響着刀劍的戰場上，值得高貴的人看做唯一職業的山賊騎士的姿態。

但是尼采和中世紀沒有關係嗎？他的哲學，在爲舊中世紀頑強地堵塞向新時代道上走去的小國裏，不能產生嗎？

尼采讚美戰爭爲中世紀之華，他公然說：「男子爲戰爭而教育，婦人爲戰士的休息而教育，此外的一切，是愚蠢至極。」然而戰爭祇在中世紀的騎士，是必要的嗎？戰爭在封建領主，同樣的在資本家也是必要的。在新時代，雖然不喜悅地讚美戰爭，可是戰爭被爲着擁護民族，爲着保護弱者與不幸者各種各樣的美麗的思想隱蔽着。然而尼采並沒有隱抑自己的感情，他公然而毫無忌憚的說出其他人們藉口舌來掩遮的祕密。

六 尼采的倫理學

當敘述尼采哲學之時，應當注意的，是他博得世界的名聲的，對於現存的道德原理的酷評。他稱自己爲一切價值的轉換者。而照他的意見，他是憤慨地不滿於人所共同的行为道德。他所有的著作，沒有不觸到這個問題的，沒有不予憐憫同情的道德以嚴格的批評的。遙遠的越過他所寫作之國的國境，批判了道德的他的著作，廣泛地爲一般人所知道，就是他的著作一冊也未讀過的人，也知道尼采，完全否定數百年間承認來的道德，而宣言「衝倒墮落者」吧。

爲着理解尼采的道德批判，先知道如下的事是必要的，就是這問題的提起，是以從尼采的世界觀全體中產生的所謂主人的道德和奴隸的道德。這命題爲基礎。「偶然看到從來在世上專行的，在今日尙施行的道德的概念；精粗不一的概念之時，我發見了下面的事情，就是在其中不斷地重覆着同一事件及相互連繫着的而有着根本不同的兩

個基礎概念，浮起在面前。這是「主人的道德」和「奴隸的道德」……在快樂的知道了自己和從屬者的差別的支配階級和被征服階級及種種的從屬民之間，產生了那道德評價的不同。」（一）

（一）「善惡的彼岸。」

尼采當批判道德之時，祇批判奴隸的道德。奴隸的道德，最廣泛的普及着而支配所有哲學上的著作，成爲了宗教的教理的基礎。創設憐憫、同情、隣人愛的道德的，是奴隸。被征服的隸屬的人們，苦惱的從屬者們，沒有忘記提倡道德。他們的道德評價，表現着甚麼呢？固然那是悲觀的，固然那是否定生命的強有力的表現。奴隸最愛看的東西，是使他們忍受世上的壓迫的性質。」（二）

（二）「善惡的彼岸。」

在社會的下層，有弱者，可憐者和意志薄弱的人們。他們反抗高貴的人們的非道和力的發揚和權勢。

濃厚同情的理想，在什麼地方產生的呢？是在弱者腥臭瀰漫的監獄，無力的人，化虛弱爲動功，因爲他們所以倡說濃厚平等，在使他們的生活變爲安逸，允許一切的惡事，容赦非禮，是溫和謙遜的事，救我們吧！被壓迫的服從的人們說。

怨恨被禁於弱者，因爲那會引起弱者的稀少的神經活動的消耗，所以不能不避免。弱者羨慕着，實際對他們的，祇是虛僞的感情。

哲學者之誰，教了慈善呢？作爲善惡的偉大的教師，而在所有的時代被讚賞的，又是誰呢？那是蘇格拉底。但是蘇格拉底是什麼人呢？「蘇格拉底的出生是下層身分。」（一）尼采說：「他是民衆出身，他的醜惡，誰也知道。」「這樣，他成了慈善的先生，這樣，他說教了慈善等爲幸福。」尼采批判節慾主義之時，是冷酷的，他在漫罵宗教的話語中，注入了祇有他才有的輕蔑之毒。

（二）「黎明的偶像」

主人的道德，決不是這樣，那是作爲強者和統治者的道德，他們不忌憚自己的力的

發揚，大胆的主張自己的權勢。主人第一要留心的，是不一樣看待所有的人。「在支配新傾向的人們的道德中，認為最異樣而困難的東西，是所謂義理、祇對同等的人們才存在的、這嚴格的根本命題。照所想的、管理下層民衆和其他的人們，「或照心之所向而舉動，還有超然『善惡的彼岸，』都是在粉碎同情和類似那的情感。」（一）

（二）「黎明的偶像。」

主人過最充實了的生活，他們對被壓迫者，表示着從最大的力和權勢的感情中產生的感情。尼采說過：「不要屈服於感傷的柔弱，生活就是征服別人，侮辱別人，是領有不屬於我們的、及比我們更柔弱的人，生活是壓迫，是冷酷的關係，是無理實行自己本身的東西，是併合自己，穩重的說，是無理強奪。」

想生存的應該怎樣行動呢？尼采公然這樣直截了當的說：無謂不過日，這種生活，是什麼人創造的呢？祇是有力而統治的人們，他不必歪曲生活，抑制自己的感情也沒有必要，任何慈善也不要承認，因為他是強者，所以允許做一切的事情，爲了他而使別人痛苦。

煩惱。他是由榨取和強制而生活的這種非難，是異常可笑。生活那東西就是這樣。叛逆生活的鐵則是自己墮落，是希望着死。祇有胆怯者放棄自己的權利。祇有弱者，不希望一切。編出罪惡的學說的，是無力的人們。在強者，一切的事情，都被允許做的。對強者與其叛逆，不如崇拜統治者。嗚呼！同情下層民衆的，是污辱血統。

強者知道：「最善的東西，作爲某的東西屬於我。假若不是給與我的，我不取它。最豐富的肴饌，最純潔的蒼空，最強力的思想，最美麗的婦人。」（一）

（二）「茲拉特斯特拉」

這是尼采給高貴的人們的戒律。思考創造保證萬人的生活的社會的，是最可憐的。意志薄弱的人們，思考這種事情，在強者，是滑稽，是不適應。強者使用自己的權力，選取一切最善的東西。

不能實行這種行動的，未具有充分的力的人們，怎麼樣呢？尼采回答說：「使不能指揮的命令的人服從吧！」（二）

(一)「黎明的偶像」

尼采主張無原則。強者不要任何的規範，不要任何的原則。他們不必顧慮到預定的規則綱領。祇有勇敢而不要求才是原則，才是原理。尼采說：「因為敢於防止人類說謊的，是胆怯。」祇有不自憚說謊，在爲着實現自己的目的之時，才敢於說謊。

照尼采的意思，到原則爲止，被提高的無原則，這是主人的行動綱領。良心的後悔不適宜於強者，那是哀憐而柔弱的人們的運命。假若強者中的誰，引起了良心的苛責，那就是力量衰弱的證據，在高貴的靈魂上，是卑鄙的。

尼采爲着養成這種高貴的感情，訴之於傳說與權威。他勸告追溯過去，他勸告想起高貴的人種的人們，不隱藏自己的力，不恐怖自己所作的結果的古時代。

生活是強奪，是強制。所以高貴的人們，如尼采所勸告一樣的行動時，他會皈依像誇耀勝利的怪物一樣的猛獸的無垢的良心，而把殺人，放火，暴力和迫害，完全像誇張頑童的惡戰作戲一般的冷然地施行。在這些高貴的人種的根柢上的東西，是壯麗的漁求獲

物和勝利的金色的野獸。這秘密的根柢，必要着由時代到時代的解放。野獸出到外面，再想到到渺茫的曠野。這種欲求，「無論羅馬的貴族，亞拉比亞的貴族，日爾曼的貴族，日本的貴族，荷馬的英雄，斯克季蘭比亞的海賊，都同樣的具備了。」（一）

（一）「道德系譜學」

尼采的理想，是爲所欲爲的暴躁地迴繞着的狂喜的野獸。使數千萬的人們苦惱吧！使被迫害的零落的人們哭號吧！祇有金色的野獸得奏凱歌。

七 尼采的認識論

在哲學者一般的命題之前，敘述着認識論，是很普通的。因為認識論的敘述可以幫助理解體系全體。在敘述尼采哲學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採取相反的方法。曉得尼采學說根本命題之後，方能理解他的認識論。尼采是不研究現實性，不由現實性的認識的可能性出發，他的認識論在他所建立的命題的確證上，是有作用的。

尼采不相信理性的事業；也並不相信說明發生的東西的合則性的，學者的綿密的根基鞏固的事業。當做我們的理性的事業的結果而所造成的世界觀，不過是幻想。「繼起性，交代性，相對性，強制數，法則，自由，原因，目的，這些都是我們自身思索出來的。」（一）他這樣的說明了。

（一）「善惡的彼岸」

這個世界，是如像科學告訴我們那樣而存在的麼？[？]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尼采仍然

模倣蕭柏哈爾把「表象的世界」看成幻想，理想是不能給與真的世界以表象。理性所給與我們的世界像，是和夢及海市蜃樓一樣的。但這個問題和意志的問題同樣；尼采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認識世界的真理性的無能力，假如是使蕭柏哈爾轉到極悲觀的結論的話，那末尼采與這相反的主張我們認識的幻覺，使它爲着生活，成爲必要而有價值的東西。

在我們的外界，離開我們而獨立的，實在的世界存在着麼？尼采這樣答覆：原子的概念和康德的「物自體」同樣，不過是個被想出來的一個「捨子」。「物自體」是值得荷馬的哄笑，許多的東西，甚至萬物，只有看做是這樣的。實際是等於無什麼意義的空虛。甚麼時候，我們才覺悟哩？（一）

（二）「人類的過于人類的。」

「結局，我們明白了下邊的事情罷，事物，隨之原子也同樣，是全然不存在的東西，所以不起什麼作用；在因果的概念上，全然是無用的。」（二）

(一)「服從權力的意志」

「世界對於我們既然有什麼意義，那是當然的，即並不是事實的東西，而是觀察貧乏的集合的解釋或概括。世界當作生成的東西，或當作不斷變化的虛偽而流轉，無論到什麼時候也不能接近真理的，因為沒有任何真理。」(一)

(二)「服從權力的意志」

代表理論的認識的思惟，是沒有什麼價值，那是任意的虛構，是人為的適合。

事物的任何因果連鎖都不存在，因為我們將原因由結果來區別，在任何地方都用同一的圖式把這個想出來。「形式，類，法則，理念，目的，總是犯着同樣的謬誤，虛構地做着抑壓假的實在性。」(二)

(三)「服從權力的意志」

但是認為尼采是滿足這種絕對的懷疑論，是錯誤的，甯可說，他是嘲笑懷疑論者，而安然地說「他們說我們什麼都不懂，並且說沒有懂得的能力。」「他們是怎樣的脆弱

建築」尼采這樣的奚落着。他們是怎樣的需要安慰，是怎樣的喜歡「用高貴的自制爲着自己善行而祝宴，」和蘇格拉底同樣重覆着「我曉得你們所不知的東西呵！」尼采使他們受到激烈的非難。「懷疑論是神經衰弱和病弱的理論的表現，那是長時期的彼此區別的人種和身分的雜交的結果。」（一）

（一）「善惡的彼岸」

要求像尼采一樣的最大行動力的哲學者，不能滿足純然的懷疑論的承認。他的主張，理性是欺騙我們，本能不說謊。將本能世界由假相世界區別出來，是閑事業，不過作出加強生活的世界像，是必要的。生活向上的時候，「幸福等於本能。」（二）所以應該從這裏出發，非合理主義貫通尼采的創作全體，不可把事件的本質像向來那樣解釋的。普通，新聞讀者認爲政黨做出這麼樣的錯誤，所以說它是必亡。但尼采不同意這一點。犯了錯誤的政黨既然瀕於死亡，而本能的確信早以沒有了，「一切錯誤的事情，在所有的意義上是本能墜落的結果。」（三）

(1)(11)「黎明的偶像」

生活必要空想非理論是必要的，那在「談話上，感情上，藝術上，宗教上，再者一般的
一切的生利的生活上」是必要的。

必要的東西不是真理，是我們不可不看做的真理，所謂真的世界呀，假的世界呀的
這命題，應把它還原到價值的關係上。

「學者站在第一線的時代，是表示生活的貧乏窮困，所謂學問是消失對於未來及
生活的確信，在這一點上那是近於節慾主義者的理想，學問決產不出價值來，它之所以
必要，是價值的理想，而這是使學問有加強自信的可能，在這一點上藝術比學問高尚，說
話，欺瞞意志，空想的創造在藝術上都被允許，而比學問有更多的純良心原則的和所謂
禁慾的理想相對比。」(1)

(1)「道德系講學」

那麼以什麼名義創造空想？指示必要空想的規準又在什麼地方？在這裏我們對於

尼采的認識論達到了根本的命題。「認識是當做權力的工具而活動，因之認識應權力之增大而增大，是非常明白。」（一）認識有一定的生理學的意義，各血族努力保存自己。「希望認識的程度相應着在血統上服從權力的意志之增大的程度，各血統所把握實在性的，在克服實在性，限於使於自己有用的程度。」（二）

（一）（二）「服從權力的意志。」

「所謂真理，是一種謬誤，而沒有這種謬誤，生命的某種特定的核心，是不能生活下去。價值對於生活是最後的根據。」（一）

（一）「服從權力的意志。」

保存而發展這種想出來的真理的血統是怎樣的東西呢？自然是人種及其純潔。理性的範疇是怎樣的東西呢？那是有用的麼？只要是對於人種及血統的合目的性有用處，那就是真理。

人類不作出世界的表象，是不能生存的罷。真理是對於人種的教育和保存有益的

表象，那麼，高級人種的生活又以什麼爲目的呢？是服從權力的意志之發展及其意志之強化。「真理之標準在於優越感之向上。」（一）

（一）「服從權力的意志」

這種獨特的實用主義，是表現尼采認識論之本質。

尼采由既定的前提，下着在他所必要的一切結論，是異常明白的問題有一定的階段。一切的人們，不是解決同樣的課題，不向着高等課題的人，就着手解決也無益，無論怎樣刻苦精勵，這個人若是生來不適用於大問題的解決，是什麼也不成的。

解決這些大問題的人類的能力，決定着什麼呢？是人之產生。

具有哲學權利的人，是獲得在幾百年代上遺傳而養成的能力的人們，再者應該注目的，是尼采不僅將哲學者必要的性質的思想能力，而且把「崇高的見解」和「羣衆的距離感」傳給子孫的能力也顯揚出來。尼采以冷酷的言語，嘲笑祇用徒手和肉眼探索着的人們。

尼采建立教育的理想，可是這理想帶着明顯的貴族的色彩。高等教育和「多數者」的是相反的。「一切高等教育祇在例外才是對的，對於有權利的特權者才是必要。」

(1)

(一)「黎明的偶像」

在現代的學校裏施行平庸的教育。高等學校允許一切人入學，中學校滿員，各學校全以平凡人爲目標。無論誰都焦想要得到事業。高尚的人們，職業是必要的嗎？他們急着什麼？在教育應當盡的職務有三：第一是注視，第二是思惟，第三是讀與寫。學習注視是鍛鍊獲得堅強的意志，起初必須敵視他人，抱着對於一切新的東西的不相信。「現代的客觀性」不是貴族的。

萬物以及一切微細的東西，都放置一定的時間，永久地迴轉着反覆着。這種尼采所提倡的神祕論，是把他的非合理主義又一次的證明。順便說一句：尼采反乎對於科學的法則的否定態度，而想由活動力恆久的法則來證明右面的命題，但是這個命題並不是

什麼獨創，是古代的比達哥拉斯學派已經提倡過的。

尼采下邊的話，也證明了他的認識論和貴族主義的立場的關係。由於人反應怎樣類型的感覺而可以規定這個人的血統及等級。這種意思是：特定的人，不僅能認識真理，並且由於很迅速的容受真理而能認識人類。

這個命題並不那樣錯誤。尼采自身的學說的實例，首先把這個證實着。

八 尼采的婦人論

尼采這不平等和暴力的使徒，忽視了性的差別嗎？就在這個問題上，他的言說，和在他的一切學說上所發出的，是同樣的調子。

在這個「根本問題」——男女間的問題上，否定深刻的差別，要求同等的權利義務的，是極平凡的思想家。事實男女的意義在甚麼地方呢？

關於男子，前面已經敘述過了。在前面所說的強者的意義，他的權力意志和它的普及以及作為人力之最大緊張的戰爭，當然是指男子而說的。祇有那才是男子的美德。

婦人是為着別人而生長的。婦人的本分，「是生產健全的小孩。」（一）「在婦人一切都是謎，而且在婦人，一切都有一個解決法，那就是稱為妊娠的東西。」（二）這兒有着婦人的一大使命，人生的真目的，要是在創造偉大而強力有權勢的人們，那末產生這種人物的，就是婦人。

(一)「善惡的彼岸」

(二)「茲拉特斯特拉」

婦人的最大希望，及一生的夢想，是甚麼呢？「願我生超人」(一)的最優秀的婦人，是偉人的母親。拿破倫的母親就是的。由於偉人的生產，婦人本身也成為偉大。

所以要求兩性平等的人們，冒犯着最大的謬誤，為歷史全體所澄清的事實，把女權論者作為背叛者。婦人應該從事和男子同樣的職業，及婦人的教育應該和男子同等的宣傳，並不是罪惡的。婦人們開始讀着報紙，參與着政治。可是這是現代歐洲最「忌」的現象。婦人開始治學問，是女子天性之最惡的墮落。「婦人」一有學問癖，經常在性的方面，是無用的。」(二)

(三)「善惡的彼岸」

現代的民主主義，毒害着婦人。婦人把這惡用而開始要求和男子同權，是怎樣的可驚異呀！叫喊女子的進步及在現代提倡她們的前進運動的，實在是可怕的。因為那會促

進婦人的退步，墮落。尼采非常明白爲甚麼才有這些事情的。在貴族的精神被產業精神所征服的地方，婦人希望經濟上法律上的獨立，所以這是女子本能的軟弱化的意義。「才色兼備」的婦人，應該以這種新想頭爲恥辱，應該覺悟要是向着這條新道路走去，就沒有理解自己的天性。

像對於學問及真理的志望，雖是全然反乎天性，可是在教育着婦人，婦人最大的技術，是說謊，希望和男子同權，提倡物質的保證的任務，是忘却了「婦人的最高任務，是外觀和美貌。」（一）

（二）「善惡的彼岸」

尼采罵倒着近代的結婚，用他獨特的表現力，嘲笑着今日人們所稱爲的結婚，這是「可憐的安逸」，「不能形容的貧乏」，「在兩個人結合上的污物」，結婚的真目的，在於造成比生產的人更大的第三者的兩個人的意志上，這樣的結婚，尼采是不否定的。結婚在他是神聖的東西，男子和女子，必須以生超人的志望結合着。

男女間的關係，應該是怎麼樣的東西呢？尼采對這個問題，同樣的站在他的根本的立場，從支配和從屬出發，解決人類相互間及其他的一切問題。

婦人和男子要求保護自己和兒子的保護者。尼采再三重覆說：婦人忘記怕男人的時候，就喪失着女性。在婦人間的猜疑，卑劣，淺薄，可以由婦人怕男子這點來補救。婦人在任何場合，都不能忘記男子是自己的主人。「婦人的幸福，在『我願』，男子的幸福，在『他願』」(一)

(一)「茲拉特斯特拉」

男子應該在「東洋式上」考慮女人。「男子應該把婦人作為所有物，作為自由藏起來的財產，作為具有服侍同棲的男子的天職的東西而考慮着。」(二)在這點上，亞細亞提示了模範，而且我們所理想的希臘人，也隨着他們的文化和勢力的進展，而更加嚴格的看待婦人。「服從權力的意志」這是根本的，所以男女間的不平等還存在，男子就必須提示着他的力和權力，使婦人從屬着男人呢，應該服從在尼采的，成為世界有名的

警句中所述到的原則：「你使婦人順從，不要忘記鞭笞。」（二）

（二）「茲拉特斯特拉。」

八 尼采的婦人論

八九

九 尼采的民族·國家·宗教論

前面，我們敘述了尼采哲學，現在，在補充的意義上，進而談到在尼采哲學體系中，對於那人生觀，有着新的進步的傾向的批評家及思想家所愛好引用的二三契機，即一，尼采對民族的態度，二，對國家的態度，三，對宗教的態度。

試先檢討第一個命題。實際，尼采並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我們說尼采在德國戰勝法國，而舉起勝利的祝杯，陶醉在排外主義的狂熱的時候，冷然的對着這種戰勝氣氛，是正確的。而且他還發出如下的談話：「今日的德國，爲一切種類的輕佻浮薄所風靡，那是因爲德國民族之明顯的精神的貧窮，而沒有理由的否定它，是不可能的。我在過於貪饑報紙，政策，啤酒反瓦格納爾風的音樂之中，追求這貧窮的原因。固然下面所說的，也應該算在裏面，即首先是民族的偏狹和虛榮，是所謂德國比甚麼更是德國的這強力而狹隘的原則。其次是「近代的理念」之動脈硬化症。」（一）

所謂尼采並不是民族主義者，是甚麼意義呢？斷然不對。這種考察，是因為絲毫也沒有理解尼采哲學的本質。前面已經說過：尼采是人種論者，而且他和往往把人種和民族的概念同一看待的人種論的現代的宣傳家，是不同的。他不斷的發出所謂「歐洲人」這名辭，可是那是指未來的歐洲人。

「我把最重大的問題——『歐洲問題』照着我對它的解釋，作為養成支配歐洲的新族籍而研究。在這裏有着問題的端緒。從歐洲人創造新貴族，這是比歐洲民族間的差別更重大的。」

這樣，他否定這種差別，而把民族和人種的特徵結合着。

他所稱讚不已的，是法國人。他主張法國人，是最精神的而有美麗的趣味的民族。他們的天性，在於能夠好好的結合北部人與南部人。這「布羅瓦斯人和里格里亞人的」血，從抱着恐怖心的「北部的陰氣」和失去太陽的世界觀得到保護。那是乾脆而敏感。

的精神，而具着特別的藝術家的熱中和好奇心固然這不是指全部法國人而說，他這裏所說的，不外是體現了法國一切最好的東西的被選的人們。

英國人，是愚鈍的，這民族，不適宜於哲學的思索，他們祇談凡俗人所能容受的真理。英國人「是比德國人更陰鬱的，感情的，意志堅強而粗野。」

尼采對於德國人，具着特別的意見。德國人，是雜種的混血兒，那因為德國人「和無盡數的人種雜種，混血，甚至和先亞里安的優勢分子也混血。」所以德國人，是「亞民族。」他們充滿着矛盾，要研究，是非常勞力的。黑格爾在他的哲學體系中提高德國人的矛盾，瓦格納爾把它帶到音樂裏面。

但是，尼采雖然幾次的奚落德國人，然而他有時亦讚美德國人。「我們德國人，因為比法國人更近於野蠻，所以在歐洲的全拉丁人種中，說不定是不喜歡而且不接收里哈爾特·瓦格納爾的有名的創作，例如極端自由人季格甫里特的模範，不僅在今日，經常地是對的。他在古舊而萎縮着的文化民族的趣味上，是過於自由的，勇壯的，健康的，過於

反卡特里克教的「(一)」

(一)「同上」

尼采對於猶太人也具着特別的意見，雖有想引用尼采的意見，反對法西斯蒂的反猶太人運動的人們，但不管就是尼采本身，也曾經幾次攻擊反猶太主義者，而他的關於猶太人的理論和記述，却不少成爲一種反猶太人運動的特別而正當的東西。

尼采指摘着：當着亞細亞的暗雲襲擊歐洲的時候，猶太人在歐洲的文化普及上完果怎樣的任務，而說：猶太人是今日住在歐洲的最堅實的純粹人種，雖然他們不希望這樣，可是他們在歐洲占着優勢，甚至於支配着歐洲，在「人類的過於人類的」中，更說到「把猶太人排到歐洲人中之新而強力的混血人種去吧。」同時說到反猶太主義者們拿猶太當作爲了內外一切罪惡的贖罪之羊，是完全不對的，反猶太主義的饒舌者，要驅逐出德國。

但是尼采對於猶太人的意見的本質，並不在這裏。

他的意見猶太人完果着牧師的職務，疲勞困憊而煩惱的人們的職務。猶太人是病弱者及墮落者的組織者，是理論家。任何民族，任何人類集團，也不能和猶太人對於「高貴的」「有威力的」主人的反叛相比較。在道德上，從猶太人才開始着奴隸的反叛。」

(一)

(一)「善惡的彼學」

具備了特別的理論的才能的猶太人，轉換了貴族的價值評價。他們主張乞丐及殘廢者，是得天獨厚的。

全部歷史，是猶太人和羅馬人的鬥爭史。在羅馬爲應該統治的，指揮的貴族所支配。猶太人憎恨羅馬人，反抗他們。他們所以有這種行動的，是因爲要給與基督教的宗教及對於人類同情憐憫的教理以和平。古代的古典的理想，在文藝復興時代，雖一時的得到勝利，但一到宗教改革時代，又引起了猶太人的攻擊。最後，猶太人在法國革命時代，又一次的得到勝利。當時法國的貴族政治，遭到粗暴的民族的本能所襲擊而瓦解。

謳歌着「高貴的人們」——「強者」的尼采，沒有說過對猶太人不要燃燒憎惡的念頭嗎？

注意前面的尼采所說的各民族的不變性和氣質的意見之外，再注意到他是站在人種論的立場的時候，就不管他再三主張着要從歐洲人中創造一個「高貴的族籍」，亦可以答出尼采的學說，是最民族主義的底排外主義的結論。

我們還必須檢討的問題，就是這哲學者和國家的關係。

大多數的尼采研究者，都把他看做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他們主張說：尼采是個性的擁護者，他反對國家、道德、宗教，以及存在社會上的一切束縛，主張個人的利害支配一切。尼采成爲了明顯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擁護者，抗議國家的強制及警察的存在，在和社會其他成員的關係上，站在善惡的彼岸的所有小布爾喬亞的英雄們，都說自己是尼采主義者。然而實際上，這一切見解都沒有充分的理由。看前面所敘述過的，就會明白尼采並不擁護反抗社會制度的壓迫之任何個人的自由發達。他不顧到所有的人們；他一生的

夢想，祇是被選的人們，帶着熱情歡迎他的創作的，祇是有力且有權勢的人們。

尼采清楚地理解到：爲着被選的人們需要着被壓迫的普通人的族籍的存在，這些被壓迫者的族籍，占人口中的多數者，由於他們的勞働，而給與被選的集團，過富裕生活的可能性。在宣傳而擁護使這種高貴人們的存在成爲可能的社會的條件中，有着尼采哲學的核心。他的哲學上的基本點，是位階制度，卽把人類嚴格區別爲身分及族籍的學說。最初所謂尼采是金融資本的代表者這命題，雖不是同意列德叔的，然而不能不說他下面的論調，是完全正確的。他說：「假如要用一句話表現在尼采的學說上之最根本的東西的話，那我並不採用他的最被宣傳而最有名的句子「超人」，「服從權力的意志」，或「一切價值的轉換」，而採用他的位階制度。尼采所希望的，就是嚴格地區別人類的集團——階級及族籍，及代替鬥爭而確定支配和從屬這永久不變的關係。」（二）

（一）列德叔「尼采和金融資本」三四頁。

尼采雖在某著作中，用他獨特的熱情攻擊國家，然而他所反對的，不是所有的國家，

是支配尼采的時代的國家形態——沒有給與被選的人們以發達的可能性的國家。

他對專制政治的意見，更把這點證明着。尼采當專政君主統治俄國的時候，他把這種權力看做預言者的東西，而希望把它用到歐洲的民主主義國家來。他直截了當的寫着：「要之，我希望在俄國的同一精神的專制政治支配整個歐洲。」

尼采是個無神論者。關於這點，甚麼人都不懷疑的。照他的意見，宗教是弱者及不幸者的宿命，是不能統治，不能顯示自己的力的人們所想出來的東西。他們，無力可憐的人們，需要禁慾的理想，需要否定生活的美及幸福的理想。溫和而富於忍耐性的教理，於弱者有益。和愛慈善的教說，是在病弱及罪惡的可厭的靈魂的牢獄裏想出來的。尼采用刺激無盡活動力和辛辣的人的奚落，嘲笑宗教的理想。宗教的教說，是無為過日及反乎罪惡。那因為是沒有鬪爭力的，不敢反抗而攻擊的人們的教說。

但是尼采是對甚麼人而說呢？強者容受宗教的教理，是最可怕的罪惡。尼采警告統治的人們說：宗教是最可怕的毒素。宗教是爲着弱者的東西，而支配者對於宗教需要警

戒支配者不能被瞞於所謂來世幸福這甘美的空想。他們在這世上應該維持支配，祈禱或乞求上帝幫助這些事情，委之於煩惱而無力的人們。這樣我們所觀察的尼采的無神論，並不是從宗教的欺騙中解放人們的學說。

尼采的無神論，完全帶着貴族的色彩。尼采用顯明的輕蔑的眼睛眺望信仰宗教的人們。因為他們除了這樣做，是不行的。弱者不能拋棄宗教。尼采以從這毒害之中保護強者及支配者爲自己的任務。奴隸存在（照尼采的意見，奴隸是世世代代都存在的，因爲是高貴人們的存在條件。）宗教亦存在。尼采所鬥爭的，不是宗教，是強者陷於宗教的欺騙。

而且尼采在某警句中，顯明地表現下面的意思：強者渲染宗教觀，是不好的，可是應該理解宗教對別人有着「教育的」意義。「宗教從狂瘋的政治的騷動及勞苦中逃避出來，而作爲謀安靜的手段使用着。這樣產生了例如婆羅門教。他們藉宗教的組織來幫助，而爲着國民得到選舉自己的帝王的權力，自己逍遙法外，感到是高貴的人們而在帝

王的職務之上」(二)

(二)「善惡的彼岸」

不平等和暴力的這使徒——尼采的對於貴族主義及下層民衆的輕蔑，就在一切「左翼」批評家，作爲在他的創作中最積極的契機而提出的這個問題上，也迸出着加倍的力量。

十 尼采的先驅者

尼采的創作的方向，根本的區別爲三部分。

喚起廣大反響的他最初的著作，是「悲劇的發生」（一八七二年），這本書是研究希臘文化問題的東西，而且這是想爲希臘的生活展開每種新方面的，並不是無趣味的科學的著作。在這本書裏面，已經表現着尼采的全部學說。這本書，與其說是刻繪出希臘文化的真歷史，不如說是發表他自己的思想的手段。

尼采在這個創作期，受了蕭柏哈爾及瓦格納爾的強烈影響。世界的開始，是意志。沒有原因的希望，是生活全體的本質。理性未與生活以正當性。在生活痛苦比快樂，是更多的。希臘人走向着作爲亞保羅的神們間所表現的「夢想的快悅希望」之道而不能擺脫悲觀主義。所以這之外，有着第二條道。人間感到自己是生出這全世界的意志的一部分，而在狂喜和「陶醉」之中，感對與自然的統一。這成爲金阿尼斯神的崇拜而表現。

由這兩個空想，希臘人使生活正當化。

這樣應承認，在這初期的著作裏，尼采就已經離開蕭柏哈爾而去。意志在尼采以爲是萬物的基礎，可是蕭柏哈爾於涅槃求解脫，尼采否定涅槃之道，追求克服悲觀主義的其他手段。

蕭柏哈爾對於尼采的影響，在通過尼采的創作全體而仍然不變的一點上，也表現着。這一點，表現在「悲劇的發生」裏所說的希臘悲劇和蘇格拉底的鬪爭上。蘇格拉底把德看做知，作爲最初的唯理論者而給與希臘文化的繁榮以可怖的打擊。這樣，論理殺死了在本能上所發現的最高的發現的生命，不合理的東西，支配合理的東西。

尼采從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六年寫作「不應時世的冥想」在本書裏已經有着在他的創作上那樣繁茂的思想的萌芽。當他檢討研究歷史的問題時這樣說：人類的歷史全體，祇有作爲天才的個人的歷史才能理解。歷史全體的任務，在於創造某天才。他在其他的著作裏，也這樣主張着：在人間祕藏着「實現英雄的存在」的潛在力。

一八七八年尼采發展「人類的過於人類的」本書是開始他創作的第二期的。在這裏似乎金阿尼斯開始讓步於蘇格拉底。尼采稱讚知識，在「黎明」裏給與知識以名而說：「人類自身就是犧牲，任何的犧牲，爲着它，也是最大不過的唯一的巨大的。」

然而這不過是個別的言說。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五年發表主要著作「茲拉特斯 特拉」這本書開始尼采創作的第三也就是最後的時期和其他許多思想家同樣，梅里格看第三期爲「精神黎明之夜，放射着它的影子，」這是犯了一個錯誤，是不正確的。真正的尼采，是第三期的尼采。我從第三期出發敘述尼采的學說，因爲在第三期裏，成爲通過人類的歷史全體而最徹底的反動思想家這人的哲學之本質，非常顯明地表現着。

對於尼采，蕭柏哈爾之外，其他許多思想家也有影響的。

提起強者和弱者，「高貴的人種」和「劣等人種」及創造支配「多餘」者的被選的高貴的人們之人類進步的方向這些問題，無疑是在達爾文的影響之下提出來的。和其他社會的達爾文主義者同樣，尼采從達爾文的學說，也引出完全不正當的結論。他

把達爾文作為動物界的進化法則而證明了的東西，搬到人類社會之上，而不注意後者發展的特殊性。他又歪曲所謂順應者生存的法則，而把強者來換替順應者。

尼采主張：強者應該支配弱者；這才是生命的法則。但是達爾文從沒有寫過這樣的東西。尼采的命題，是歪曲所謂順應者生存的大學者的學說的東西。

在尼采哲學中，就是關於道德論的部分，也沒有甚麼獨創。許多研究家，舉出希臘的蘇甫斯德·加里克羅斯為在道德領域裏的尼采的先驅者。馬克思·斯其爾納爾在一八四五年，即在「茲拉特斯特拉」發行前三十六年，公然發表自己的道德觀。「善是甚麼？惡是甚麼？我就是我自己，自我既非善，也非惡。善惡在我失掉一切意義。神就是神，人類就是人類。我的事，非神的，也非人類的，非真，也非善，非惡也非正義，又非自由，專為我的事。那非普遍者，那像自我一樣的唯一，在我沒有比我更上的東西。」在別的地方更這樣說：「所有，不應是萬人的權利，是個人的權利，更正確點說：所有的問題，不是權利的問題，而是力的問題。我領有我所欲的東西，我由力來保存於自己所保證的東西。」（一）

(一)馬克思·斯其爾納爾「唯一者和他的所有」引用自傑列哈諾夫全集第四卷一八四頁。

尼采主張「最善的東西屬於我而成爲我的東西」時候，離斯其爾納爾的主張並不遠的。然而尼采和明白地表現了小布爾喬亞的無政府主義的氣質的斯其爾納爾的哲學是不同的。他顯明的說：被選者是強者，因之對於一切最善的東西都有權利。社會之花，成爲王者。

在加拉爾的場合，也看到了後來爲尼采所發展的很多命題。人類的歷史全體，對於加拉爾和後來的尼采同樣，是英雄的行動的結果。加拉爾也倡說貴族的位階制度。他嘲笑民主主義，明白地反對民主主義。「未曾有過唯一的民族，基於民主主義而存在。」（加拉爾）在他的階級差別，歸之於自然的差別，是自然法的表現。

恩格斯論加拉爾這樣說：「他對現代的批判，密切地和可驚的非歷史的中世紀的讚美聯繫着。」這不是適宜於批判尼采嗎？

前面所說的，是在證明尼采的很多命題，在他以前就有人倡說過了。但是尼采祇

構成了一個公然的表現擗取者階級的氣氛和思想的意識形態體系，是毫無懷疑的。所以他的哲學爲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提供了這樣的難得的材料。

第二部

尼采主義與法西斯意識形態

一 尼采主義與法西主義的人種論

因爲法西主義是以搗亂普羅列達里亞的組織爲主要目的，所以它所構成的意識形態，必須是對抗在勤勞者階層中得到廣大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理論根本命題之一，就是全世界的勤勞者，對於世界帝國主義國際的團結的學說。

在一八四八年，宣言了「全世界的勞働者，團結起來吧」這種思想。那時以來，已經過去了八十多年，而這燃燒似的話語，在全世界的勤勞者間，像燎原之火一樣的擴大着。這種思想所教訓的，是不問皮膚顏色之全人種的平等存在，祇有經過勤勞者的團結才能實現。

看到這種思想的法西主義，當着製作自己的意識形態的時候，首先想攻破勤勞者的統一戰線。法西主義對抗勤勞者之國際的團結這種學說，播時民族不和的種子，提倡煽動極端的排外主義。

法西主義爲着科學的奠定這種見解的基礎，而訴之於人種論。法西主義就在這種見解上，也和在他的命題上同樣，沒有甚麼獨創的東西。法西主義之前，資本家爲着奠定它的殖民政策的基礎，也廣泛地利用人種論。然而人種論，在法西主義之間，再廣泛不過的。被利用。人種論成爲他們的全理論構造的起點，而爲民族的敵愾心的煽動政策及在勤勞者陣營內的離開策打下基礎。

法西主義企圖用人種論來奠定帝國主義政策的基礎。因爲公認他們是帝國主義政策的實行者。因凡爾賽條約在歐洲喪失很多地域及全部殖民地的德國、布爾喬亞，決沒有拋棄佔領新領土這種思想。在德國掌握政權的法西主義，把新領土的奪取政策揭在前面。誰都知道：德國的法西斯蒂，已經樹立了使烏克蘭從蘇聯分裂出來的怎樣的計劃。

德國的法西主義，伸展勢力到波羅的海沿岸，而想在那些地方，建築襲擊蘇聯的根據地。

德國法西主義的指導者，希特拉及盧森堡，在他們的著作中，全都公然敘述着同樣的計劃。德國的法西主義，點燃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爲着首先襲擊蘇聯，想結成資本主義國家集團。因之法西斯蒂希望構成隱蔽帝國主義者的真實企圖，及於僞喘勤勞者起作用的意識形態。

像日爾曼「人種」一樣的「高等人種」應該對「劣等人種」首先是斯拉夫人種發生戰爭。祇有這種戰爭，才能踏破難局。因爲「高等人種」是以「劣等人種」做肥料，爲支配他們而被請出來的。

然而，任何人種論，也無助於法西主義；任何軍國主義，任何恐怖行爲，也不能挽救命運所注定的階級。

下面想提示着法西「理論家」爲着說教人種的平等，怎樣地在利用着尼采主義。先翻閱叔本格拉的著作看吧。叔本格拉和尼采同樣，以人種非平等這種思想排在他自己的理論構造上的前面，而把各種各樣的人種的存在，看做這不平等的根源。「要

是不注意人是一定人種的生物，就不能理解最高人類的歷史。人種這東西，和我們把生命作為權力鬭爭，把歷史作為命運而理解的東西及我們名為政治的東西，是全然一致的。」（一）

（一）奧斯瓦爾特·叔本格拉「西洋的沒落」第二卷，一三三頁。

真實的歷史，不是文化的歷史，是人種的歷史和戰爭的歷史。人種在一定的地方生長着根，人種不是遊歷的。在一定的地方找不着人種，在任何地方也不會有。要理會人種是甚麼？並不靠科學的幫助。科學殺死了心臟所感到，眼與眼相傳遞的東西。叔本格拉寫着：「我的結論是，在一切的生命問題上，和時間及命運同樣，人種也是全然至上的東西。大家明顯的知道這點而後，要想由思索及沒有生命的分割來認識它的本體，是不能的。人種，時間及命運不可分地存在着。」（二）

（二）同上，一五五頁。

叔本格拉主張說：達爾文的學說，使人種的問題成為極安易，平凡，他機械的研究人

種的問題，因為他以地上的血及權力為問題，所以用順應及遺傳的學說來解決問題。不理解這偉大的血的統一，是不能理解人種的。

但是叔本格拉祇啓示了在戰後德國這樣普及了的那「福音」的發端。

在德國法西主義的元首，指導者安特爾夫·希特拉的言說中，非常顯著地表現出說教人類不平等的尼采的主意。

希特拉在他自己有名的「我的奮鬥」中，做模着尼采而說明尼采的精神。他以為生命的根本法則是這樣：「強者支配着，而且爲着不要犧牲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和弱者融和的。祇有生來的弱者，才看到這種法則而恐怖，因爲他是劣弱者。要是這種法則不能支配着，人類向最高生命發展的一切運動，就成爲不可能。」（一）要挽救最高文化，不寧把創造它的創造的人推擁出來，而且這些事情，使得地上的最優良的強者的勝利和必要和正義這最高法則結合着。」（二）

（一）希特拉「我的奮鬥」第二版，第一卷，三〇一頁。

(二)同上三〇五頁。

希特拉說：「強者的勝利，是自然的法則，可憐無力的人們，就是做了勝利者，他們也不能變動這種法則的。自然憂慮強者的勝利，因為弱者在困難的生存條件之下，為不平等鬪爭而死亡。」

所謂強者，弱者，究竟是甚麼樣的人呢？這種人的區別，又由甚麼來規定呢？希特拉完全在人種論的精神上解答着。強者，優者，是高等人種的代表者，所以他們貴重地保存自己人種的純粹性。「今日在世上值得驚嘆的東西——科學與藝術，技術與發明，不過是二三民族，甚至是一種人種的創造的所產。全文化的現狀，同樣的也懸在這入種的雙肩上。這入種死滅的時候，這世上所有的美，都葬到墳墓裏去。」(一)

(一)同上三〇一頁。

人類的全部歷史，在創造着這高等人種。對自然的最大犯罪，是混血。強者不能和弱者混血，因為這會招至最可悲的結果。

過去的最大文化之所以衰亡，是因為混血摧毀了人種的創造的能才。「自然不希望強者和弱者的結合，同時反對高等人種和劣等人種的融合，因為要是那樣的場合，他們從來的，繼續到數萬年的一切事業，會一舉而崩毀。」（一）

（一）同上。

強者祇希望和強者結合。高等人種，自己擁護自己吧！自然界的萬物，像強者勝利一樣的生長着。弱者在日常的麵麩鬪爭中死亡，祇有健康者，在追逐牠的壯的鬪爭中才能勝利。

希特拉在這裏，所引用的論據，是非常有趣味的。「動物，各和各自己的同屬結合着。鼠和鼠，鳥和鳥，蝙蝠和蝙蝠，野鼠和野鼠，牡狼追求牡狼。」——這種結合，適合着欲求生命的最高純粹性之自然的法則。往往無論在甚麼地方——希特拉深思而後說：——「狼最後還是狼，鵝鳥是鵝鳥，虎是虎。在自然界的任何地方，都不會有和鵝鳥相好的狼，及好意對鼠的貓的。」（二）

(一)同上三〇〇——三〇一頁。

所謂人類是天性不平等的這種學說，在法西主義的意識形態構造上，是最重要的命題。國粹社會主義ABC的作者德克特爾·羅斯得說：沒有主張人類平等那樣的傻東西，他相信否定從老遠的古昔就存在人類社會上的三種不平等——男女的不平等，民族的不平等及人種的不平等——的人，是個狂人。知道男和女不同等及在男女間沒有相同的義務嗎？法國人、意大利人、波蘭人相互同等嗎？他們不是和德國人有着根本不同的人生觀嗎？義格羅和印度人，不是和我們是全然不同的人嗎？「人是人的主張，是在這世上頂有傻氣的。」(一)

(一)羅斯得「國粹社會主義ABC」第四版，七八頁。

我們在日本法西主義的代表者裏，也可以發現用和這相同的論據所倡導的人類不平等的思想。荒木貞夫主張說：佛教徒所謂「在自然界沒有差別」這種思想，是全然謬誤的。「人類的差別，由人種的所屬關係及民族性來規定。」(二)「我們日本人有它

本身的性質和目的，支那人有他們本身的性質，在其他國家裏也存在着同樣的差別。在各國的民族，都覺悟自己的特質，真實地確立本身的目的時，世上才開始成爲淨土。」(三)今日，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原野上建立着「樂園」，日本帝國主義用民族差別的思想灌入到無知的中國人的腦袋裏去。

(一)荒木說：「獵犬和彪犬沒有差別嗎？」羅斯福亦以在犬有着不同的血統來證明人類的差別。這樣，這犬的論法，「爲着法西斯主義獲得了『世界的意義』」。

(二)荒木貞夫：「昭和時代的日本使命」。

「國粹社會主義有着自己的世界觀」的要旨，是在下面這點上：「在國粹社會主義，靈魂不以靈魂平等，人不和人平等」在它——國粹社會主義——的前面，任何「權利自體」也不存在。它的目標，是強的德國人。「法律，社會生活，政治，經濟，及一切的一切，都必須和這目的合致。」不平等，是爲着達到最高目的應守的根本原理。「祇有知道人類的平等及不同的價值這件事實，使創造奴隸國德國的政治的自由，成爲可能。」(一)

(一)亞·盧森堡「人和他的事業」八四頁。

盧森堡在他的主要著作「二十世紀的神話」中，闡明的說：「構成未來的歷史和使命的，不是階級與階級的鬭爭，也不是獨裁（*Despotie*）與教會獨裁的鬥爭，是血與血的人種與人種的，民族與民族的鬥爭，……不問知道這點或不知道，血的法則，祇有在規定人類的理念及事業的地方，才能創造價值。」（二）領會這件事吧！

(一)同上，二一頁，二八頁。

靈魂從內部現示着被研究的人種，我們知道喚醒了的人種的靈魂，是優於人種的最高價值的。人種的全史，要作為人種的歷史來理解。

盧森堡說：今日在我們文化領域裏所有的東西，都依靠着最高等人種——亞里安人種的創造。他又叫喊說：「亞里安印度把形而上學贈給世界，可是那奧妙到現在還未被理解。亞里安·柏爾西創造着無比類的宗教的神話，埃爾拉德製作美的大理想，羅馬提示了新國家的模範，日爾曼·歐羅巴把全人類的大理想的學理，人格價值的最高指

標及自由與名譽贈給世界，而且這一切想撲滅着說教人類平等的人們，猶太人和義格羅及混血兒，都成爲歐洲國家的同等市民的時候，是最可怕而危險的。」

人類平等論的歸結，是在歐洲爲着不治的病人及狂人建築豪華的房屋，及不爲着強者優者的利益撲滅犯罪者，反而憐憫他們。

格特爾教授，是在德國法西斯蒂之間，人種論的最大「理論家」。他的理論，爲法西斯蒂們所公認。研究人種問題的國粹社會主義者的出版物，全都把他的著作當作最高權威的利用着。

國粹社會主義文庫出版所刊行（發行者歌·甫德爾）的德克特爾·爾德爾甫的「國粹社會主義與人種」從頭到尾踏襲格德爾的教說；到處引用格德爾的文句，而把他看做法西主義之最重要的人種問題的權威者。

格德爾把人種如下的規定着：「所謂人種，是通過身體精神上之特殊的固有的統一，而和其他人間集團不同的，把這特性傳給子孫的人間集團。」（一）這是人種論者之

典型的人種定義。他無視民族之社會的經濟的生存條件，從生理的特性出發，而把這特性看做永遠的東西，不變化的世世相遺傳的東西。

（一）爾德爾甫「國粹社會主義與人種」一三頁。

照格德爾的意見：高等人種——人類的精華，是他所謂的「北洋」人種，即「日爾曼」人種。格德爾所以選擇「北洋」人種，由於他本身是德國帝國主義的學者。這單純的理由，其他入種學者，法國人的利波吉從同樣的理由誇張「拉丁」人種為人類的精華。普通，白人系的人種學者，說亞里安人是高等人種，又法西理論家及希特拉本人，也力說亞里安人是高等人種。但是格德爾的所謂「北洋」人種，是指「亞里安人」中最進步（他的意見）的部分。照格德爾說：人的一切優良性質在「北洋」人種都有的，「北洋」人種的體格，「發育得非常均整，薔薇色的皮膚，鳩的眼睛。」爾德爾甫引述格德爾的意見，引用重覆格德爾的學說的甫里茲教授的意見：「明朗的頭髮和明亮的皮膚，長頭，細長的臉，尖細的鼻，高額，不甚寬的薄唇，長而均整的腰身。」（一）法西理論家們說：把

位的意義附在這樣的肉體的性質上，因之一看就能分出是北國系的人。

(一)同上。

而且「北洋」人種，不僅富於優良的肉體的性質，就在精神的方面，也富於「判斷的敏速，誠實，實行力。」

爾德爾甫引用格德爾這樣寫着：「德國將校的指揮能力，是基於責任感和職務，義務的東西。」那「是北洋人種的意識。北洋人喜歡冒險。北洋人全都希望着肉體訓練及軍務。」(二)這樣，北洋人種，即日爾曼人種是勇敢而富於指導能力的；從真正面踏破生命的危險，但最重大的，是希望服務於軍事工作，實在沒有憂慮，也沒有會釋。法西主義，是金融資本的獨裁，希望帝國主義的侵略，致意於「輕蔑冒險」的人們的教育。但是格德爾所說的，不止於這裏，他把優良的性質授給「北洋」人種，注意到各種各樣的標識。「北洋」人種比任何人種更把身體的清潔認為重要，發明香皂的也是他們。男女間的差別，在「北洋」人種之間是最甚的。在那裏住着的男子，具備着強健誠實的特性，女子是

最女性的「北洋」人種還具有最高的道德心，他們很少犯罪，從心底珍重私有財產，「北洋」人種住得很多的北部德國比南部德國，更少犯罪。

前面說過：人種論者都以爲文化祇是高等人種的創造，爾德爾甫當然也認爲「日爾曼」人種具有豐富的創造力，然而對「北洋」人種的稱揚，在法西理論家們之間是全都一致的，照他們自己的意見：「日爾曼」人種，不管的，確是優秀的，但一看他們所說的普通的歷史的事實，那對於法西主義愈優秀的理論家，則他們的無知和歪曲癡愈利害，不得不驚異，如下的大言狂語，就是其中的一例：「北洋」人種，我日爾曼祖先的人種，是在新舊歐洲及那近隣之創造的文化的唯一擔當者，古代印度的文化，古代希臘的無比類的藝術，古代柏爾西的美和雄大，及羅馬世界帝國的發端，它的基礎，的確是由北方的民族所奠定的，在歐洲之北和東，基督教的普及，北意大利的文藝復興，西班牙的世界國家，南北亞美利加及奧大利亞的發現，這一切都是北方的民族所達成的，即是由於北方的支配人種，禁慾人種，及希望鬥爭，富於犧牲心，輕視死的意志，強固的男性的人種所

完果的。以上的一切德性，即犧牲的精神，輕視死，禁慾及自覺，使北方民族把充溢着創造力的文化推廣到從屬民族，而給與它建設繁榮的國家的權力。」（一）

（一）同上三三頁。

格德爾的觀察：除了「北洋」人種之外，地球上其他的一切人種，實在都是卑劣的人種。假如承受日爾曼的血的人們，具有人種一切可以誇耀的好性質，那末，其他人種一點也沒具有這樣的特性的。

自然，格德爾並沒有證明自己所提唱的命題。因為在北部德國很多北洋人種，所以在那裏犯罪是比南部要少的這點，並不能作證明的證據。在他最重要的事情，是讚揚本國人種的人們，及順利地推行這排外主義的任務。總之，照格德爾說：日爾曼人種之外的任何人種，都是劣等人種。

他對於「西部」人種的觀察，也是這樣。「這人種，肉體的也好，精神的也好，都是柔弱的，不聰明的，輕薄的，劣等的。鬥爭心，沉着，忍耐，並不是他們的天性。」（二）所謂「東部

「人種，也被賦與同樣的不能感謝的天性。」東部人種，是凡俗人，沒有對大思想及獻身的衝動與能力。總之，他們是不能列到爲着偉大的目的而奮鬥，而不惜流血的高等的人。間集團之中的，他們不愛冒險，隨事情而變化；他們可以做無政府主義者，也可以做共和主義者，可以做保守主義者，也可以做自由主義者。」（二）

（一）同上二七頁。

（二）同上三九頁。

但是所必要的，不僅是「北洋」人種，還必要實行北洋人種的創造的事業的人。劣等人種，雖然沒有創造的鬥爭的能力，可是，他們也傾力在保證高等人種的福利的穩建的事業上。

但是不要忘記，在劣等人種的心的深處，往往祕藏着大的危險。所以格德爾也警戒着這點。尤其成爲不安的種子的，是所謂東部巴爾捷克人種，這人種的風采，沒有惹人注意的地方。「廣而短的頸，短手和短手指，太蝦蟆足，特別顯目的是笨重的大頸，鼻子難看，

臉孔卑污，頭髮雖是金色，然無光澤。」

而且他們的精神的資質，是更惡劣的。「東部巴爾捷克人種，在精神方面，是鈍感的，氣質的人種雖是勞働的人，和平過活，從順國家，但需要強力的指揮，因為在乍看起來的平穩之中，包藏着富於感受性的不平不滿的心，而沒有壓制刺戟的力量。這些性質隨着傾向過激的性濺，容易使東部巴爾捷克人種成爲參加像布爾什維克一樣的運動的人種。」（一）

（一）同上三九頁。

布爾什維克的成功祕訣就在這裏，東部巴爾捷克人的人種的特徵，特別使他們易於感受布爾什維克的，所以頂重要的，是在於他們和「北洋」人種的人們相反，而缺乏尊敬私有財產的念頭。

「東部巴爾捷克人，易於傾向共產主義，這一看在住着這人種的地方，很多對財產犯罪的事情就知道的，在東部德國也是的，因為在那裏，東部巴爾捷克人種特別擴張着，

所以盜賊也很多的，守住別人的財產這些事情，和布爾什維克的共產主義，是不相容的。」（一）

（二）同上二四頁。

所以他公然承認，在德國說到東部巴爾捷克人種的時候，就是指斯拉夫人。

共產主義認為是東部巴爾捷克人的人種的特性；法西主義看做是「北洋」人種的特性。

因為共產主義，是從斯拉夫人的人種的特質所發生的，所以它祇有在俄國才有可能和這相反，德國人，北洋系的人，不適用於想像為劣等人種所缺乏珍重私有財產一樣。「高尙」性質而發生的共產主義等等，這樣共產主義的階級的本質，因為被執着守住資本家的利益，淫賣科學及欺騙大眾的謬誤理論的人們所蒙蔽。

法西的人種論者們的猶太人論，更是有趣的。格德爾宣言猶太人不是特別的人種，而是一個民族。格德爾在評價「北洋」人種的時候，就搜集在人間之中一切善的東西，

猶太人的時候就搜集爲人間所否定的東西。格德爾收集猶太人迫害者們所給與猶太人的非難。照他的意見說：亞里安人創造人類的一切善的東西，而猶太人破壞它。希特拉在他的「我的奮鬥」中，對於這個問題，費了很多的注意。猶太人的罪惡——這是他對於目前很多緊急問題的解答。共產主義，普羅列特里亞的獨裁及馬克思主義的普及——這一切，希特拉說明是猶太人活動的結果。反動政府曾經使用過的舊武器——迫害猶太人——爲着從前進的方向轉移大衆的注意，被希特拉及其同志無情的利用着。

爾格爾甫因爲在各民族之間——德國也包含在裏面——看到了體格及頭髮及頭的構造等等都不相同的人們，所以爲着說明民族的統一及民族與一定人種的聯合而這樣說：純粹人種是稀少的，可是拿一百個德國人和一百個人西班牙人比較的時候，雖有各種各樣的例外，但大體上，也是德國人多數都具有「北洋」人種的特質。人種論的代表者們，都指摘着在歷史的過程中激起了厲害的人種混血，而要求爲着保存發達高等人種，應採取斷乎的方策。這點，他們在期待着法西國家，祇有法西國家，才能夠爲着

保存全人類的精華而採用斷乎的方策。

所以，法西們，一面唱說人種論，一面暴露自己的正體。不管他們以權力國家的思想作爲假面，然而他們本身從人種論所得出的結論，現示出他們是「高等」致富階級的厲害的代表者，擁護者。這點，在他們想說明階級的存在及起源的節目裏，是更一目了然的。

格德爾公然寫着：「研究學校兒童，研究財主和窮光蛋的兒女，指出窮光蛋的兒女的頭是短的。」他進一步說：「把身長拿來研究一看，就知道高等身分的人們，身長要比其他的人們高的。」又職業的調查人們的不同這樣寫着：「具有「北洋」人種的特質的人們，平均在下士官之間，要比在市民之間多些，而在佐官之間，又要比在下士官之間多些，在大學教授之間又要比在將校之間多些。」

下面的他的話，是毫無理由的。他說：「在人種方面，調查極度混血的各國人口的現狀一看，就知道北洋系的人們，平均在高級身分的人們之間比在低級身分的人們之間

更多的。」(一)

(二) 格德爾「德國民族的人種學」第十三版一八三——一八六頁。

德國的貴族及政治家及飛行家，是富於光銳的眼光和明亮的頭髮之北洋人的特徵的人們。

在這個問題上，法西意識形態和尼采主義的結合，不僅把人類區別為強者和弱者，並且把人類之間的差別，結局歸結於人種的不平等，而且法西「理論家」們是更「前進」的，他們極力想證明祇有尼采，是稱揚日爾曼人種，即格德爾所謂的「北洋」人種的，是於他們發現了鼓起了應該指導人種的力的哲學者。

哈姆列爾在他的著作「哲學者兼政治家的尼采」之中，從同樣的主張出發，他想證明的，是尼采在精神上是德國人，他的一切創作，都貫通着日爾曼人種的優越感。要說明哈姆列爾所指的，是尼采的創作的那一方面祇要拿他自己所說的「在尼采的靈魂中，宿着真正的德國人」這句話就可以了。

哈姆列爾說到尼采哲學的根本特徵，是英雄主義的稱揚的時候，他把這名之爲德國人的典型特徵。(一)

(一)哈姆列爾「哲學者兼政治家的尼采」一七頁。

照尼采說：生命的最高發現，是所謂鬥爭，那表現着古代日爾曼精神的本質。

尼采所以回到古代希臘人的生活，而在那裏面追求我們的生活的模範和理想，是因爲他詳細知道古代希臘精神和日爾曼精神成爲同族的。

但是爲甚麼尼采時時對法國人表示同感，提示着法國人爲別國人的模範，在很多場合，苛刻地指摘德國人呢？爲甚麼許多的法國評論家及哲學史家把尼采看做本國的哲學者？

在這裏哈姆列爾碰到一個難關，可是他含混的說：尼采同感及稱讚法國人的話語，不過單單是假面。有的地方，哈姆列爾這樣說：「尼采所以傾向浪漫主義的，不過是使過於安逸的德國人覺醒起來的反語及假面。」尼采所以是奇怪的法國崇拜者，因爲他教

辦了我們，拉丁文化，是落在時代的後面的。

哈姆列爾又敷衍的說：尼采的日爾曼主義，就從他對拉丁人種同情來說，也絲毫未被削弱。

尼采對法國人的好意的態度，不過是假面這種哈姆列爾的意見，爲國粹社會主義者公認機關報所確認在拉格的論文「日爾曼人尼采」（「國粹社會主義月報」第七冊所載）裏，也看見同樣的說明，而且拉格根據哈姆列爾這樣說：尼采用德文寫作「茲拉特斯特拉」又和「浮士德」是德文一樣，他的關於生命的最高本質的「聖的冥想」也是德文的。

然而這並沒有解決問題，尼采幾次惡毒地痛罵德國人，不是周知的事實嗎？哈姆列爾如下的掩飾說：例如，在尼采時代的國家，是日爾曼的國家，不是德國人的；而且後者是指受到基督教的羅馬的影響，而在德國的土地上成長的東西，尼采所以反對和他同時代的德國，是因爲要求甦生老遠的古代日爾曼精神，德國的領域和日爾曼的領域，不

一致的。」又，日爾曼民族，存在是存在的，但日爾曼精神，在德國民族達到最高點的地方，更強烈地被表現第十九紀，俾斯曼和尼采的存在之一致，成爲這樣的契機。

哈姆列爾說到使武人型和官吏對置，是尼采的功績而這樣說：尼采由此發掘了德國史的深所擾者的想駕凌別人的衝動，是德國精神。哈姆列爾說：尼采和基督教戰鬥，而採取古代日爾曼的邪教的立場，祇有古代日爾曼的邪教，才表現着日爾曼民族之所有的精神力。羅馬民族在反對基督教的時候，他們反逆了他們人種的精神，可是當德國人站起來的時候，他們就振興自己人種的真精神。

哈姆列爾把尼采的理想，是古代日爾曼人所傳說的英雄季格甫里達的這件事，引出來。「關於季格甫里達的思想，是尼采的中心思想。」祇有季格甫里達才集中人間所有的善的性質，實行力，剛毅，勇敢及鬥爭心等等。這些性質，成爲日爾曼人種的天性。

哈姆列爾雖然沒有否定遺漏了尼采反對民族主義的意見，但是他把這說明說：尼采在這個問題上置念的，不是一切民族主義，不過是揭揚自由主義及民主主義的旗的。

民族主義哈姆列爾在該書的第二部裏，雖然檢討着作爲政治家的尼采，但在那裏面的一貫的思想，是尼采爲着日爾曼精神活動，要放棄反乎這種精神的一切東西的思想。純粹的德國人，是否定生存在尼采時代的德國人。那時的德國人，爲着民主主義，使真正的健全的民族精神滅亡了。俾斯曼雖然強行德國的政治，可是這不是日爾曼的政治，而且俾斯曼沒有想到使日爾曼的傳統和民族的最高德性之花怒開着。從尼采聽到了反對所謂「日爾曼，日爾曼優於一切的東西」這口號的話語，是不應否定的。但是這並不是真正的健全的國家的口號，而是在小名利之上和民族妥協，和他們約定權利，和他們改正關於重大問題的意見的人們的口號。

這樣的東西，不會是真正日爾曼人的政治的道理。法國革命，決不能爲日爾曼人的模範，哈姆列爾寫着：「在當時支配着的民族運動上，在普通選舉權的普及上，尼采看到了戰爭恐怖的影響。」在尼采，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和平主義，是成爲不可分的一體的。要之他在民族運動中而看到的東西，是在法國革命的學理上，有着它的根源的自由

主義的底樂觀的世界觀的基礎。

應該如下的理解尼采，即尼采所敘述的人類的事情，應該作為他的關於日爾曼的意見而理解。

哈姆列爾把在尼采的著作中所看見的反對德國人的地方詳細說明着，而各個下着適當的解釋。他詳細地檢討着所謂「善良的歐洲人」這問題。尼采敘述歐洲人的時候，他祇想作成德國人的反綱領。尼采所以時時指着歐洲人，因為他想要在歐洲創造帶着發揮權力，施行大政治的使命的新的身分。於是哈姆列爾不抗議「歐洲人」反之，說明祇有這種歐洲人，才是尼采所繫念的人們。

尼采哲學的一切要素在哈姆列爾的場合上，出現着顯明的姿態。「尼采的形而上學——那是希臘——日爾曼的形而上學。」(三)

(二)同上六七頁。

在年青的尼采的腦裏，飄蕩着漠然而充溢着力的，所謂比從來的生活更高級而豐

富的雄大的德國人的新生活樣式這種思想，尼采以救濟德國精神爲念，而從藝術談到日爾曼的教育的時候，就想起了德國的將來。(一)

(一)同上二二頁。

人間的最高天性，照尼采說就是意志。「意志在北部（卽在日爾曼的人間）是最強固的。」(二)日爾曼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具有勇氣之德。「存在着意志，勇氣，果斷的地方，有着對未來的希望。」(三)

(二)同上二六〇頁。

於是哈姆列爾引用尼采的話語：可以命令者，找到了服從的人們，看拿破倫及俾斯曼之例吧！德國人還沒有使盡它的生命力，在他們之中還沒有激起大的力量，喚醒這力量的責任，祇懸在國粹社會主義的雙肩上。

德國民族之偉大的預言者尼采，指示了德國應進的唯一道路。德國人有理解過去的業績及明白自己的歷史的使命的義務。「沒有北部德國的歐洲是怎樣呢？沒有日爾

曼的歐洲又是怎樣呢？哈姆列爾且問且答說：是羅馬的殖民地。」（一）祇有日爾曼，可以救歐洲，祇有日爾曼可以做歐洲的指導者。但是爲使日爾曼成爲這樣，不能忘記「日爾曼祇有在統率偉大的東西的時候，在世界史上才有意義。」「要是日爾曼參加到西洋的文化裏，那他會從屬於羅馬，要是拋棄那日爾曼的靈魂，那會屈服於東之國的。」哈姆列爾用下面的語句結束那著作說：要是日爾曼真想做歐洲的征服者，指導者，那德國民族，必須遵奉尼采的精神。

這樣法西意識形態爲着點燃排外主義及民族的反感，而利用了尼采學說。尼采的個別的言說，雖然被歪曲，尼采本身雖然不是那樣的狹隘民族主義者，可是他在法西主義，也是「沒有錯誤的。」因爲爲着奠定法西的鐵血事業的基礎，尼采的學說現實地可以利用。

但是法西們祇以所謂高等人種和劣等人種這種理論上的斷片是不夠的。因爲有着他們的政權的地方，爲着實現「擁護高等人種」敢於不辭採用任何野蠻方策。在收

攬小布爾喬亞的人心爲目標的綱領中，詳細地指示出獲得政權的實狀。可特甫里·甫德爾如下的敘述着國粹社會主義者的綱領：「得爲公民者，祇是在他的血管裏，流着德國人的血的人們。任何猶太人，也不得爲公民……不得爲公民者，在德國作爲來賓生活，必須服從一種特別法……我們要求國家注意到國家裏的公民的欲求。要是不能保育所有公民的時候，就需要驅逐其他民族的人們。今後禁止非德國人入國。不是德國人，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以後住在德國的人，都要從德國驅逐出去。」（一）

（一）歐·甫德爾「安特爾夫·希特拉想要甚麼？」三——四頁。

取得政權的德國法西斯蒂，給我們看到了在他們國內「來賓」的生活是怎樣的快樂（？）異人種的人們首先是猶太人，都從一切機關中及企業裏驅逐出來。開始對猶太人，系統的迫害着。各種報紙每天都報導着各大學校都驅逐「非亞里安人」的教授的消息。猶太人及「北洋人」以外的一切人種，被限制入大學。任何反動政府，也沒有像現在我們在法西獨裁的國度裏所看到一樣的，這樣實行過迫害少數民族的。

法西斯蒂爲着拉攏特別惱於恐慌的知識階級大衆，迫害着數千的猶太人律師，醫生，技師等等；奪取他們的職業，而給富於「亞里安人」的民族精神的知識階級，德國的法西斯蒂，盡全力和普羅列達里亞的國際主義鬪爭，想用擁護民族利害這種思想來隱蔽因恐慌所激化的矛盾。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開的藥劑師及醫生的法西大會裏，把保存「北洋」人種的純潔這個問題，作爲最重要的問題，因之提議了對於「劣等」人種強制的殺菌。列茲教授，在他的論文中，用畏敬之念敘述指導者的立場，而後到達了和這相同的結論。在這裏，有着布爾喬亞文明之最後的啓示，在這裏，有着吻合人種論的科學的價值的實際政策。

二 尼采主義與法西國家「理論」

地主階級及在德國布爾喬亞中之最反動的代表者尼采，說教所謂犧牲多數凡俗者而保證被選者過幸福安樂的生活，這種社會生活的組織，尼采在封建的組織中，發現這種社會的理想，嚴格地區別身分的封建的組織，促進了從衆俗隔離開來的高級貴族的存在。在這貴族之中，又傑出着把勇敢果斷地實現自己的目的的力量和權勢集於一身的個人。

多數者，衆俗，沒有要求參加立法及社會行政的任何權利。法及權利，是最有力的，最有天賦才能的至上者的意志。

在十八世紀，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和所謂產業資本主義的利害完全一致，而起來反對身分制度，他們嚴格地批判握着特權的一族徒黨的存在，資本主義不打破中世的障害，不廢止封建的特權及農奴的制度，是不能發達的。沿着上昇的道路邁進的資本主

義，需要無限制地可以利用而掙取「被解放了的」赤貧的勞働力販賣者的社會組織，所以布爾喬亞的學者們，用真實的哲學論，用評論雜誌，用富於機智的小冊子及藝術作品，多多少少地尖銳批判着封建的身分制度，布爾喬亞反對中世的支配者之未組織的權力，在民主主義及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的民主主義的旗幟下面進着。

今日時世變了，布爾喬亞成爲老衰階級，它的唯一目的是反乎使他們向老衰走去的歷史的進行，而希望維持着權力。布爾喬亞今日不用對抗封建制度，正相反的，他們本身用盡一切手段，在想阻止普羅列達里亞及零落農民的躍進。

今日世界是在恐慌的旋渦中，資本家已經不能再使用布爾喬亞民主主義曾經使用過的，看來美滿的自由。

馬克思曾經說過：布爾喬亞民主主義有着「三年或者六年一次，決定支配階級的何議員，在議會代表而且壓迫國民的」可能性。但是自從世界恐慌發生以來，世界資本主義分裂爲二個的今日，就是這樣的民主主義，在布爾喬亞也是危險的，他們要求着

怎麼也要使不滿的民衆屈服的有力的指導者。今日的布爾喬亞所追求的制度，不能不是強化支配和從屬的關係及社會的不平等的存在的東西。所以在今日，他們甦生曾經否定了的東西，而確立人與人的不動的關係，想由「自己的」鎖來教化社會的不平等。國家問題，對於布爾喬亞意識形態，是一個中心問題。所以布爾喬亞理論家們，對於尼采的國家學說，費了特別的注意。

「爲着理解尼采的一切具體的要求和目的之鍵，是他的國家觀。」哈姆列爾說明而且主張說：尼采在這個問題上，決不動搖，經過他的全創作活動，從未變更自己的立場。於是哈姆列爾爲着追擊對這個提議的反對論，運用已經敘述過的區別，卽他說：「尼采關於國家的根本命題，是日爾曼，不是德國。」（一）

（一）哈姆列爾「哲學者兼政治家的尼采」八八頁。

所謂的尼采本身所推出來的國家的理想和近代的尼采怎樣思考德國的意思，就是必須把這區別出來。尼采所以用他獨特的熱情，攻擊在他的時代存在着的國家，因爲

那國家，遵奉民主主義，因為那是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使人類奴隸化，平等化，使他們懦弱安逸。哈姆列爾繼續說：尼采所見到的近代國家，是基督教的羅馬制度的遺物。「因為今日所有的國家，是東洋的繼承，是羅馬人從東洋把它借來的。」（一）這官僚的中央集權組織，使最可尊貴的，即人類的鬥爭心滅亡了。為甚麼尼采反對俾斯曼呢？哈姆列爾說明：因為俾斯曼是民族的基督教的國家的組織者。「尼采不斷把一個敵人放在眼中，那即是民族的基督教的國家。當時俾斯曼是這國家的建設者，指導者。」（二）俾斯曼想從獨自的立場努力指導國家，他所選擇的道路，招至了所謂布爾喬亞是社會的王者的結果。自由主義完全開始支配了。所以俾斯曼應該擔負此後所到來的東西的責任。俾斯曼本身，不是基督教的信徒。他雖沒有被基督教的觀念所魅惑，但他使德國向着「基督教的國家」前進。

（一）同上九二頁。

（二）同上二八〇頁。

哈姆列爾結論說：德國在惡劣的基督教及平等博愛的理想的精神上，實行自由主義的政策，因之使一切日爾曼所有的健全的精神及可尊貴的東西都衰亡了。

這種自由主義基督教的國家的最大罪惡，在甚麼地方呢？哈姆列爾祖述尼采說：那沒有給天才以飛躍的機會，尼采的國家組織的理想，斷乎不是這樣的東西。首先要明白的就是尼采並不否定一切的國家，同時也不能把他算做無政府主義者之一。

哈姆列爾自問自說：夢想優者來支配的哲學者，怎麼可以做國家的教師呢？（一）尼采的理想，是希臘、希臘的諸小國裏雖然發生了內亂血戰，可是這戰爭鍛鍊了質實剛健的人士。由於希臘的實例，我們必須學習國家應該是怎樣的東西。國家不能是自己目的，哈姆列爾向我們保證着：尼采對於自己目的，是經常地反對的。希臘所以是我們的模範，因為它的主要目的，在高貴的個人的創造。因為當時社會的全生活，實在是為着這種個人而存在的。「國家不過是達到目的的手段，祇有天才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切真正發達的目的，是一切人類衝動的目的。其他一切東西——包括國家在內——都是這最後的

目的的補助機關，是它的準備。文化祇有在順從天才的創造及支配的地方，才能成立。」

(11)

(1)同上二二〇頁。

(2)同上二二五——二二六頁。

未來屬於被選者。國家必須知道那直接的最大善，在創造被選的人們。所以哈姆列爾在這意義上，解釋着尼采關於未來的德國的話語說：「作爲英雄的出現的，作爲支配者的組織的，作爲一切偉大的東西向前推進的衝動的權力——不僅是物質的或經濟的權力——作爲奪取鬥爭的手段及表現的國家——這是德國式的國家觀。尼采論國家的時候，這國家觀就生長在他的腦裏。沒有爲着最高實體的鬥爭的地方，沒有國家的……國家祇存在於創立着高遠的目的之大指導者所住的地方。」(1)

(1)同上二八一頁。

尼采以爲最悲的東西是甚麼？哈姆列爾自問自答說：是所謂產業文化毀滅了身分

這件事。他在他的著作的結論裏，這樣寫着：尼采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把他當作無政府主義者這種錯誤的見解，是從尼采對國家的態度之錯誤的解釋發生的，是從所謂尼采的個人主義這種傳說產生的。尼采說明從個人走到集團雖然是最苦心的，然而這並不是必要的，這樣，究竟是指甚麼集團呢？他解答說：「不是各個人，是血統，人種，民族，他們之間的對立及距離的悲哀，這在尼采，是一切歷史的存在的出發點。」（一）

（一）同上二七九頁。

叔本格拉是在現在的德國，公然喊出擁護大戰後封建的諸關係的哲學者。他說：「就是作爲人種，但人也是自然的創造物，但是人，有着超越自然力，而成爲創造主的一瞬間，那是在人類作爲身分相互分離的時候。」（一）

（一）叔本格拉「西洋的沒落」第二卷四〇九頁。

身分是繼續自然的事業的東西，自然的事業，照叔本格拉說：是在創造被選者，「從六千年的遠昔到最高文化爲止，高貴的一般歷史所以出現，因爲那文化在身分之中有

「崇高的創造力。」(一)而且照叔本格拉說：階級這東西和文化有着密接不離的關係。「階級和文化，是相互不可分離的概念，兩者同時產生，同時死滅。」(二)

(一)同上四〇八頁。

(二)同上四〇九頁。

叔本格拉以為族籍制度，是衰亡的結果。文化是社會繁榮的指標器，文明已經是衰亡的前兆。身分和族籍，正如初期的文化和後期的文明一樣的不同。「所謂身分，是在一切東西之中最有活力的東西，用完全之形的文化不斷的發展着；可是族籍已經結束了它的時代，無條件地是過去的東西。」(一)

(一)同上四一四頁。

貴族和僧侶，是創造而促進文化的發達的兩大身分。貴族是「時代的活指標」，它「在行動的世界生長」，僧侶在真理的世界生長。這兩種身分，和其他的東西有着密接不離的關係，而且祇有經過這種關係才有可能。叔本格拉一說到身分，就原形的體現

出一切人種論者的精神身分和所謂職業及職員及官僚全然沒有甚麼關係它是肉體血的象徵，作爲獨特的功業及規律而發揚了的。

然而在這太古以來的兩種身分的根柢，橫着一個理念，那是位階等級的理念，而保存着自己意識及最嚴格的自己規律。

「高貴者的歷史，往往是華族社會的存立手段。」叔本格拉這種主張，和尼采是完全一致的。在這裏，叔本格拉比尼采要稍微退却的。叔本格拉把僧侶排列到高貴的身分，可是照尼采說：僧侶這東西，是煩惱而柔弱的人們的代表者。尤其尼采怎麼也不能承認的，是所謂貴族是高級農民的這叔本格拉的主張。叔本格拉說：還在十三世紀，歐洲就普及着如下的諺語，即「早晨從事農業者，在早飯後加入武術競技。」叔本格拉說：從石器時代起到文化的最高瞬間爲止，在各農家的家庭裏，在世世的農家裏，新的重覆着全部世界史。

地變則品變。在尼采的時代，沒有迎合民衆的必要。在叔本格拉的時代，「高貴的身

分，「迫切需要着保持而擴大自己的社會基礎，而於擄取農頻送秋波。所以他們在自己的意識形態之中，提倡騎士階級和農民階級的聯合。然而叔本格拉，對於普羅列達里亞就緘默着。」普羅列達里亞決不能爲十足的貴族，貴族決不能爲十足的普羅列達里亞。」

(一)同上四二一頁。

法西理論家，都沒有像叔本格拉一樣，坦白地敘述自己的思想。他們對大衆說：我們的行動和全階級的利害是一致的。雖是那樣的，但我們在他們之間所看到的，仍然是所謂需要創造新貴族。

在前面引用過的論文中——把尼采捧爲預言者的論文中，在於舉出尼采的功績，而說他是反對民主主義的傾向，是帶着貴族的性質之豐美的新社會的贊同者。德克特爾·格羅斯寫着：「貴族主義的精神的氣息貫通着尼采的全部創造。」這作者論尼采而說：他所謂的新貴族，雖然不是指着「Don」的一部分，但是「在尼采，所謂新的貴族，

祇是一個血族貴族，他所謂的貴族，結局由人種來規定，而且照尼采說：貴族主義世界和民主主義世界的鬥爭，是人種鬥爭。」（一）

（一）前所引用德克特爾·格羅斯的論文三〇頁。

希特拉始祖說：假如我們到最後為止還想貫徹不平等的原理，那末，不僅限於人種及民族的不平等，而且有必要把這原理解移到民族內部的人們的關係上，因為這些關係也必須依照貴族主義的原則來組成（二）

（二）希特拉「我的奮鬥」第二卷八一頁

照盧森堡所寫的，則德國诞生的端緒，在於依從貴族主義的血之永遠的自然法則，而這自然法則，不淘汰病弱者，相反的，充溢着意志而強有力的創造的人物，不回頭留在後頭的人，淘汰只管前進的人們。（一）他說：由於男子參加戰爭而造成新貴族的根基，雖然他斷定新貴族不能成爲族籍，只在從民衆中選出貫融着民族的身分的，充溢着力的創造的優者才發生作用，但是如下的他所補充的話語，更說明他本身的理論的真意他

說：「新貴族成爲血的貴族，那是從父傳給子的吧。」

(一) 盧森堡「二十世紀的神話」五二八頁。

(二) 同上五五九頁。

和叔本格拉同樣，盧森堡所說的德國的貴族，是農民貴族。他的理由是，祇有農民才富於今日所需要的肉體的性質。他的目的，（和叔本格拉的相同）是想在榨取農之間，奠定法西運動的基礎。

我們不僅在德國、法西主義及意大利法西主義之間看到所謂新貴族應該支配這種顯著的主張。羅塞也敘述法西國家的思想這樣寫着：「柯爾拉金爲着統治國家把新貴族作爲政治上的被選者招待着，因爲貴族是被選的靈魂，是由貴族主義的民族精神所產生的東西。」（一）

(一) 羅塞「法西主義及其國家觀」五七頁。

這樣意大利的法西斯蒂，一面夢想着所謂「世界復古而」被選者在純財產上有

特權之外，還有保證權利和特權及無限制的支配社會這種制度，一面和德國的法西斯蒂相呼應着。

尼采所倡說的社會生活制度，是始終一貫而嚴格的位階等級制度。

這，像在前面說過一樣，完全成爲了法西斯運動的欲求，可是在如盧森堡及希特拉一樣的「理論家」，忌憚在民衆之前把全部暴露，而沒有那樣詳細地敘述着這樣的思想。但在其他沒有他們那樣有地位的法西斯蒂，是最明顯的。

梅茲在他的著作「立法家的尼采」中這樣發問：位階等級的新秩序，我們需要嗎？究竟誰來解答歷史的難題而承担想設立這種秩序的責任呢？他答覆說：是的，那是需要的。產生痛苦的過去的根源，不是位階等級的嚴格的秩序，而是當規定這種秩序時所採用的不當的規準。照梅茲的意見說：祇尼采才確立了可以真的引導人類到更善的未來的位階制度。照尼采說：有着兩段的位階，即優者和劣者，王者和奴隸，創造的自然和勞動者的存在。有時尼采又確立爲三個區分，那時就成爲支配者，遊牧者及集羣或命令者，服

從者及奴隸的方式。(二)而且梅茲又引用所謂地上的王者成爲最高族籍，必須從他們之間產生超人的尼采的言說。

(二)梅茲「立法家的尼采」三八七頁。

位階等級的區別，照梅茲的意見，是可以促進根本上的創造的天性和非創造的天性的區別。在社會階段的上部，有新形式的發明者及創造者，所以他們是立法家。知識和創造能力，使他們有把法則來命令其餘的人們的可能性。位於其次的階段的人們，自己雖不能有獨自的發現，可是是組織已經發現了的東西的人們。位於最下層的人們，是聽從命令而活動的執行者。

這外表的「技術的」圖式，有着明白的階級的意義。支配者位置在上面，服從者在下面，勞働者不能不服從。他們沒有創造的天性，祇有「最高的天性，才有統治的權利。這種主張，是「奠定」所謂支配者不勞働，勞働者不支配這種生活秩序的「基礎」的東西。

在「國粹社會主義月報」上寫作所謂「預言者」這論文的作者說：稍微知道尼采哲學的人，也會知道成爲他的創作中心的，是反自由主義吧。尼采是民主主義的反對者。法西「理論者」們，首先從這樣的視角來觀察尼采，所謂德克特爾·格羅斯這作者所說的：民主主義時代，在尼采似乎發現了兩種。第一是相信人類的平等，第二是胆怯而滿足的人們成爲這平等的規範。但是格羅斯指摘着，這是反自然的一切的進步，一切偉大的事業及思想，不是明顯地是偉大的孤獨者所活動的結果嗎？從尼采來看，民主主義是對被選的強者的不信任。他爲着辯明它所招至的弊害，不惜用任何的話語。想說「萬人一樣地是有益的生物，是愚民」來證明弱者的權力。格羅斯繼續說：「平等論，從尼采來看，所謂是最大的毒素這說，因爲那意味着正義的終焉。健全而勇敢的強者，有權利和權力的，是正義。自然這樣希望着。民主主義反乎自然。『想樹立俗衆的權力嗎？那毀壞異常的東西』。這作者引用尼采的話語。」（一）

（一）德克特爾·格羅斯的論文「預言者」國粹社會主義月報」第一號二九頁。

格羅斯和當時的社會（這論文在一九三〇年寫的）的民主主義的傾向鬥爭，在煽動的目的上利用尼采的學說這樣絕叫着：「尼采從各方面反抗最近十三年間這樣殘苦被實現的東西！」

民主主義，是反生物學的，它殺死生命。作者又引用「那是愚衆的暴政」的尼采的話語。

「尼采的貴族主義的信仰，是偉人的崇拜」——其他的法西斯蒂徒孫寫着且完全其鳴着而又引用如下的尼采的話語：「優者不能不支配，優者希望支配，沒有這種教說的地方，缺乏着優者。」（一）

（一）歐·拉格「日爾曼人尼采」國粹社會主義月報「第七號四二頁」

法西斯主義以使一般民衆成爲絕對服從「以救濟衰亡着的資本主義爲使命的堅強個性」的從順的羣衆爲主要任務，而在它的意識形態中，想證明人類的全部歷史，它的全部文化價值，不過是偉人活動的結果。

希特拉說：「人類的進步和文化，不是多數者的所產，專根基於個人的天才和活動力。」又在別的地方談到技術而力說着：我們在我們的周圍所看到一切的物質的發明，「這一切東西，都是各個人的創造力和能力的結果。」（二）

（一）希特拉「我的奮鬥」第一卷三六五頁。

（二）同上第二卷八三頁。

盧森堡說：將來的生活形式，祇作爲偉人活動的結果，才有意義。

爲着使民衆服從指定的指導者，而且要他們期待着指導者來改善生活的法西斯主義，提倡着英雄崇拜。

用典型的尼采的形式，稱揚着和多數者，——其餘的一切民衆對立着的各個被選的人們的性質。

「尼采反抗謙遜的柔弱的道德而把英雄的人物，像德國的英雄詩所描寫的一樣，推舉出來。尼采反對以凡俗的利益認爲最大幸福的現代人，而唱說超人，所謂超人，是偉

大的英雄的人物，而且他的話語及事業，是創造，同時如尼采一樣不願自己的幸福，專以創造爲念的英雄的人物，是破壞舊的，創造新的，感到自己是命運或鐵槌的英雄的人物。

(二) 這樣，尼采的超人論，被以宣傳英雄的人物爲目的的所利用。

(一) 前所引用歌·拉格的論文四二頁。

法西斯蒂用十足的神祕論包圍着英雄論。英雄被描寫爲半神或國民的命運。英雄有着行使普通人所都不能做的事的天稟。梅爾斯說：「意大利法西主義的本質而說：英雄成爲命運——英雄，國民，命運——這三個理念成爲一體。所謂英雄，是國民的本質。也可以這樣說：是國民的命運，國民的偉大性及深化。在神話的意義上，英雄是國民之子。他是國民的期待，是國民的熱情的衝動，及其愛和使命。在英雄下的國民，甦生而改變着。發現了自己的英雄的國民，那時敲響了命運之鐘。祇有英雄，可以救國民。沒有英雄，沒有精神的指導，也沒有力。祇有英雄，可以保證勝利。」(一)

(一) 梅爾斯「莫索里尼的思想和法西主義的意義」二五——二六頁。

照法西斯蒂的意見來說：使這種英雄崇拜，英雄具着傳說的性質，可以喚起於執行上面所下的指令有作用的偉業的渴望及名譽心。

另外一個法西理論家馬古思·秀爾列爾，拿英雄由於他的天性是應該實現高貴的東西，來說服我們，英雄所想的東西，不是技術的價值（在恐慌的瞬間不要發明），英雄主要的德性，是那高潔的身體和「與此相一致的高潔的意志」。秀爾列爾完全體現尼采的精神這樣主張着：「所謂英雄，是意志的人，同時這意味着權力的人。」（一）人不能不追求權力，「權力既是必要而有益的東西，就有高的價值。」（二）

（一）馬古斯·秀爾列爾「英雄」歐洲評論第五號（一九三三年）三〇頁。

（二）同上三〇五頁。

英雄之中，有缺乏生活慾的旺盛，精神的意志過於衰弱的人，在這種場合，產生着禁慾主義的悲劇的英雄之型。秀爾列爾把胡叔夫作為這種英雄主義的實例。照這些理論家們的意見來說：祇有日爾曼型的英雄，才是最高的英雄型，這是不消說得的。但是仔細

觀察這些英雄崇拜者們的見解時，就看到極有趣味的內幕在飄動着。在這裏完全明白了法西理論家們，完全成爲了大資本的意識形態。秀爾列爾質問：怎樣的人們，才是英雄的人物，武力的英雄，殖民者——這是主要的英雄型。」（一）

（一）同上三〇四頁。

但是法西主義不以英雄之型而滿足。法西主義需要保證一個人的權力，而使全國的行政網，都集中在他一人之手裏。爲着掃除前途的不安，布爾喬亞需要發揮絕對權的獨裁官。把壓抑進步的運動這些事情，委給一個強有力的個人。凋殘的民主主義，退到舞臺裏去。法西主義想樹立強大的中央集權，甚至任何微弱而無力的反對派，也不允許它敢於批判這權力。

就在扮佈法西獨裁政治的任何國家，也浮現出把國民引導到「約定的地方」的某「指導者」的姿態。他具有救濟主的一切特質，一切情理之綱常都集中在他的手裏，

祇有他才知道應該把政治之舟划到那方面去。

固然，一個人的權力，關於他是怎樣的充溢着野心，怎樣的施行血腥的事業，及他作為大資本家的代表的那獨裁，是不能欺瞞我們的。意大利的莫索里尼，德國的希特拉，波蘭的俾爾德斯基，都是本國大資本家的政治的優秀實行者，從自己的主人，領到統制國家的全權，但是爲着使指導者容易實行這種方策，爲着使集合在法西主義的旗下幾千萬人無條件地從屬他，必須使他輝耀着榮光與全權能，而把超人的性質及天才的能力歸結到他。

在資本主義社會動亂的瞬間，資本主義必要強固的權力，因之，國民必要救濟主似的尊崇的獨裁官，在民衆之間，擴大着所謂祇有強力的指導者，才能從貧窮中救助國民這種觀念，所以用很多傳說來輝耀指導者的名字，崇拜他爲超人。

希特拉說明：國民祇有放棄「議會的狂氣」的時候，「才能發現爲着勝利的力量。」「假使國民站在所謂指導者的指導原理之上，那就可以用數學的正確，保證他們勝

利到來的日子。」(一)希特拉雖重覆而力說着懸在指導者的雙肩上的責任，可是祇有民衆無條件的服從他的時候，這些最高人士的活動，才有效果。實現國民的希望者，不能不是指導者。

(一)希特拉「我的奮鬥」第二卷二四〇頁。

法西斯蒂把超人的性質授給指導者，把指導者看做實現神意的東西，用神話及傳說的榮光崇尊他們。

一九三二年，意大利所採用的法西規則，第一條做效着巴布爾的口調這樣宣告着：「在嚴密警戒的時候，法律命令鬪爭的必要，國民由於意志和力和事業的表明，不承認指導者。」

萬人服從指導者，而且祇有指導者，才知道應該怎樣治國，一切的制定，由指導者的理性的發現來裁可，而獲得它的意義。

在這裏對於我們極重要的，是法西斯蒂用尼采的精神描寫指導者和民衆的交互

關係。

指導者的個性被傳說所粉飾，假如超人的性質歸結到指導者，那末民衆是無力而感鈍的，沒有治國的能力。

民衆「與其支配弱者毋甯服從強者，」同樣女人「與其愛支配者毋甯愛哀怨者，民衆決不想自由，反之他們愛好不容許其他學說一樣的學說。」（一）

（一）同上第一卷四二頁。

瓦拉費在研究指導者的任務的特別論文之中，這樣寫着：指導者的探求，是現代之熾烈的要求。指導者是新的帝王。民主主義死滅了。「爲着一個人的活動，多數的人都要退開。」（二）但是爲甚麼要這樣呢？因爲民衆知道自己的意志薄弱和政治上的無能力。權力對於國民是過重的擔子。國民把權力委給指導者，把一切責任推給指導者，而自己柔弱地放任着。民衆所以把權力讓給指導者，因爲他們自己失掉了這種能力。瓦拉費寫着：民衆要求指導者犧牲，所以他們是指導者的敵人。

(一) 埃哈爾達·五拉賈「指導者的任務」德國的更新第三號(一九三二年)一三五頁。

國粹社會黨的中央機關報「國民的觀察者」用大號活體字刊載着對希特拉誓忠誠的法西斯蒂大會的記事：「各個人不必知道指導者的行爲，因爲要知道指導者決定事件的動機，是不可能的，然而各個人對指導者，應該要有不動的信賴。」(一)

(二)「國民的觀察者」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在右面的言說中，極明瞭地表現着法西斯蒂所抱負的指導者和民衆的相互關係。假使指導者是超人，那末民衆是愚鈍的，沒有理解事件的真意及處理政局的能力。服從與從順，是他們的命運。勤勞者不要說這說那，僅僅這點，他們就可以被處理而支配他們的人，任意使用着。

三 尼采主義與法西斯蒂的軍國主義讚美

戰爭在資本主義是不能避免的，爲了獲得市場，爲了擴充自己商品販賣的銷路的資本家們（幾十億的資本和大工場的主人），底瘋狂的競賣，因爲人口購買力之漸漸減少，使那種爲了解決對於他國領土的武力佔領和軋轢而行使武力成爲必要。

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矛盾異常尖銳化，巨大的托拉斯，新地加特（Syndicat）等，把龐大的企業集中於一手，事實上指導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部政治生活，使之趨向於新的世界再分割的戰爭，資本主義諸國發展的不均等性，在帝國主義之下更加利害起來，結果，必然的使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的對立尖銳化，而造出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所發生的那樣全滅戰爭的前提。

當做第一次世界戰爭的結果的，強制戰敗國的凡爾賽條約，決沒有招至和平，而且掠奪德國的政策，侵略德國的殖民地，法國勢力的強大化，不得不使德國燃起復仇之念。

世界大戰，勞動運動的爆發，殖民地的民族運動之激昂，蘇聯社會主義之建設，開了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的端緒。現在各帝國主義間的戰爭威脅，愈益成爲現實的。

資本主義諸國走向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熱狂的準備，造成了戰爭前夜的狀態。現在，國際聯盟的活動時代，社會民主黨的假的和平主義的宣傳時代，已經過去了。戰爭前夜的一切危機存在着。國際協定之破裂（凡爾賽條約及華盛頓條約之破廢），隱然公然的軍備擴張，資本主義諸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之軍事化，政治的反動的強化及作爲帝國主義戰爭的序幕的經濟戰，現在正在演着。

法西意識形態的主要部分，是使民衆準備戰爭。法西主義把戰爭排在日程上。它的意識形態的工作，主要的是證明戰爭的必然性；稱揚戰爭是國民的創造能力之最大擴張的瞬間。

爲了這個目的，法西主義者把戰爭看成一種學說，在這首先被利用的是尼采。說尼采的學說爲法西主義者提供了絕好的材料，不是過言的。

法西主義養成強力的意志和活動力，而抑壓進步的運動，使之能在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巧妙的利用。

因爲尼采的主意說，很近於法西主義的精神的。

在哈姆列爾的意見裏：這個世界對於尼采是不斷地在生成，而生成是戰爭和勝利的意思。哈姆列爾，指出哈拉克列斯和尼采哲學的密切的同族關係。他知道還在古代的哈拉克列斯，就主張「鬥爭是萬物之父」。在近代的尼采又重復了這個。這種人生觀使生活成爲充滿了力量的不滅不朽的創造的東西。要是蕭賓哈爾可以把他的主要著作名爲「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那麼，尼采應當把他的創作名爲「鬥爭的世界」。哈姆列爾這樣說：尼采的學說，可以和拉普尼的學說相匹敵的。不過，後者是授與能動性給單子，把單子看做武力之擔負者，結局說明一切存在的預定調和。反之，尼采不說調和，只說永遠的鬥爭和力的抗爭。

尼采的權力意志是什麼？那是永遠鬪爭的意志，不斷的支出力量的意志。一切的希

望是想嘗試自己的力量欲求。「不知道鬪爭和勝利的概念，對於他有怎樣的意義，就不能理解尼采的生涯和創造。」（一）

（一）哈姆列爾「哲學者兼政治家的尼采」六四頁。

但生命不單是力量的支配，而且是力的衝突。這一點是中心的着眼點。力對力——這是生命的性格。」（二）

（二）同上六八頁。

哈姆列爾把戰爭論，看成尼采全部學說的主要部份。要是忽視這點，就是不能理解被尼采所集中的日爾曼魂的偉大性。

現在，在德國最明顯表示出復仇的傾向的，是哈姆列爾所提倡的，要奠定尼采戰爭論的基礎。哈姆列爾這樣寫着：照尼采的學說，戰爭是被自由精神所教育。（二）

（二）同上九〇頁。

自由既不是自由主義制度，也不是民主主義。斷然不是戰爭不導到這種自由。所謂

自由是好戰的和誇耀勝利的支配本能；比幸福衝動以及其他衝動都更優勢的戰爭提高責任感，在武裝者和非武裝者之間造成距離；養成剛強性和獻身的精神。

德國的法西主義者很巧妙的操縱德國小資產階級之被侮辱的愛國心，燃燒起野獸一般的民族主義的本能。在這裏哈姆列爾向德國人說：尼采是諸君的豫言者，是有注視的價值。「諸君希望自由嗎？爲了自由，尼采所指示出一條道路，就是戰爭。自由是戰爭。

「(一)

(一)同上九二頁。

尼采的戰爭論和倡說日爾曼人的高尚的性格及他們的真的本質的他的學說，有緊密的關係。「血族和軍事同盟——日爾曼民族的生活是以這個爲基礎。正義和戰爭是生活的表裏。」

尼采所以謳歌希臘人是當然的。希臘人和日爾曼人是同一血族的民族。「希臘人在世界史上造出最偉大的戰爭詩史。」(二)

(一)同上九〇頁,九二頁。

德國民族的英雄,第一具着騎士的性格在日爾曼人中當君主的,不是揮發大事業的強制機關,而是站在戰場第一線的人。尼采首先珍重的是民族鬪爭,這是喚醒民族最強的力量。這樣明顯的範例,就是已經被分成幾個小國的古代希臘,他們一邊相互演着內亂,一邊顯示了武勇的這最高範例。

尼采所講的大政策,就是執行大的鬪爭,並且哈姆列爾引用尼采的話:「在未來,未曾有的大戰爭將發生於大地上。我一個人將在地上開始大的政策呀!」(二)這是防禦歐洲的平等化和狹小的唯一手段。這是冒險和戰爭。尼采不但不恐懼血腥的戰爭,反而他是爲了權力戰而喚起歐洲民族。

(二)同上 一七三頁。

世界大戰勃發,德國不顧國際公法(同盟國方面也同樣)侵入比利時的時候,在法國或英國,斷言德國是實行了尼采的戰爭論。關於這個問題,哈姆列爾這樣說着:「我們

的敵人在戰爭的時候，怎樣的表現了尼采的日爾曼精神？（二）因為尼采提示了和西方老朽文明戰鬪的方法。

（一）同上 一八二頁。

盛稱戰爭的必要的，不祇是哈姆列爾。法西斯蒂爲着宣傳戰爭合理化，而所用的一切方法，都不只是尼采的意識形態。法西斯蒂爲了戰爭，利用各種哲學體系的最反動的部份，而施行戰爭的宣傳，而說戰爭是最高潔的行動。戰爭由法西斯主義描寫爲在人類史的進行途上，不可避的必然的東西。布依布爾克在討論集「要求我們德意志」裏面這樣描寫：「戰爭是原則，而和平不過是例外。」

這是尼采精神之根源。政治通過戰爭而實現，常是這樣而且今後還是這樣。「鬪爭和戰爭無論到什麼時候都不能消滅。」（一）布依布爾克爲了證明這種主張，他說在德國和平繼續很長的時代，是稀少的。爲着戰爭，德國被教育被鍛鍊。從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長時期的和平時代，對於德國是多麼大的不幸啊！德國人學習了戰爭，這會形成怎

樣重大的結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1)「要求我們德意志」一〇九頁。

在意識形態上的各種問題上，各國法西斯蒂間雖然有某種意見的不同，而在使民衆準備戰爭的問題上，是完全可驚的一致。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在戰爭上，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完全一致。各國法西斯蒂的一切言論，在使民衆備戰的中心思想上，是一貫的。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指導者，很高興的揚言尼采是我的導師的墨索里尼，也公然讚美戰爭。在十四卷的意大利百科辭典的論文裏，墨索里尼這樣主張：「法西斯主義，不相信永遠和平的可能性及和平的利益；所以法西斯主義排斥和平主義，讚美戰爭。」(1)

(1)「意大利百科辭典」第十四卷「法西斯主義」

不過，這是和墨索里尼，作爲國家的元首，作爲外交官所說的有點矛盾。但外交官在於使用隱藏自己的真意的語言，一開始就很明白的。元首的墨索里尼說過：「雖明明知

道軍縮會議結果，是什麼都不成功；但喜歡硬作出真誠的態度——來參加軍縮會議這是爲國際政治，爲欺騙民衆所必要的。然而對於自己的忠實戰友，就毫無忌憚的吐出了真意。前面引用的墨索里尼的論文，是法西斯蒂的綱領，是成爲黑衫黨員的行動方針。

但大概墨索里尼認爲戰爭是可悲傷的必然的事，也未可知。不，這種問題的建立，是他所排斥的。墨索里尼公然的叫喊：「祇有戰爭才能招至人類活動力的最大限的緊張。具有敢於不辭戰爭的武勇的國民，才能得到高潔的獎章，不使人類站在求生或死的一途上，的其他的一切試練，全是卑劣。因此，從和平的前提所發出來的一切學說，是和法西斯主義無緣。」（一）

（一）同上。

全然明瞭的，這和尼采在他主要著作「滋拉特斯特拉」裏所說的話有什麼地方不同嗎？有其弟子有其師。

帝國主義戰爭的教訓，在資產階級不是無益，因爲知道戰爭的結果是會引起全然

不能預知的事情，所以資本家爲了防禦戰爭，努力講求着種種方策。在任何國家裏，法西斯主義一發生，他們就從小資產階級的失業流氓集團中，從受到絕對服從精神的教育的「貴公子」中，組織軍團主義化了的軍團。法西斯主義組織勇悍果斷的，不怕危險的突擊隊。它唯一的目的是命令他無條件的應該完成自己所受到的責任。墨索里尼說：「法西斯主義必要傾他的全精力工作的果斷的人類。」所以這種活動，有特別的性質。在不怕危險，不辭死亡的軍紀的精神中，教育人類是必要的。墨索里尼說：「把這種反和平主義的精神移到法西斯主義個人生活上，嚴肅的戰爭的標語，寫在綑帶上的「茲拉賓」，不單是圖亞哲學的條令，或一種政治學說之表現，那是鬪爭的教育，是鬪爭中的危險的甘受，是意大利生活的新方式。法西斯蒂高興的愛惜生活，它是把自殺當作怯懦而排斥，把生活當作義務或功業而解釋。」（一）

（一）同上。

這樣的人們，是爲法西斯主義的不怕戰時生活之危險，不辭爲了功業而死的精神所

教育的，而在法西主義所必要的人們，是明白戰爭的情形，手持武器擁護自國大量利益的人們。法西斯蒂教師們必須拚命論證並且擴大墨索里尼的口號：「書籍和大炮。」

對於青年徒弟，首先必要的，是學習荷鎗炮；作個有能力的毅力堅強的兵卒。

但是法西主義不祇是叫喊準備戰爭，教育軍國精神，就算滿足。宣傳之後還要實行。法西組織的國家之一切組織，是建立在進行種種的軍事教練上。在意大利已經被法西黨登錄的，有兵級能力的人，都編入於義勇國民兵。國民兵全部分成二部門，即由年齡，職業，住居而分成第一次動員者和第二次動員者。

統率國民兵的是墨索里尼「特號」大將。國民兵施行教練，演習，閱兵。它分爲鐵道兵，大學兵，港灣兵，國境兵，國防兵，殖民地兵，特務兵。國民兵之使命和目的是明顯的：在國內是法西秩序的強固支柱，是爲着防備帝國主義戰爭的，受到特別訓練的部隊。在承認法西斯蒂的新規則的決議上說：「不能充分守嚴格規律的人，在一週內由黨逐出。因在黨裏，無論是誰，首先是要慣於軍隊的精神，一旦有危急的時候，非有從容犧牲的決心不

可。這在青年是應該特別注意。在意大利有如下的青年組織：「巴爾拉」——八歲到十歲的少男。「少女意大利」——八歲到十歲的少女。「阿班巴爾加」——由十四歲到十八歲的少男。「少女意大利」——同樣年齡的少女。「青年法西斯軍隊」由十八歲到二十一歲的青年。「青年法西斯團」——同樣年齡的女子。

在意大利全國青年總數一千一百萬之中，有三百萬男女，被編在右邊的組織裏。青組織裏的一切會員，是做照法西斯國民兵而構成的。他們都從青年時代就被配置在各種各樣的戰備裏。這些組織都是代表軍事專門的。爲了教育的目的，他們是備有飛機，飛機場，無線電信局，貨車，腳踏車等，機關槍，特別騎槍，武器等更不用說。這種青年們是正在準備未來的戰爭。

墨索里尼夢想着大意大利。在所有的教科書裏或一般的法西斯蒂的文獻裏，都強調現在的意大利，非復興古羅馬的權勢及古代的偉大不可的思想。

意大利的資本伸張到巴爾幹半島，想要支配巴爾幹諸國，地中海盆地，非洲北部。再

着，法西斯主義們都懸念着今後的意大利要占領多少新領土呢？這種思想，是非常普及的。法西斯主義把民衆的活動力移向對外國侵略，而使他們注意不到勞動階級生活惡化的狀態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瓦解。所有一切的事情，都以民族復興的假面具，掩飾着帝國主義的傾向所被利用，甚至連法西斯軍隊的名稱，也做照古代羅馬的軍團，聯隊安上列甘的名號，大隊名爲加爾達，中隊名爲森探林，小隊名爲馬克布羅。

在意大利，法西斯蒂的獨裁已經繼續十一年了，所以國民的組織雖至最微細之點也完全弄好了。今後走向法西斯之路的國家是要學習意大利的經驗。例如德國的褐衫黨員是做照意大利的黑衫黨員。國粹社會黨之突擊隊，是做照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蒂的國民軍團。

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公然執行帝國主義的政策，以德國人口過剩爲藉口，希特拉在他的我的奮鬥裏要求新的領土。希特拉的主要政策，是防禦「布爾賽維克野蠻人」侵入「亞里安人」的文明，而在東方得到新領土。他煽動排外主義浪潮，而叫喊和蘇聯戰爭。

約定使人類幸福的，是在用心深刻的保護自國資本家的利益。德國貧窮增加了，缺食的兒童也增加了，數百萬的失業者，無食無住無路可走。可是法西獨裁官所注意的，是襲擊之武裝及戰爭之準備。

在這點上最有趣味的，是盧森堡的綱領。他首先說德國政策的目標，是爲了給數億的德國人找到立脚處爲目的，而組織德意志斯堪的那維亞和英國結成同盟，破壞東洋的「俄羅斯的蒙古利亞」（即蘇聯），因爲英國祇要蘇聯存在，對於印度總是感到不安。在地中海政策上，德國和英國的聯合，非在意大利指導之下不可。可是在歐洲的東部，要把烏克蘭編到經濟生活裏（即佔領），樹足烏克蘭國（即殖民地化）。（一）遠東諸國，自然要在北美和英國及德國的協力之下，讓日本指導。

（一）盧森堡「二十世紀的神話」六三四頁——六三六頁。

盧森堡對於波蘭及捷克斯拉夫的態度是觀望的。盧森堡基於強者不能與弱者表同情的尼采主義的立場，率直簡單的說：「在爲名譽，自由，麵包的偉大鬭爭上，像德意志

一樣的創造的民族，是不能對沒有什麼價值的，虛弱的波蘭、捷克等等表示任何同情。爲了開關德國農民耕作地，他們是應當被逐放到東方去。」（一）祇要想起在今日的波蘭煽動和德國接近的人們就夠了。

（一）同上，六三五頁。

「手執劍和犁，是爲了名譽和自由，這是新時代的呼聲。」盧森堡寫着。德國，被今日的法西獨裁時代一樣的軍國氣勢所襲擊，是向來沒有的。

四 尼采主義與法西斯道德論

把道德和效用同一看待的學說，曾在布爾喬亞之間，博得很大的聲望。這種哲學體系所教示的是順從現存的道德規範而行動者，同時爲自己也是有益的行動。

但是今日能夠推荐布爾喬亞嗎？對於被子彈這餌食所教育的人們，能夠約定怎樣的效用呢？

法西斯蒂認爲戰爭比甚麼都是必要的性質，而同時認爲有在人間養成這種性質的必要。法西斯主義的全部理論，貫通着這種軍隊精神，即造成了勇敢而獻身的，服從任何命令的人們。

法西斯蒂在這方面，也皈依尼采，求他來奠定「新」倫理學說的基礎。

格羅斯在「國粹社會主義月報」第一號上這樣說：尼采的學說，雖在自由主義世代強烈地聽到了，可是「尼采本身，在追求着堅實剛健的東西。」格羅斯對於「善是甚

廢」的質問，而歡迎着尼采所回答的「善是勇氣」這句話。「從尼采來看，近代人是墮落而頹廢的人。他教示我們的是：否定弱者和非創造者吧，祇承認實現着力的人吧！民主主義使得人們怠惰柔弱。反之，尼采探求貴族主義社會的組織，在這社會，要求支配權該屬於強者，勇者及具有很多意志力的人們。」尼采對於我們有意義的是「他在自由主義時代，教示給我們的新的，剛健的，英雄的道德。」（一）

（一）「國粹社會主義月報」第一號所載「預言者」三〇頁。

拉格所說的尼采把人間看做地上的意義，這是所謂有勇氣的創造的人間，充溢着地上的意義的意思。因為「所謂地上的意義，是權力鬭爭。」

尼采的意義，在於他給與國民以規律的概念，及讚美真正和男子相值的德，勇氣，剛健及能動性。

哈姆列爾照例力說着：尼采倫理學上的「日爾曼的性格。」尼采把甚麼看做日爾曼人的根本特性呢？「勇氣在尼采，是區別日爾曼人的標識……尼采向來就讚美日爾

曼人的勇氣」(一)

(一)前所引用哈姆列爾的書，二〇頁。

前章已經說過，法西斯蒂特別唱導英雄崇拜，所謂英雄，第一具備着甚麼樣的性質呢？「大膽，勇氣，精神力，果斷，鬪爭愛及冒險，區別着英雄」(一)——馬古斯·秀爾列爾說。

(二)馬古思·秀爾列爾「歐洲評論」一九三三年第五號，「英雄」三〇四頁。

法西斯蒂的哈姆列爾，把指示人類的理想的人，即把秀格甫里達看做民族的英雄，他的根本性質，同樣的也是勇氣和獻身。

上面的言說，說些甚麼呢？是說爲着使人們成爲有勇氣的，大胆強健的兵士，尼采哲學被法西主義所利用。

所謂人間首先要珍重名譽這樣的盧森堡及秀柏格萊的法西意識形態，除了想使全體國民兵士化之外，還有甚麼呢？叔本格拉說：「一切活鮮的道德的根本概念，是名譽，其它的一切東西——忠實，勇氣，大胆等在這裏都要退場。」(二)叔本格拉把名譽的概

念和人種結合，「所謂體面，是血的事業，並不是解釋。」

(一)叔本格拉「西洋的沒落」第二卷，四二三頁。

盧森堡一面堂堂主張着自說的獨自性，一面完全做效叔本格拉的話語，「日爾曼·歐羅巴，把明朗的理想，把最有名譽的觀念，贈結世界英雄的一切性質，集中在一最高價值的周圍，所謂最高價值，往往是精神的名譽的觀念。」(二)

(一)前所引用盧森堡的書一三九頁。

這觀念從那兒拿來的呢？法西斯蒂爲甚麼利用這概念呢？

這概念和其他的一切概念同樣，也是從中世紀的武器庫裏借來的。在騎士到諸侯，諸侯到君主的要求絕對服從的時代，名譽的概念，對於誓忠誠及絕對執行我主的命令，是有作用的。

這名譽的概念，是人間在既成的位階制度的名義上，挺而戰爭及到最後爲止忠實地服從自己的命令者的保證。

在今日像初期資本主義說過的一樣：人間不能思考着效用。在黑衫黨的國家，對於廣汎的大衆有利的東西是甚麼？——是珍重「名譽」。

盧森堡甚麼都把名譽提出來而使之和愛與同情對立着。他純尼采流的研究這個問題，名譽對於地上的一切偉大的創造，是有作用的。可是同情、愛、憐憫產生了虛弱的、反自然的廢物。

輕蔑對別人的同情和憐憫的這種尼采的精神，爲甚麼在法西主義是必要的，已經完全明白。現代資本主義和躍進期的資本主義不同，不能用平等，博愛這些名詞欺騙人們。無數萬的失業者在街頭困惑地走着，工錢在工場不斷低下的時候，所謂博愛，是怎麼樣呢？

「愛，採取各種各樣的形態。那有叫做民主主義的，也有叫做社會的同情的，還有把忍受叫做愛的。德國人誰都知道，這要萬人平等的愛，在中世歐洲遭到痛烈的打擊。因爲有着從人們奪去了一切民族的人種的特性，人類平等的學說，愛和同情的學說及民

主義的存在，所以成爲今日一樣的作爲卑劣的人，病人，犯人及懶惰者的保護者的歐洲社會。」人道主義及同情雖然普及着，可是這正滅亡人類，這促進了猶太人及義格羅和北洋人種的混血。歐洲到處都是爲着不治的病人，犯人及狂人的奢侈的制度。

馬克思主義是甚麼？這不是愛的哲學的變態品嗎？盧森堡否定的研究羅馬的基督制度這樣說：「我們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犧牲和愛這觀念，完果了和羅馬制度同樣的任務。」(1)

(1)同上，一九二頁。

但是他在這個問題上，費了最多的注意的，是所謂共產主義本身不過是愛和同情的新形態這點。在十九世紀的末期，愛的觀念，作爲所謂共產主義第三的形態出現了。
J (1)

(1)同上，一九四頁。

不需要對於這點的證明嗎？盧森堡有他的證明的。俄國的有名作家托思托益夫斯

基，承認了俄國的主要希望，是同情之念。但是托思托益夫斯基和共產主義有着怎麼樣[？]的關係呢？是個奇怪的問題。托思托益夫斯基「是俄國精神的偉大的鏡子，他的個性，是整個俄國的概念……」(一)共產主義是表現着俄國精神的本質的現象嗎？

托思托益夫斯基不是對於一切東西，就是喜悅，都不求同情嗎？在同情之中，橫着俄國[？]的道德的主眼點。犯人，不過單單是不幸的人間。這是純俄國的觀念。米柴·卡拉馬叔夫，伊凡及其他的，特別是叔西曼老人，「都是俄國文學裏的典型人物。癩癩病者，病人，白癡，都似乎是俄國的現實性的重要人物。病人，犯人，狂人都是人……從順的人，被迫害的人，都可以爲主人公。」(二)

(一)同上，一九九頁。

這夢話，雖祇指示出老衰階級所認爲是自己的理論家們的思想的貧弱，但他們又從歷史的領域找出實例來補充那不足，例如古代希臘所以滅亡，是叫喊道德這觀念的結果。應該注意的：是盧森堡完全重覆着尼采關於蘇格拉底所說的。蘇格拉底在尼采是

希臘文化的頹廢的標本，在盧森堡也是的。「蘇格拉底並不是真正的希臘人，蘇格拉底在當時，是像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樣的東西。」（諸君知道究竟說誰呢？）所謂亞里斯得納思這奴隸的兒子，成爲普拉廠的後繼者的時候，能夠從他的學說期待怎樣的善的東西呢？這蘇格拉底的「善」，把在藝術，英雄國家及整個社會生活上的美的人種的理想毀滅了。「蘇格拉底，亞里斯得納思的勝利，是埃爾拉達沒落的意思。」（一）

（一）同上，二六九頁。——二七一頁。

結論是這樣的：祇有不承受北國之血的病弱的人們，才以幸福的觀念及同情爲口舌真正的日爾曼人是禁慾的，剛健的，勇敢的，不爲這樣「奴隸的」同情所屈服。

這樣顯明地說明尼采對於同情和愛的見解的，不僅是盧森堡。尼采所提出的問題，在今日把它「……多數者不麻煩他」似的處理着——格羅斯寫着：「在多數者之中，由於所謂調和及永遠的和平他們這貧弱的幻想，生命被否定，而死期迫着。集羣本能認爲有把他們本身的希望及價值，即把和平，平穩及對於一切病弱者的同情作爲法則而

確立的必要」(一)

(一)格羅斯「預言者」國粹社會主義月報」第一號三〇頁。

尼采以爲距離感是重要的。他教示着高貴的人們不要把這件事忘記。在因位階的原則所建立的社會裏，被選者不能使本身和集羣混同着。因之他們要養成等級感。要時時有和下等人士距離開來的覺悟。

盧森堡說到名譽是甚麼的時候，他教示着：名譽是純日爾曼的產物，而和人種純潔的觀念連繫着。作爲名譽之最高担任者的人是誰呢？「那是古代的海賊和騎士。他們担负着防衛主權者及國家的義務。最初創造身分的名譽觀，也是他們。海賊是『用血的濫費』在普魯士、西西里亞、蘇格蘭及法蘭西建立最初的國家的英雄。日爾曼人身上所帶着的唯一的劍，是個人的名譽的概念。名譽與自由，遠遠地驅逐各個人，而爲着上帝，在空着的國土裏，得到獨立。」(二)

(二)叔本格拉「西洋的沒落」一四八頁。

叔本格拉比盧森堡，是更痛快淋漓的。他說：「所謂名譽往往是身分的概念，而不是全人類的名譽。」所謂名譽是人種的事業，是血的事業。然而叔本格拉不僅以名譽而滿足，高級身分的人們，時時必須以機才爲念。在一切行爲上發揮機才，是高級人士之根本的生活原理。「一切的善的社會形態，一切的儀式，都是生活樣式的自覺機才。所謂貴族主義的世界觀，就是徹頭徹尾的機才。」（一）

（一）同上四二三・四〇八・四一三頁。

一研究叔本格拉的道德觀，就知道他在這點上，也是完全追跡尼采的。例如，他接受着尼采所謂的一種道德不存在，兩種道德，「支配者和奴隸的道德」才存在這命題。他單單換了另外的話語，即「一切論理學，都給與靈魂的命運的身分以形式。英雄的呢？實際的呢？高貴的呢？凡俗的呢？男性的呢？柔弱的呢？這樣我區別了悲劇的道德和庶民的道德。（傍點，叔本格拉）文化之悲劇的道德，理解存在的擔負，從這引出背負這擔負的誇耀的感覺。亞斯基羅斯，沙士比亞都這樣感覺到，同樣，旦丁，日爾曼，賈特立教也感覺到這點。

兒特兒燃燒似的讚美歌：「主是我們的要塞，我們的力。」也歌唱着這點。馬爾賽斯也聽到同樣的事情。用所謂「歷史」這名詞，解釋庶民道德這件事，我從唯物史觀才知道。」

(一)

(一)同上第一卷三七五頁。

叔本格拉怎麼也不同意尼采的基督教批判，「尼采用呼爲奴隸的道德這種不適當的用語上，一括而批判「基督教」的東西，是幽靈。」但是反過來，「他的支配者的道德，是實在性。那現實地存在着。要是取去樸爾德柴的浪漫主義的假面及超人的臃腫的姿態，就會殘留着精力的，作爲高壓的高度的知的文明的典型，而就在今日也存在着。法西斯蒂的人間，出現着實在的政治家，貨幣大亨，大技師及組織者。」(二)

(一)同上第一卷。

叔本格拉公然承認尼采的大功績，在於指摘一切道德的兩重性。「所謂善是有力而豐富的好運。所謂善，在從前任何的國語裏都是力，大胆，高貴的意思。所謂惡，在古代的

意思，是怠惰，單純，平凡，在古代埃及是無力又無才能的不幸，是指胆怯而卑劣的庶子的事而說的。」（一）

（二）同上第二卷四二二頁。

照尼采說：有着兩種道德存在。在法西斯蒂之間，也有兩種道德。法西斯主義對於上層社會，——被選的人們，提倡首先珍重名譽和機智，對於下層社會，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行為規範。下層社會，不能不服從，這是他們的最高善。

希特拉力說以沉默作為最高的美德。形罰是怎樣苛酷而不正的東西，也必須默默地忍受。他教訓青年說：「應該學習沉默，不僅受到正當叱責的時候，就是那叱責不正當，也必須沉默地忍受着。」（一）希特拉最慨嘆的，是德國人忘記了沉默。他為打定沉默的必要的基礎，而說在世界大戰的時候，因為饒舌以致洩漏了秘密。然而這單單是口實，實際上誰不知道布爾喬亞在今日想使勤勞者從順地默默勞動呢。亞里斯多德雖然承認了有着緘默的道具，發聲的道具及言物的道具（即奴隸）這三種道具的存在，可是二

十世紀的布爾喬亞，連奴隸的「言物」的能力，都想奪去！

法西主義的目的，是使他們所支配的國家，化爲巨大的兵營，因爲希特拉說到青年所必要的「高貴」性質的時候，他首先是指軍隊。軍隊是最良的學校，它養成真正的市民。

法西斯蒂的格阿爾古·梅里斯，在他的「莫索里尼的思想和法西主義的意義」中，這樣說：存在法西主義的道德的根柢裏的，是軍隊式公準。那是從古代羅馬及斯巴爾達，也是從舊普魯士傳來的。「這倫理學說，首先是所謂軍隊式道德的，試看參加法西運動的數十萬人們專爲了戰爭有益而構成一個軍國組織和指導者也就明白。」（一）又說：「軍隊式道德，成爲法西學說的核心。」

（二）前所引用梅里斯的書四四——四八頁。

這作者說：法西主義的最高道德，是犧牲的觀念。經過犧牲而使達到最高道德的創造力，奮起着犧牲是需要死的。但是這不是人生之最崇高的東西嗎？犧牲，是最高道德的。

復活。」

這樣，人們被爲着金融資本安心死去這些事情所教育，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百科辭典」上所寫的論文中，想證明「個人在法西國家喪失自由」而這樣說：「人們在那裏，像在聯隊內的兵士一樣，沒有自由。」

像兵士一樣，這裏有着法西倫理學的端緒。在敘述尼采學說之時就指摘過了：尼采使無主義高出原則。法西斯蒂忽視了這種學說嗎？

法西主義要有暴壓的力才起作用，所以用厚顏無恥的反宣傳隱掩着這力。法西主義，沒有不約好甚麼的人口層，是不行的。然而在這裏，在他們想實現的目的和爲着實現這目的，他們所必須利用的人口層之間發生矛盾。掩蔽這矛盾的唯一手段，是偽瞞和反宣傳。所以他們毫無客氣把這利用。

法西主義沒有整然的世界觀。雖然不能構成一個全體的體系，然而使偽瞞的體系發展到極端。在歷史上，不曾有過像法西主義那樣廣汎地撒佈反宣傳及不客氣地施行

欺騙政策的政黨吧！

法西斯主義爲了吸引民衆，不斷的說謊。早晨提出某口號而用盡一切方法把它撒佈着，一到晚上又提出完全相反的口號，這在法西斯主義，是家常便飯。

法西斯意大利的獨裁官墨索里尼，使得這樣反宣傳實踐高出原則。「我們不要相信無理地把易變的，不定心的，複雜的實在性，推到堅牢的框子裏，而像犧牲着一樣的獨斷的綱領。我們容許奢侈，容許凝固的主張及否定，而克服這點。我們順應時與地，要之，順應歷史的情形，對於貴族主義者，保守主義者，進步主義者，反動家，革命家，承認法則的人們，及否定法則的人們都允許奢侈。」

這樣，法西斯蒂理論的奠定了自己的反宣傳實踐的基礎。頌揚襲擊隊的暴力，使無主義高出原則，這不是尼采式嗎？這不是說祇有胆怯者才怕說謊的，不紅臉的人的哲學嗎？

義務祇對於同等的人才存在。法西斯蒂固守而不離開尼采的命題。這在老衰資本

主義，是特別有用的。日爾曼人種的辯護人哈姆列爾說：「正義祇存在於有力的地方。沒有力，就沒有正義。沒有正義，就沒有力。」有力者，就是正義者。法西斯主義採用這原則而不肯放棄。

五 尼采哲學與法西主義的婦人論

在前進途中的資本主義，低廉的勞動力是必要的，因使用勞働者家族全員而降低勞働者的工資，而將婦人捲入於工場的事業。這時，勞働者的家族被破壞，小孩沒有照顧的人殘留在家中，勤勞者全體的生活程度低下了。然而，這種現象，也有積極的方面。婦人獨立之物質的保證，使繼續數千年的於婦人的殘酷的壓迫，使婦人從屬男子的地盤，崩潰了。同時，婦人在法律上的地位，也得到幾分的改善。男女同權之聲，在布爾喬亞觀念形態之間，旺盛的被提倡。在某國家裏，允許婦人參政，就是做高官也達到了。

然而在今日，時世已經變了。世界恐慌的時代的今日，有慢性的失業者，有很多工資降低到飢餓線上，不論怎樣工資也願意勞動的男子，所以資本家，無須使婦人參加生產。明白地代表衰老資本主義的傾向的法西學者們，率直的說出：婦人回到家庭去。言論界完全騷動着，繞着這問題的騷動開始了。婦人從生產上的解放運動，伴着旺盛的示

威運動而亂飛着『救』婦人，承認婦人的天職的，反宣傳。

爲着驅婦人回到『家庭的懷抱』的政策要有理由，法西將這問題的解決，求之於非常的神祕中。這樣，叔本格拉如他所想的立說：兩性的區別，是必要的。『婦人近似化裝品，婦人和家庭有密切的關係，而直接的沉浸在自然的生活圈裏。』（一）婦人是命運，因果的原理，於婦人，不起作用。婦人表現時間，婦人成爲神言，規定『男子造作歷史，而婦人是歷史』的區別吧！男子的歷史，是政治和社會史，那是可動的，自由的。婦人的歷史，是永遠的，母性的，植物的，植物有喪失歷史崇拜的女性的東西。

（一）叔本格拉『西洋的沒落』第二卷，四〇三頁。

羅森堡幾分知道男女關係的問題，『男子在研究和教育的領域裏，雖然優於女子，但女子的價值是在別的地方，婦人的天職，是在保存血統，繁殖人種。』（二）

（二）羅森堡『二十世紀的神話』四五六頁。

事實，若以人種爲主要概念，則婦人的天職，是在保存人種的純潔，自由主義要求解

放北國的觀念，要求認識兩性的永遠的對立。婦人的意義是很大的。羅森堡的聲明，雖然還沒有脫離政治的奴隸制，但人種的混血是難於允許的。保存人種的純潔——這是婦人的最大神聖的天職。『從解放運動中解放婦人，是婦女界的第一要求。只有婦人能從滅亡中拯救國民和人種，而保證一切文化的永久的潛在意識的基礎。』(一)

(一)同上，四八八頁。

和叔本格拉同樣，羅森堡亦以爲男子是意識的東西的表現，婦人是潛在意識的東西的表現，所以婦人是無意識的東西的保護者。

這種遁辭，有甚麼『新味』嗎？婦人是無意識的東西的保護者，婦人近似化妝品的這樣的神祕說和戲言，只有一個目的，即是以婦人不能要求和男子同權，婦人的活動範圍，完全和男子不同這件事來說服婦人。

希特拉的聲明更簡單而明瞭：『女子教育的目的，是準備做未來的母親。』

羅斯拉的『國粹社會主義 A B C』中，關於無意識的東西的性質，也沒有作任何

的研究，男女的不平等，是天所授受的東西，所以女子傳遞男子的性質，反之，男子傳遞女子的性質，是反乎天理的。『年青女性有兩個目的：丈夫和小孩。女子的天性，第一在和丈夫的關係間被表現出來。男子的特徵是理性，女子的特徵是感情……只有個人的幸福，在女子是重要的東西。』(一)

(一) 羅斯拉「國粹社會主義ABC」一五八頁。

『女子志於生產，及想在工場裏勞動，雖然是純真的思念，但這全是錯誤的。』婦人想到工場裏去呀及想做官吏和議員呀等事，是一點也不要希望的……婦人之心最親近的，是愉快的家庭，親愛的丈夫，幸福的小孩之羣。』(二)

(二) 同上，一六四頁。

有了解決婦人的無意識的世界之鍵。生出了婦人的理想。『女子以出嫁爲最高目的，做妻，做母，是婦人的目的，是最大的快樂。』(一)

(一) 同上，一六二頁。

實際，法西主義是有了可驚的發明的東西囉！因為這樣的言說，是有很多的「新味」！
「嗚呼！婦人回到廚房去——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口號，出嫁——這不可不是二十世紀的婦人的理想——法西主義喊着，所以，國粹社會主義者在婦人之間配送質問書時而要求『爲甚麼你不出嫁呢？』『爲甚麼你沒有小孩呢？』的解答。

羅斯拉爲着說伏婦人說：婦人只有從法西主義才能得救。『國粹社會黨，想對德國婦人，提供看出做妻做母的天所授受的本來的天職的機會。』(一)

(一)同上，一六一頁。

一看上面的言說，就會明白的理解，法西「理論家」們在這問題上，是踏着尼采的足跡走的，但是尼采的傾向，在關於男女間的關係的法西主義的學說中，更多的被表現了。
叔本格拉說：『男和女，是兩個相反的陣營，女子的勝利是在妊娠中。』來「證明」這命題吧。『在亞斯德克人和羅馬人和墨西哥人之間，產婦被當作勇者的歡迎，而爲產死了的人，被埋葬於像英雄一樣的祭典之中。』(二)

(一)叔本格拉「西洋的沒落」四〇三——四〇四

但是在這裏，開始男女間的永遠的抗爭，男子必須養育小孩爲軍人，而女人却反對小孩參加戰爭，女子爲甚麼歡喜着失掉在妊娠中所得到的勝利的戰鬥呢？

羅森堡完全尼采流的，提出兩性關係的問題：「婦人和男子同樣的要求處分權。」男女間的不和雖似權力鬭爭，但是羅森堡迴溯昔日的說：「謹記喇婦女的支配，會招來文化的沒落。這在歷史上有明顯的實例，在美國婦女支配的結果，是民族的文化水準低下。」以此作結論——男子喇支配呀！

實現尼采的理想喇！

六 尼采哲學與法西主義的認識論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黎明期，資產階級努力增大生產力，感覺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對自己有利益的時候，他們會借進步思想家的嘴吧，宣言世界有認識的可能性，要求研究世界的合法則性。十八世紀進步的資產階級的學者，即法國唯物論者，承認真理只有一個，真理由研究自然自體才能理解，要求研究現實本體。這些思想家的著作裏，跳躍着理性的信賴，他們對於一切事情都依從他們的結論，只傾聽理性的呼聲，只信賴理性。「經驗領導下的理性，不能不截斷人類久已成了它的犧牲底偏見的根源，真理只有一個，真理對人類是必要的，牠決不擾亂人間，真理的不可抗力，遲早要實現的。」

(一) 德爾巴克「自然體系」四頁。

在歷史的領域，法國唯物論者，還是觀念論者，形而上學的機械論者，他們不懂得發展的觀念，雖然他們想樹立一個普遍的，一切實體的「自然法」(這自然法的表象，是

曖昧的，什麼都適用，可是他們與十七八世紀這階級的其他思想家一樣，在現實性的認識領域上，是樂天大家。

進步階級的光榮的代表迪德羅說：「自然恰像在整裝的婦人，衣服下面時常露出肉體的一部，使精力旺盛的崇拜者抱着在什麼時候可以窺見其全身的希望。」在這聰明的比喻中，我們可以感知向勝利邁進的階級的力量和樂天主義。

可是代表現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底思想家就完全相反，常站在不可知論和非論理主義的立場。

現實性的研究和牠的法則或發展的研究，對於今日的老衰階級有什麼用呢？資本家今日無須擴大自然的認識，科學的進步，對於不喜歡生產力發達和阻止技術前進的人，是不必要的。

但是現代資產階級的學者最害怕的，是馬克思確立之歷史法則的認識，因為歷史發達的必然性背叛了資產階級的支配，所以他們盡力反駁這種必然性的學說，因為資

產階級厭惡歷史的法則，所以否認這法則的可能性，在今日別種說法對他們是必要的，他們的行動不能以歷史的必然性為基礎，因此他們傾向於非合理主義或神祕主義。

這種現象，在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上特別顯然。事實上，法西斯主義能以現實性本身的發展法則為它戰術的基礎嗎？過去及現在人類發展的實踐，能承認以法西斯主義者停止歷史的運動之自己努力為理由這種愚拙的反動理論嗎？

法西斯意識形態在一般上是反動的，在認識論上則特別反動。最明白地顯示出來的是叔本格拉著的『西洋的沒落』。在原則上高調的非論理主義，缺乏合理的基礎。神祕論，就是他的哲學基礎。叔本格拉自己承認他的哲學見解的發展，受了尼采的影響。各種問題的說明證明了他的自認，而尼采的影響，特別在叔本格拉的認識論上表現得最明瞭。

照叔本格拉的話，他發見的真理是新鮮的，特別重要的是截止一切以歷史為中心捲起的論爭。『不是說宗教的及藝術的現象比社會的及經濟的現象是更本源的，真理

不是在這點上或這反對的主張上。在不問什麼種類的東西，沒有一切私心，確實獲得真正意見的自由的人看來，在一般上沒有什麼從屬或優越，也沒有原因或結果，在價值或重要性中，也沒有差別。」（一）

（一）叔本格拉「西洋的沒落」第一卷三二頁。

叔本格拉說：無論唯物者或觀念論論者，兩方面都不能說是對的。人們總愛說探求事件的原因或目的是要緊的，但是實際上什麼因果也沒有，目的也沒有（關於這點，他完全做效尼采）。

叔本格拉特別注意於因果性概念的批判和歷史的合則性的確立。想從因果性的見地證明歷史，等於殘殺歷史上一切活生生的東西。原因以分析為必要，跟着的就是死。在因果關係上說明歷史，是取消真正的歷史觀。主張因果性的原理者，是不原樣地把捉生命，是害怕生命的人。在因果的世界觀中，已聽見恐怖世界的聲息了。」（二）

（二）同上二二七頁。

欲確立一切存在的東西的合法則性，首先要承認因果的依存關係。換言之，是把生的東西當作死的東西，把活動的東西看作不動的東西。因果性和法則的概念一致。法則不過是以因果性為基礎。(一)

(一)同上。

「分析感覺界的要素而認識牠的人，從某種機械的連結出發而由因果的經驗把握而說明牠的人，是把一切生的成長隸屬於不動的既成概念，沒有內的衝動和祕密，從因果的見地通觀存在的全體底人們。」(一)

(一)同上二〇七頁。

叔本格拉說：以這種態度研究歷史是不對的，以歷史當作科學來觀察，必然完全歪曲歷史。牠給與歷史以非常的障礙。歷史之科學的說明，實在矛盾千萬。「自然是不可不以科學處理，可是歷史需要詩的創造。」(一)

(一)同上二二七頁。

向因果的繼起性中探求歷史之內在的論理的人，至多鬧出無益的笑話。

然則怎樣處理歷史呢？歷史特有底詩的創造在那裏？叔本華的解答啓示出：今日法西斯主義者想探出新的東西而流於凡俗。這解答，十足顯示出資產階級思想的崩壞，頹廢與沒落。

停止從來一切歷史說明的嘗試啊！歷史的真正本質是自由的。『真正的歷史有自由，可是沒有法則。』

『自由的觀念中，展開世界的靈魂，牠的光明，向上，完成的希望，實現牠的使命的希望，世界的靈魂在什麼人都親密，惟有固執事實，被機械的智慧和操縱內的生命之大都會的後世的人間，才看不見牠，因為牠在深沈思考時，以推倒世界外部一切因果性似的可怕的明確性，突然在他的面前出現。』(一)

(一)同上二二七頁

這是現在法西化的資產階級學者底偉大的發見，這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最高成果。

他們的思想的本質，在其中極深刻的表現出來。其實人類，或搜集組織數百年間歷史的事實，或抽出埋在塵裏的古文書庫，或大規模的發掘，或耗費莫大的資力而來，可是結果只得回復於原始的世界觀，未開化的表象。

「所謂運命是表現不服於記述之內的確實性的名詞。物理學的體系與認識論體系的因果性的本質，可以依概念的數及分析來說明運命的觀念，只有彫刻家，悲劇作家，音樂家才能把牠表現出來。這人要求分析，那人要求創造。運命和生命的連結，因果性和死的連繫，實建基於這裏。」（一）

（一）同上。

悟性的構造底建築家均忽視運命。因為他們和康德一樣，爲了抽象就看不見現實世界。照叔本格拉的意見：雖然空間爲時間的基礎，但空間和時間對立。「運命也和這相同，站於優越的地位。」最初我們有的是運命的觀念，到後來才發生分析現實性的嘗試。因果性爲着脫出冥頑不靈的運命，欲以別的世界爲基礎。這麼一來，現實性被歪曲，事實

倒置了。

叔本格拉對我們說：嚴格的思維和藝術，是不斷對立的。康德對悲多汶感着優越，可是後者曾以『純粹理性批判』為可憐的世界觀樣式而論駁過。

叔本格拉連目的論也反對。『目的論是運命的觀念底諷刺畫。』目的論不過是因果性原理的反置。

可是運命是什麼？牠是可感知的東西。所謂真正科學是詩的創造的意義，也在這裏。『原理不是因果性的形態學的要素，而是運命的觀念，要素。後者既不能認識，記述，也不能規定，只能感知或內在地體驗。牠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像前人似的深信牠的真實性。到後來只有真正優秀的信仰的愛好的藝術家或詩人，才能感知牠。』(一)

(一)同上第一卷一三〇四頁。

然而詩人也不能感知一切的世界。可是這世界不是一個，存着只有人類居住的世界。這個世界的像，雖然既不是客觀地存在於我們之外的，也不是被什麼規定的東西，牠

跟着文化而變，所以體系地規定生命，是錯誤的。所謂「知」是世界的特有性的感覺。叔本格拉說過：「不是體系學，而是人相學——這是我們的任務。」（一）

（一）同上二七三頁。

「現實性，換言之與精神對立的世界，是在空間有方向，廣延的東西的投影。牠是內在的存在及本質的具現體，是反映別人的自我，是這存在的本身。只是意識地動作才有創造的東西，但是實現着可能的東西的，不是「我」，毋甯說牠介着當作經驗或個性的我而實現。這個對我唯一存在的世界，必然從感性的，屬於記憶領域的要素之總體忽然發生。因而靈魂的存在，支配規定牠的實現的，是運命的必然性，而不是因果的必然性。所以只有人類與文化，世界才存在。是以在各個人的存在中，這個一見唯我獨尊，永遠可見的世界，各人覺得牠對於別人也同樣存在。底世界，是永遠嶄新的，有時存在了決不反覆的體驗。」（二）

（二）同上。

叔本格拉的結論，是完全的相對論，各人的世界表象之絕對的相對性，關於這點他也完全跟尼采的尾巴走。

然而，我們能理解他的文化嗎？我們能認識和我們沒關係的人們所體驗的東西的本質嗎？說可以認識的人，是欺瞞自己的人。希臘人在一切其他文化中只認知道自己。我們對着希臘的世界像時，不也是一個樣子嗎？我們把自己世界的感知插入他人的思维與意圖。所謂古代彫刻的傑作充滿了生命底意見，從我們看來完全是錯誤的。

實在的，離開我們獨立的自然，不是一個。「所謂自然，是個人的體驗浸透的體系。所謂自然，是該文化的機能。」從這裏生出世界像或各個文化的象徵。大宇宙的觀念，不過是靈魂的象徵的總體。「存在着的一切東西，也同樣是象徵。」文化，言語，文字的記號，都是象徵。我們有時在機械的世界像中也認識普遍的東西，從而忘記個人的，象徵的東西，但是牠永遠存在着。名詞的精和力及牠底表徵的意義的緊張之贊嘆，不能不代以原因和結果，效用理想。很明白的，所有的文化，牠的一切價值，只屬於牠及與牠有密切關係的人。

才能理解。『一切偉大的文化，有世界感的不可思議的名詞，只有那些人的魂屬於這文化的人們，才能徹底理解。』我們只有很少人能徹底了解希臘魂，因為牠是完全與西方的魂相反。欲要知道古代印度的文化，不可沒有婆羅門魂。當作象徵總體的文化，是表現魂之唯一的名詞。所謂象徵是感性的統一，是最深奧的，不可分的，不能豫知的，有特定意義的印象。象徵是現實性的一部，對於肉眼或心眼有一定的意義；可是這意義不流傳於悟性上。』

當作個人，家族，人種，民族的人類，也是象徵。叔本格拉說：『這是大胆而難近的見地。』說是大胆則不敢首肯，不過說是難近却非常得當。實際上，世界上就沒有比衝進叔本格拉之充滿象徵和任意的構造的觀念界更難的東西存在。但是現代資產階級的學者，却着重這點，不證明而濫說，不深入現實性本身的本質而包纏之以神祕主義，正是老朽階級擁護者的真目的。

實際上沒有比『了解人類是了解他的命運的觀念』這種主張，更使老朽階級更

容易接受的了。『只要有質問者就有回答者。真正的思想家，既沒有絕對正確的見地，也沒有絕對不正確的見地。』這也是最便利的見解，無論什麼幻想都可以容納，什麼空想的表象也認爲真理。看你想看的，聽你要聽的，什麼東西都要解釋有望的啊。這麼一來，哲學簡直成了一種心的鴉片。『在智慧的戀人』底空想中，浮起情熱沸騰的現實性。

如上所述，叔本格拉在許多地方模倣尼采。他述說尼采哲學的地方很多，但爲什麼叔本格拉對尼采不滿呢？照他的意見，尼采是素朴的相對論者。他的歷史的眼界非常狹小。尼采自己曾試作過許多構造的普遍化。上帝的道德，超人及金髮獸的概念等，就是一例。至少這些是素朴的。托爾斯泰和中世紀，但丁，路德，印度人和蘇發克列斯，日本人和扎拉斯托拉之間，有什麼共通點嗎？各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生命概念，自己的現實性。不消說，叔本格拉是不容許這樣說的。他的相對論，不受任何東西拘束，沒有固定的東西，大胆走到極端去。尼采哲學，有些爲叔本格拉不能忍受的地方。那就是尼采會多少受過達爾文的影響。是多麼可怕啊！哲學上這種冒瀆怎樣能夠允許啊！叔本格拉說：尼采是

叔本華的弟子，可是他脫離叔本華轉到達爾文那裏去了。生活意志和生存競爭是相互不同的嗎？於是「超人教育，由人工淘汰的概念產生，尼采寫警句時，是達爾文的弟子。」

(二) 不僅這樣，尼采跟盧騷，易卜生，馬克思等一樣，還深信以自己的理論能變革人生的「河流」向難望的命運挑戰啊！

(一)同上，三九七頁。

叔本格拉格雖不滿意自己的先生的罪過，損傷了自己的好感，但是他還以為先生會容許，「他無時不懷疑尼采的貴族趣味，是他的達爾文主義之生理學的傾向的結果，可是牠決不是不容討論而可以直接信賴的東西，毋甯說是在南方山中逡巡的浮士德之強力哀切的表現，這個浮士德也會想以北方的情熱擯棄自己的運命，從庶民階級中解放出來。」(一)

(二)同上，第一卷三七六頁。

然而不僅叔本格拉這樣，當我們讀着其他法西斯蒂理論家的勞作時，首先感覺到

的，就是他們對於不合理主義，理性及科學的絕對不信任。當法西斯主義者說到他們關於人種的根本命題時，總是撇開達爾文發見的法則不談。照他們的意見，達爾文的一切只是平凡的機械的。所謂人種是血的呼聲，是不可理解的，只可感知。關於這點，最有興味的是羅森堡著的『二十世紀的神話』。單就書名看來，已是偉大的東西！這個書名和內容完全一致。但羅森堡老實放言說：『我們世紀的使命，是依着新的神話創造新型的人類。』

(一)前所引用羅森堡的書二二頁。

羅森堡也和叔本格拉及其他許多人一樣，主張科學和藝術的作品只有著作牠的人及和牠有密切關係的人，才能真正地理解。『藝術常是一定的血的創造，藝術的特定形式，只是有同一的血統的人，才能理解。……科學也同樣，是血的產物。』(一)

(一)同上，一一七頁。

照法西斯主義者的意見：藝術科學這些偉大的創造，是日耳曼人種的產物。所以這

一切，只是有日耳曼的血統的人，才能了解。他們引出了這樣的完全論理的結論。無怪他們說出『一切好東西屬於我，是我的。』

法西主義理論家，在作為絕對的相對論者及非合理主義者這點上，非常接近尼采。特別是他們的認識論的別一契機，非常明瞭地表現着他們的尼采主義。

我們已經說過尼采是獨特的實用主義的代表。有益於力的最高潮，提高權力意志的東西，是真的東西。結局從人種的純潔看來，最高貴的人是最有力的人。所以尼采認為真的東西，是促進「純潔血統，高等人種」的人們的權力強化擴大的東西。

法西主義者的認識論是什麼？他們的真理的規準到底是什麼？羅森堡說：『科學藝術及其它一切，在「真」的時候有益於有機的真理，即是人種上一定的民族、科學或藝術由這內容，復歸於這。在牠提高民族人種的構造及內的價值中，發現牠的確定的規準。』

『在這兒，科學與宗教的對立消滅了。』(一)

(一)同上六四二頁。

單就這裏引用的斷片，也可以窺知羅森堡的思想，完全和尼采的思想一致。從今日資產階級的理論家看來，還有好得過尼采主義的東西嗎？一切的世界像，是各人各樣的，沒有什麼客觀的東西。理性殺死現實性，只有感情帶來真理。所謂真理，不是實在的現實性的反映，而是有益於既定的目的的東西。

我們已經明白尼采主義對於法西主義的理論演着怎樣的任務了吧。在法西主義的理論構造的根本問題上，要是了解尼采的思想，是不能說明的，但是以爲以上的說明，已經論盡了法西主義的意識形態，那就錯了。正如本書第一章所說：法西主義的思想之所以比什麼都是折衷的，是因爲他們的社會基礎參差不一。無題的尼采的傾向在其中占着第一位。這因爲法西主義的折衷性，依從着一個原理——與從來理論體系的最反動要素混合在這一點上，尼采哲學也無條件地占着第一位。

但是法西主義不能利用尼采哲學的一切部分。尼采的無神論，不適合法西主義的

精神。其實法西主義能捨棄宗教這個欺騙大眾的有效手段嗎？慣用暴力與無恥宣傳的法西主義不會放棄教會的欺騙的。在這問題上，尼采的放任態度，激怒了法西主義者。尤其是在法西的理論家之間，也有想把尼采的無神論解釋成自己的東西。朗格說：尼采之被稱為無神論者，因為他否定傳統的神的信仰。可是，我們不能忘記了他的附言：在尼采看來，人類是地上的意義。『這就是說能動的勇敢的創造的人類，充滿着地上的意義。所謂地上的意義是鬥爭的，而且是權力鬥爭的，……所以當作唯一的現實性的鬥爭，在這裏才有尼采的信仰。』(一)聽說羅森堡和墨索里尼都承認『英雄的神』可是他們不僅這樣，爲了欺騙民衆，他們需要有大規模的機構和大經驗的真正宗教。

(一)前所引用拉格的論文。

法西主義者，公然宣言說：我們是宗教的擁護者。墨索里尼曾這樣寫過：『在法西新帶的國度裏，宗教被看作精神的深遠發現，所以不僅承認宗教，而且保護牠』(二)

祝福曾經染着血腥的十字軍的在神的恩澤中耀映着凶暴的異端拷問所的火刑的，感謝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的十字架，今日正在做着最野蠻的暴力的慘忍的反動的搜索，而鞏固法西斯蒂的支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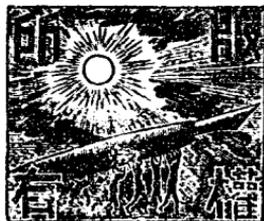
10
444229



\$. 50

民國廿七年九月初版

每冊實價五角



著者

勃倫蒂涅爾

翻譯者

段洛夫

出版者

上海潮鋒出版社

發行者

上海潮鋒出版社

本埠經售者

光明書局
五洲書報社

浙江代理處

金華大時代書店

10

444224

10

444224